



一个画画的音乐家

《纽约客》[法] 马克·勒卡尔庞蒂耶 著

让·雅克·桑贝 插图

主持：丁丽洁

刊名题字 莫言

静安

莫言

主管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 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
顾问	赵丽宏
主编	殷健灵
执行主编	杨晓晖
运营总监	崖丽娟
责任编辑	吴越 路明 程庸 濮麟红 李亚君
美术编辑	董春洁
责任校对	林风

2025年3月出版 总第14期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投稿邮箱: jaqzjxh@126.com

承印: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目录 JING·AN 静·安

◇ 关注

- 004 “诗歌是生活，也是生命”
——“诗意天下 和而不同”中法诗歌交流论坛记

◇ 名家

- 012 以时代与世界视野重观中华文化思想源流
——《静·安》访谈作家孙颢

◇ 地图

- 017 吴江路往事 | 三 三

◇ 散文

- 022 观草 | 卢 永
028 草木笺 | 柴 薪
034 蝶变的老北站 | 王智琦
037 鸡罩山下的碑 | 包光潜
045 涩涩甜甜“珍珠婚” | 秋 声
050 再次面对苏轼 | 吴建国
055 76 载峥嵘岁月情 | 丹 孃

◇ 小说

- 058 放风筝 | 詹政伟
075 病房里的阳澄湖 | 雨 街

◇ 影像

- 091 《哪吒：魔童闹海》：喂饱眼睛 & 启迪心灵 | 涵 容

◇ 诗歌

- 096 你需要（外二首） | 蓝 蓝
097 十六铺（外二首） | 古 冈
098 春之曼——时光 | 周学军

099 冬季的天真（外一首） | 王舒漫

100 年轮（外三首） | 余志成

101 荷之语（外三首） | 陈曼英

◇ 掌故

102 李秋君和何香凝、张大千在静安 | 张 众

◇ 习作

109 爱 | 王晔飞

110 共赴音乐之约 | 张栩宸

111 古韵与新潮交融的安吉新春 | 於碧华

112 我想对您说 | 郑喆文

113 温暖的阳光 | 王上铭

114 我爱读古诗 | 周凡稀

116 爱是什么 | 严芸熙

◇ 白领

117 夜深人静，笔墨扁舟 | 王瑜明

◇ 异域

120 我眼中的马来西亚 | 叶孝忠

封面 | 贵美静安（纸本设色） 陈家泠

封二 | 《纽约客》插图 丁丽洁 主持

封三 | 资讯

封底 | 摄影 周 馨

“诗歌是生活，也是生命”

——“诗意天下 和而不同”中法诗歌交流论坛记

编者按：2024年12月3日，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中法诗歌交流论坛在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圆满举行，该活动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静安区图书馆与《上海文学》杂志社共同承办。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国际诗歌节艺术委员会主席赵丽宏先生发表致辞。现场举行了法国诗人让-皮埃尔·西梅翁的中译诗集《诗的复活》新书首发式，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钱敏女士发表了讲话。《穿越诗歌的星空——60位中法诗人双语诗选》的主编、诗人张如凌女士介绍了诗选的内容，并代表静安区图书馆将诗选赠送给在场的中法诗人。

本次论坛星光熠熠，邀请了众多中法诗歌界的杰出代表。其中包括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奖获奖者、法国诗人让-皮埃尔·西梅翁，以及法国诗人塞尔日·佩、华裔法籍诗人张如凌、黎巴嫩裔法籍作家扎基·贝顿，还有中国诗人臧棣、西渡、蓝蓝，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姜丹丹。论坛由诗人、翻译家树才先生担任主持人，他引领各位嘉宾针对“中法”“他者”“在场”“诗歌将拯救世界”等内容展开讨论。

树才：首先，让我们祝贺两本书在中国正式出版。一本是“金玉兰”诗歌大奖得主让-皮埃尔·西梅翁的诗集《诗的复活》，这里的“复活”一词借用了耶稣复活的宗教意象，为诗集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另一本诗集是由张如凌女士主编，精选了中法两国各30首诗歌佳作，中国诗歌的时间跨度从唐代直至现代，法国诗歌则是从中世纪至今。在此，我们向这两本诗集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它们不仅是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文明碰撞的结晶，更是诗

歌领域深入交流的切实成果。

其次，现场的每位诗人都值得做一场专题论坛进行深入分享，但由于时间有限，本次讨论将聚焦于“中法”这一核心主题。上海国际诗歌节自从开幕以来，西梅翁、塞尔日·佩等多位诗人都引用过法国天才诗人阿蒂尔·兰波的一句话“我是他者，我是另一个”。今天，就请诗人们分享关于他们个人的诗学理念、在诗歌写作中“他者”的角色，以及另一个“语言”是如何“在场”的。另外，在诗集《诗

的复活》中有一句话“诗歌将拯救世界”。现场的每位诗人也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探讨诗歌是否真的能拯救世界，以及这种拯救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实现。

塞尔日·佩：诗歌从来不是对着一面镜子能做出来的。诗歌是打碎镜子才能跳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碎了的镜子在地面的反射下看出来。掉在地上的玻璃碎片，似乎有一个影像点醒我。但是我们错了，实际上是一个使者瞧着我们、紧紧地拽着我们的胳膊。我是另一个，但不完全是另一个，我是两个人中的一个，为了相爱拥抱亲吻对方。就像今天，我来到此时此地，拥抱整个中国诗歌。

树才：下面有请中国女诗人蓝蓝。我们两人一起去过法兰西，她也有诗歌被翻译成法语，所以蓝蓝对法国诗歌有很深入的阅读、很深的热爱。我最近翻译的法国诗人勒内·夏尔新出版的诗集，还由蓝蓝专门写了评论，有请诗人蓝蓝。

蓝蓝：实际上我除了给法国诗人写过两篇文章，也给诗人菲利普·雅各泰和弗朗西斯·雅姆写过文章。我真的很喜欢法国的诗歌，也包括法国思想界的一些著作。第一次读到西梅翁先生的诗就是树才先生翻译的，当时刊印在一本杂志上，后来出版了一本书叫《致挚爱的女人关于死亡的信》。

树才：西梅翁先生是2021年度泸州

老窖“1573国际诗歌奖”的得主，获得这个奖可以出版诗集，所以西梅翁先生的《致挚爱的女人关于死亡的信》由我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是稍有些遗憾，姜丹丹没有注意到我当时翻译的Jean-Pierre Simeron的名字，是将中间的Simeron翻译成美丽的“美”，把他变得更美。丹丹翻译为“梅”，大家要注意西梅翁先生在中国有两本诗集。

蓝蓝：我记得西梅翁先生的一句诗，由树才先生翻译“每一位死者身后，都有一个窟窿在语言中打开”。这大概就呼应了赵老师说的主题“诗的复活”，诗歌通过语言，在时光中、在不断的阅读中复活一个诗人的生命。就像今天，不同国家的诗人坐在一起交流，是基于我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同，正是因为差异才需要交流。我特别喜欢的法国诗人之间也是不同的，弗朗西斯·雅姆和塞尔日·佩完全不同，是两个极端的诗人。而菲利普·雅各泰具备他们两个人的特点，可他又是另外一种诗人。所以，在收获了西梅翁先生这本新诗集和张如凌女士主编的诗集后，我相信在座的诗人还会产生其他更新的诗。

树才：我看到西梅翁先生一直在沉思，让我们有请西梅翁先生聊聊“他者”。

让-皮埃尔·西梅翁：其实，我真正在乎的就是“他者”，正是因为“他者”我才投身于写作。诗歌是生活，也是生命，

而生命每一刻都不同，这是我最经常关注的。人类也是，每一个人从这一刻到那一刻，从我到你都是一个“他者”，不断创造“他者”。每一首诗、每一个诗人的书写都是为了跳出自己、脱出自己、走向“他者”，和“他者”之间建立链接。当一个人念一首诗，比如我的诗，念的这首诗就变成了另外一首，所以我很喜欢别人念我的诗，我来听一听。我们和“他者”的相遇是通过“和”，而这个“和”是“爱”，通过“爱”，人才真正地相遇。

树才：今年，我和臧棣一起参加了巴黎国际书展，臧棣有一本诗集正在翻译成法语。他对巴黎的街道非常好奇，但是没有机会坐巴黎的地铁，就没有真正到过巴黎，有请他来聊一聊。

臧棣：大家上午好，法语诗歌在我年轻的时候、习诗的过程中起到过关键的作用。谁在写诗，写诗的主体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形象呢？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曾讲过“诗人是云中的君王”，就他而言，生命中的那位诗人是高于现实的，像中国古典的“云中君”的位置，带着俯视的视角。在新诗写作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有关于是贵族在写诗还是平民在写诗，诗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争论。在我80年代习诗的过程中，大部分当代诗人都认同诗人应该是普通人的身份。北大另外一个诗人海子讲“王在写诗”，与波德莱尔讲的“诗人是云

中君王”有共同之处。

法国诗歌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法国诗歌特别注重生命主体的精神强度或灵魂的强度。因为中国古典诗不突出自我，不强调灵魂的王者形象，都是在讲述天人合一的思想，中间隐藏着比较淡薄的心想，但是法国诗歌中特别强调在被异化的、荒诞的世界里要突出生命的强度。

树才：张如凌在青年时代是个诗人，后来事业上有很大成就，现在又返回到诗歌现场，通过写作为中法诗歌交流做出巨大努力，所以张如凌观察中法诗歌应该有另外的视角和眼光。

张如凌：谢谢大家。今天有法国诗人在场显得非常热闹。从兰波写了“他者”，法国诗人就给全世界很多读者留下了“如何在自己的诗歌里写‘他者’”的感受。其实，我们中国人都说“诗歌是灵魂的心声”。可是，我们那些优秀的古典诗人，出于政治和时代的原因，不能把自己灵魂的心声“我”直接地反映出来，所以只能借助自然、借助山水，来映照他们心里的感受。

我是中国人，也是中国诗人，不过我是住在法国的中国诗人，所以我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模糊了诗人的边界性。在我创作的诗歌里，我经常借助中国古典诗人来创作自己的作品。我也想像法国诗人一样多创作一些“他者”的感受，但在这方

面我还在摸索与学习。在我的诗歌中，我还是直接在写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感受，希望将来我的诗歌创作在受到“他者”的影响下，会有一个飞跃。

树才：西渡有一本诗集翻译成法语在图书沙龙中展出，我参观图书沙龙时，出版社问我认识西渡吗？我说我认识，西渡有一本完整的诗集翻译成法文，现在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有请西渡。

西渡：刚才塞尔日·佩现场作了一首精彩的诗，说要打碎镜子才能认识自我。所以，要认识自我首先需要一面镜子。塞尔日·佩对我而言就是我的一面镜子，而且我也不忍心打碎这面镜子。法语诗歌对中国新诗来说一直是一面非常重要的镜子，还有另一面镜子是英语诗歌。最早中国新诗之父——胡适就是受到英语诗歌的影响才开始创作白话诗的。胡适通过英语诗歌，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发现了元稹、白居易等语言更简单、更通俗易懂的诗歌。废名在30年代，借助法语诗歌发现了晚唐的诗歌。在废名看来胡适认的新诗“祖宗”认错了，那不是新诗要走的路，新诗真正要走的路是李商隐、温庭筠、李贺等与法国象征主义更接近的诗歌。所以，我们总是通过“他者”发现我们的另一个自我、不同的自我。刚才臧棣提到他年轻时受到法国诗歌的影响，我也是一样，我们都深受法国诗歌的影响。马丁·海德格尔

说“每一个人都有一首独一无二之诗、唯一之诗”。对我来说，我有两首诗，一首是我渴望写出来的诗，另一首是我不得不去写的诗。我渴望写出来的诗可能更接近法语诗歌，那首我不得不去写的诗更接近英语诗歌。

对于树才说的另一个话题“诗歌将拯救世界”，我不知道诗歌能不能拯救世界，对我自己来说诗歌一直意味着“拯救”。前天在思南书局，送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镜框，镜框里有诗人的头像和诗。蓝蓝看了我镜框里的诗，问我：“你的诗为什么写得绝望？”其实我一直在与这种绝望的东西交战。王小妮有一句话：“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到我这个岁数，很多时候跟王小妮的话有相似的心境，即交流的愿望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作为个体的我失去了交流的愿望，但是我的诗依然有交流的愿望。所以，不是我把我带到这里，而是我的诗把我带到这里，带到了朋友的面前。所以，我感谢诗歌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相遇，它让我们去克服个人的软弱，增强我们交流的愿望和希望。无论如何我感谢诗歌，谢谢大家。

树才：扎基·贝顿是黎巴嫩裔法籍作家，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哲学博士，目前在浙江大学教授西方哲学。有请扎基·贝顿。

扎基·贝顿：“他者”，或者是“对他者的执著”是我最近一本书的主题，这是

一本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叫《不可见的器官》。“我”是“他者”，“他者”是“我”，怎么能够成为“我”？这是一个问题。在“我”和“他者”之间或许本来就先有“我”。对我来说，这个“我”也是内在的另外一个“我”。中国的诗歌对我触动最深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被审美化的内容，而是非常接近于我、接近于日常内在我的内容。与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带给我很多震撼，因为中国有很多东西是存在悖论的。我自己研究哲学发现，古希腊以来所有的欧洲诗歌、欧洲哲学，与其说与古希腊哲学更接近，不如说与中国最原始的哲学更接近，比如庄子哲学。西方的哲学线索是从亚里士多德延续下来的，知道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的人很多，但是人们不知道赫拉克利特跟东方的思想更具关联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就作为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

树才：姜丹丹是《诗的复活》的译者，在北大读博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法国大诗人，也是瑞士人菲利普·雅各泰。我认识她很早，她现在是交大教授，获得过法国学术教育骑士棕榈勋章，这次很高兴丹丹能翻译西梅翁的诗集，有请丹丹。

姜丹丹：我今天非常荣幸参加中法诗歌交流活动。首先，关于“他者”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是法国当代大诗人伊夫·博纳富瓦对于爱的定义，从诗歌的角度而言

“爱是听到他者的召唤”。中法一个世纪以来的诗歌交流，恰恰是听到“他者”的召唤，并且回应对方，才发生了真正的融合。这方面我想从汉语写诗的脉络来解释，曾经有留法的诗人，也有受到法国诗歌感召的诗人，这个脉络很长，从李金发、罗大冈等，到当代的树才老师、董强老师等，还有在座的各位诗人都承载了一种法语诗歌输入的印记与文化交融的印记。在法国方面，有亨利·米肖、雅各泰、保尔·克洛岱尔、维克多·谢阁兰等等一直到当代的众多诗人，其中最特别的是程抱一，他是两种文化的承载，除了研究汉学美学外也写诗。所以，在中法之间，一直有一个脉络围绕诗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发展，产生了像“混血”一般的一段历史结晶。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关注各位诗人提及的道家思想在法国诗歌中的影响，尤其在二战之后，博纳富瓦等诗人都重新看见了道家思想。他们在阅读老子、庄子的文本当中深深领会出一种态度：倾听当下生活中自然的召唤或者广义的“他者”世界的声音，真正与万物的内在沟通，也聆听在这些声音中包含的寂静之音，看见光中包含的阴影，颂扬阴影。以上“在场”与“不在场”、显与隐、有与无之间的交互相生，恰恰是道家思想在法语诗歌接受中国影响的过程中，构成的一条非常独特的脉络。所以，西梅翁先生在诗集中所说

的“乘风而行，御风而行”，非常有庄子式的召唤，以本真的方式去生活，做真正的诗歌。

西梅翁的诗集正是对我们当代的唤醒，他提到“活着，却失去‘感’的能力”的一种状态，提示我们以诗的方式去生活，唤醒真正感受生活的能力。正如经历过二战的保尔·艾吕雅所说“要充分地去生活，恰恰是一个诗的方式”。所以，这种生命的态度超越了中国和法国的门坎，诗歌就像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一样，让我们更好地、更充分地在有限的此生中去生活。雅各泰这代人非常的清醒，意识到生命的、语言的、图像的有限性。而西梅翁和安德烈·维尔泰没有如此彻底的怀疑，带着清醒的意识，非常乐观地吟唱。吟唱是诗歌最根本的态度，它不仅是抒情也是伦理的态度，即如何以诗的吟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生活。

树才：谢谢丹丹，我没想到丹丹已经成为了一个侃侃而谈的大教授，把整个诗学的感悟都告诉了大家。西梅翁先生非常认可她的感悟，只是有点遗憾，没有翻译成英文，所以很多外国朋友无法听懂。

大家在讨论中对于西梅翁的信念涉及比较少，也就是诗学随笔的题目“诗歌将拯救世界”。在论坛结束之前，我想请问一下西梅翁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取这个题目？

让 - 皮埃尔·西梅翁：在回答树才先生的问题前，我想先对丹丹的分享做一两句回应。她非常灵慧，讲到我们这代法国诗人受到中国诗歌、中国诗性的影响。不仅是我，还有更早的雅各泰、维尔泰等，整整 20 年代到 50 年代出生的诗人，有一个诗学的信念，即诗歌是一种“在场”，将这种精神性的“在场”呈现在时间的当下、时间的瞬间。

现在我讲讲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从“诗歌将拯救世界”这句话开始，在这之后我写了千万句话。如果只写第一句后面不再写下去，会引起很多误解。实际上，一首诗也好，一个诗人也好，怎么可能拯救什么呢？我讲的诗歌不是一首首具体的诗篇，也不是一个个具体的诗人，而是作为精神存在的诗歌。这个“诗歌”也许本来就存在于这些诗篇之前，是先于诗就存在的精神。同时，这个“诗歌”又是写下来的诗篇，因为在诗篇和诗人之间存在一个生活方式，诗人先如此生活，再通过写作将其变成真正的诗篇，是一种双向达成。“诗意的栖居”是我真正要讲的核心，前提当然要有诗歌，诗歌要与每个人的写作合在一起才行，即诗意存在本身与诗篇写作之间相合。不管是哪个国家、哪种语言、哪个诗人，一个诗歌确立的方式就是诗意的存在与诗篇的语言相结合，而绝对的诗性才是每一首诗歌真正的召唤或存在

的理由。

我在诗歌中表达了我的一种担忧，现在世界正走向某种灾难，人越来越多地被占有，被权利的力量带走，具体的症状表现在金融、战争、掠夺等。如何避免这些灾难？我们必须反方向地接受和行动，这是诗歌真正要表达的。占有和权利必死，所以，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让世界得以重生。这就是我在诗歌中最想要表达的本质内容，这种方式会拯救我们。如果有人说是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说“未来”

是不可能的未来。

树才：感谢大家，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

赵丽宏：本次讨论水平非常高、非常有深度，对于中法诗歌之间的关系、创作，对当下、对未来、对自我、对“他者”很多问题，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表达。谢谢大家，谢谢台上的诗人们。

（根据 2024 年 12 月 3 日“诗意天下 和而不同”中法诗歌交流论坛速记稿整理）

—— J·A ——



让·皮埃尔·西梅翁，1950 年出生，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评论家。出版有十四部诗集、七部小说集和十六部剧作。现任加利马尔出版社诗集出版负责人、阿波利奈尔奖评委会主席。曾获斯特鲁加黄金国际艺术节花环奖（2024）、法国科学院奖（2022）、四川泸州 1573 国际诗歌奖（2021）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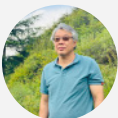
塞尔日·佩，1950 年出生，作家、诗人、视觉艺术家，国际行动诗创作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出版的作品有《学习系鞋带的诗》《红色议程》《成都熊猫，与杜甫对话》等。曾获西内斯蒂卡诗歌奖（2022）、阿波利奈尔奖（2017）、法国国家诗歌大奖等奖项，被誉为“超现实主义学院”的“摄政王”。



张如凌，法籍华裔诗人，复旦大学及母校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在中法两国出版《寒夜的幻想》《放逐的灵魂》《灵魂的门，虚掩着》等八部双语诗集。2002 年法国政府授予她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并在 2013 年再次授予她法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2022 年，被图卢兹诗歌学院任命为首位且唯一的华裔终身院士。



扎基·贝顿，黎巴嫩裔法籍作家。出版三部诗集《从会考战场归来的战士》《时间沉睡的竞技场》《不停眨动的眼睛徒劳想要苏醒》。两部短篇小说集《流入其自身的瀑布》《隐形器官》，其中《隐形器官》由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作序推荐。曾获得英国海伊文学节“贝鲁特39”文学奖。



臧棣，1964年生在北京，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性诗集有《燕园纪事》《沸腾协会》《世界太古老，眼泪太年轻》《最美的梨花即将被写出》等。诗论集《非常诗道》《诗道罇燕》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 年度批评家奖”、昌耀诗歌奖、屈原诗歌奖、鲁迅文学奖诗歌奖。



西渡，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诗人、诗歌批评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连心锁》《钟表店的记忆》等。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读诗记》。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散文奖、东荡子诗歌奖批评奖等。



蓝蓝，1967年生于山东烟台。出版汉语诗集十八部，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等多国语言，并在各种国际期刊上发表，翻译诗集在国外多地出版。曾获华语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被评为新世纪全国十佳青年女诗人，诗被卢浮宫博物馆的高级艺术计划收藏。



树才，原名陈树才，1965年生于浙江奉化，诗人、翻译家，文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著有《单独者》《春天没有方向》《去来》等诗集。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小王子》《雅姆诗选》等。曾获法国政府“文学艺术骑士”勋章、首届李叔同国际诗歌奖（组诗主奖）、陈子昂诗歌奖·翻译家奖等。



姜丹丹，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轻与重”文丛主编。曾翻译出版译著《罗伯特·格里耶访谈录》《三岛由纪夫，或空的幻景》等十余种。曾获法兰西学院-路易·德·波利涅克王子基金会行政委员会科研奖（2020）、法国教育部学术棕榈骑士勋章（2015）等荣誉。

以时代与世界视野 重观中华文化思想源流

——《静·安》访谈作家孙颢



孙 颢

《静·安》：《收获》杂志 2024 年秋冬卷刊登了您的长篇小说《两间》，是背景为戊戌变法后的历史小说。写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之前这段黑暗岁月，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前路的哈姆雷特式的苦闷。青年评论家李壮说：“《两间》的背后其实依然隐藏着启蒙叙事的叹息或变音。哈姆雷特是不好写的，历史彷徨期里那些彷徨中的、孤独的现代知识分子个体，更是不

好写的。但他们的困境又充满了美学的张力和阐释想象的空间。”——我们知道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深有研究，将“不好写”的人物故事，写出文学意义上的好看与深刻，理性的学术研究似乎并未妨碍您感性的写作，或者，恰恰是历史研究给予您创作长篇小说的灵感？

孙颢：李壮在《两间》的书评中，认为我塑造了一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的形象。

这个评论，是我预料之外的，仔细一想，又从年轻人的见解中获益不少。我写在《两间》中的知识分子，存在哈姆雷特式的生存疑惑，当然，是特定的中国环境里的焦虑。在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起来的十多年，不深入历史资料，难以体会那时知识分子的心境。那种觉得国之将亡，中华文化凋零的痛苦，是生活在当下盛世的人难以体验的。我回到那段历史，去写那时的故事，除了想展示中国是从怎样的深渊里走出来的，还有一个文化方面的想法，我们现在说上海文化在中国的地位，较多从五四前后说起，所以想补充一个前奏：辛亥革命之前的那些年，对上海文化地位的影响十分要紧，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一批重要的知识分子流落到上海，这为现代新闻出版业的崛起，以及后来的狂飙突进打下了基础。至于历史研究与文学表现的关系，那是我五十年的写作训练可以把握的。另外，我外公差不多就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小，他给我文化熏陶，所以我对那时知识分子的形象了解，并非仅从历史资料里获得。

《静·安》：作为当代小说家，您的《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给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提供了简略而系统浏览中华文化历史的读本。7万字的文本，思想饱满又深具个性。既简洁又优雅。您写作的初衷，是否源于：在发展中的

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在当代匆忙的节奏里，想探寻、辨析、回归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优秀的源流里找到启发与动力？

孙颢：关于《长河千帆过》一书的写作初衷，我在一些文字中有所表达。我喜欢读历史书，中外的史学著作读过不少。读多了，就有一个困惑，为什么史学著作多以王朝更替为主线，军事战争为主干，其他的，科技文化经济，都处于从属的地位。我觉得那样的书写，尽管脉络清晰，但是，未必是历史的全景式关照。后来，我读到汤因比的史学著作，意识到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这是我最初决定写《长河千帆过》的动因。我想撇开其他框架，单独写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进程，而且不是思想史的写法，是靠文化人物来传递接棒，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者的强项。钱谷融先生说，文学是人学。历史也可以是人学啊。活生生的人物构成了历史，这就是我那部书的基本构思。

《静·安》：以37位文化人物切入历史长河，精要展现中华文化思想源流、变迁与时代精神。五千年文明发展中，从第一位盘古到最后一位梁启超，选定这37个人的价值依据是什么？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有过名单选择的变化与再择？

孙颢：关于37个人的选择，有以下

考量：

1. 各个时期均要顾及，上古和春秋战国各选5人，汉唐宋明清，各选4人，时间短的过渡期的，少选，一般找个别代表。

2. 各个时期均在有重要文化思想或业绩的文化人中选择。

3. 所选人物尽量考虑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大小。

4. 文化传承的作用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考量，特别是民族遭遇重大危险的时刻，或者是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

5. 适当考虑人物的横向比较，例如与同时间纬度的外国文化的比较等等。

《静·安》：注意到您笔下的人物每一篇只有两千字左右，有时候，是否写得短比写得长更难？与有些历史散文相比，那种面面俱到，冗长绵延，您的人物叙述明朗清晰，是考虑到了现代读者的读书节奏。但即使化繁为简，您对某些人物的感情还是能够鲜明地感受到。是否选取人物的某一点集中写来，这是人物最光芒的所在？也是您的赞美所在？

孙颙：以唐诗歌代表，没选李白而选了杜甫为例。仅就诗歌创作，我个人更喜欢李白的风格，但是从民族命运和文化传承来看，我觉得杜甫的作用更明显，他是以诗歌的形式，代表了民间的呼声，同时反映了唐代一段危机四伏的历史。在这样的关头，文化传承是与文化人的命运密切

相关的。

关于文字风格。我希望把全书框架在七万字左右。作为一本文化普及读物，这样的长短，从出版的角度看，从当下生活的快节奏分析，都是合适的。不过，这样的容量，必须把每个人物的篇幅控制在两千字左右。写这些进入文化史的大人物，硬性规定只写两千字，确实是作者与自己过不去。不过，这样逼迫的结果，明显的好处，就是避开所有枝枝蔓蔓的文字。读者会注意到，我基本不交代人物的生平。那些资料，在网上都可以方便搜寻，省去没问题。难点在于写人物的什么？我往往只写最打动我的一两点，而且是在文化史上影响长远的内容，把文笔集中于此。每个人物标题的那些提示词，说明了我的写作选择。像孔子，可以写的内容实在难以形容，我只写了“中庸”，缘由，在书中已经展开，这里不再重复。

《静·安》：影响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人物与缔造优秀思想文化的人物，在书的结构上非常均衡，您有意识地写蔡伦、张恒、徐光启等，显示了小说家的别样选择。科技文明是否会影响历史文明？或者说，科技文明与思想文明的发展始终是相辅相成的？

孙颙：构思《长河千帆过》的前期，我就设想了大文化的含义。一方面，文理的分割，在古代并不明显，人文知识与科

技知识，在不少大人物身上是统一的。比如老子，他对于后世的影响，人文与科技思维都是深远的。特别选入的蔡伦，我觉得他的贡献，对中外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少有能与之比肩的创造发明。至于选徐光启，绝对不是因为他上海人，而是想选一个代表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人物，显示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明。我写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也是差不多的想法，不同的宗教文化，在汉文化中如何演绎发展，而不是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

《静·安》：在您笔下的那些古代文学大师，虽然都是我们熟悉的，但读来仍有新鲜感，既有感性的魅力又有思想的震撼。像屈原、司马迁、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是否您注重“用现代人的价值观”来对照人物，所以观点能入心？思想能感染人？非常赞同在“非我莫属”上，您将司马迁与曹雪芹放在一起。

孙颢：关于现在的写作者与古代人物的思想互动。在我看来，今天的写作者自然携带自身观念进入写作的，所以首先要注意避免过分的主观判断，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先贤。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自己的观念总会跑出来干扰你的思维。方法是努力进入当时的情景，像演员一样，去体会斯时斯人斯境。你提及司马迁和曹雪芹。我在写作他们两个的时候，确实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合理想象，

让自己进入他们的心境。司马迁在遭受男人最难忍受的侮辱之后，如何能够生存下来？曹雪芹同样，当家族崩溃，自己从公子哥儿的锦衣玉食坠入生活无依一贫如洗的潦倒，他是靠什么支撑着活下来？我推演后找到的答案，都是他们个人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所以抓住此点开始写作。

《静·安》：陈万雄先生在《长河千帆过》一书的序《文章为时而作》中说：“作者重视还原历史，置身处地，平情而论；又能以现代和世界视野，点击其间所蕴涵的文化思想价值。”这点，我们体会强烈，比如孔夫子，传播千年的经典，您不作花团锦簇的文章，选了有争议的关于“中庸”的命题。

孙颢：陈万雄先生对《长河千帆过》一书鼓励甚多。他是学贯中西的人物，所以视野宽阔。他提出的世界视野等观念，正是我要在今后写作中不断努力的。就是说，讲中华文化传统，要时而跳出去，纵向横向比较分析，不是我们统统好，更不是西方样样先进，合理的历史分析辩证，用一定的时间作为坐标，才能获得比较科学的认知。

《静·安》：作为小说家，您还是在看似随意的书写中，突出了某种画面感与文字内里深厚的感情，比如唐代诗人中，您只选了杜甫。对“三吏三别”的分析及晚年悲惨境遇的描绘非常难忘。

孙颢：谢谢你对于人物画面感的肯定。我们经过多年的文学写作的训练，进入历史人物故事的创作，自然要想清楚自己的弱项与长处。比较历史认识的深入广泛，我们不如专业的历史学者。但是，栩栩如生地表现人物，就是我们的惯常方法了。做事善于以己之长，当然比较聪明。

《静·安》：对推进体制更新与历史文明进程几位悲壮人士的选择，是否也是一位作家理想主义情怀的自然流露？如李斯、韩愈、张居正、顾炎武、梁启超等。

孙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推进改革变迁的人物，都是有一腔热血的，但是结局不妙的居多。李斯明显是悲剧，韩愈、梁启超等，可以说悲喜剧都沾点边。像张居正，生前是成功的，身后也是被清算。不过，他们的奉献，终究是对历史进步有好处，写他们时自然有各种唏嘘感叹。

《静·安》：今日文坛似乎有股“苏轼热”，关于苏轼的传记与评论轮番出版。您的书里以“儒释道，浑然天成”为题，来展示并赞美其人格品性。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苏轼热”？

孙颢：苏轼热起来，是因为关于他的话题是多方面的。他的诗词，在豪放一脉，我觉得难找到与他齐肩的。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在气度上与苏轼尚有距离，其中原因之一，恐怕是辛弃疾所处的环境，他必须用更多的精力投入抗击入侵者的战斗。苏轼命运坎坷，但豪气不减，是我这次写作的着力处，并且把他思想通达、儒道释皆备作为分析的要点。同时也是为了服从全书文化传承的线条，我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宗教文化的和谐共生意义巨大。

—— J·A ——

简介：孙颢，生于上海，1968年之后十年为崇明前哨农场知青。1978年年初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197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冬》，迄今已经发表、出版《雪庐》《风眼》《两间》等九部长篇小说，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等二三十种。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等。

（本栏责编：杨晓晖）

吴江路往事

三 三

1

很多年后，我又回到吴江路。

那晚与朋友相聚，喝了点红酒。虽不至于醉，但因为过敏体质，下半场便开始注意力涣散，几乎要掉进困意的渊潭之中。朋友们的对话，像火柴一样，在耳边不确定地反复擦亮。赶在酒馆打烊前，我们走到户外，我才慢慢醒过来。春节将至，路上行人不多，闹市的灯光似一种寥落的心迹。由于就在附近，我打算骑车去吴江路一探。说与朋友，她感叹说，这条路变化很大。朋友比我稍年长些，拥有更多时间来见证城市的面目。所以我想，“吴江路”对她而言会承载更复杂的记忆。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面面相觑，各自手握着大量碎片——关于一条路，关于我们与它相关的往事，关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生活。

顾虑醉驾，我最终乘了一站地铁。出站时，看见当日的月相：下弦月。它看起来很远，像一粒童年时代就丢失的纽扣，懒散地漂浮在藏青的水面上。近来读经，有个叫“标月指”的概念很有意思。大致是说，人们常常只看见那一枚标向月亮的手指，而忽略了月亮本身。禅宗以月喻真



理，而用以传示真理的语言、行为等一切表达方式，都是标月之指。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岂止手指，太多因素（光污染、气候、钟点、心情等）都影响着月亮在我们眼中的模样。既然如此，不如随心所欲，就把它视作吴江路的月亮吧。

我即是怀着这样混乱的心绪来到了吴江路。十点多，依然有几家奶茶店开着，外卖骑士匆匆从柜台上领取货物。转一个弯，“上海吴江路”五个大字赫然在目。下面是英文，黄色的灯光将它们打得锃亮。我曾对吴江路非常熟悉，日日从中走过，却几乎没注意过这样一个门头。这就是吴江路的起点，站在这里，我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时间之河的汹涌程度并不亚于庞贝的火山岩浆，许多往日的事物沉到河底，因消失而变得清晰、确凿。

向对面张望，隔着一条茂名北路，那

家丝芙兰旗舰店还没有熄灯。它开业很多年了，以前逢朋友生日，我总会去那里挑选礼物。但在吴江路上，像丝芙兰那样的老店早已屈指可数。与十年前相比，吴江路的店铺几乎被重置了一番。沿路往东走一些，四季坊门前已有蛇年的新布景。一个红色的小展厅，四面通风，角落用仿罗马立柱撑起。外观饰有牡丹，以及一条白底绿纹的蛇，看上去无毒，仿佛生来就是为了纵身花海。上一回对吴江路的布景有印象，还是 2023 年的春节。当时是兔年，有意思的事，恐怖谷效应在兔子身上尤其强烈。兔子的牙齿稍设计得偏差，就显得很古怪。我特意拍照给朋友看，朋友说，反正很快都会换掉的。是啊，甚至在路人真正注意到它们之前，街景就已经悄悄变化了。

2

吴江西起茂名北路，东至南京西路与青海路的交叉口。短短一段步行街，全长不足六百米，与“吴江”这苏南辖区的细致风貌亦有暗合。吴江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1894 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记载，吴江路初名“斜桥路”，是静安寺路（近南京西路）南侧的一条小型碎石子路。当年石门路未成，其所在地原是苏州河的一段支流石家浜。河浜上架

起一座小桥，因其与河并非垂直，而是有一定的倾斜度，所以也被居民们称为斜桥。此桥与当时的碎石子路相连，便赋予了路“斜桥”的名字。

20 世纪上半叶，斜桥路变迁不断。原本它是一条比今天更短的路，西边不过到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向西延伸后才至泰兴路，后又慢慢到茂名北路。静安历来是上海的繁华所在，夏日夜晚，沿河散步的情侣们栖止在斜桥路上，愿誓言随桥下河水一起流向永恒。其中不乏侨民，他们将斜桥路昵称为“Love Lane”（“爱情路”）。30 年代中期，“Love Lane”被取了谐音“纳物巷”，用来给原斜桥路命名。因为“斜桥路”已被更名，也因为上海不止一处“斜桥”（另一处位于南市区，我儿时学游泳便是取的“斜桥游泳馆”），到了 40 年代初，这条小路正式定名为“吴江路”。

吴江路在广大上海市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则要到 80 年代以后，且已是以美食之名。一些老上海人至今记得，那些年特意坐 41 路下来，到吴江路买一副实惠的鸡蛋饼，或是转到弄堂深处吃一碗柴片馄饨。吴江路上也有几家正规营业的店，但人们的趣味更多聚集在那些流动摊位上。尽管有时买到一半，一声“检查团来了”就能把生意搅黄。小贩们推着车，一溜烟逃窜去了。

我第一次听说吴江路，是刚念小学的那几年（90年代后期）。由于父母工作繁忙，节假日与寒暑假，我几乎都在外婆家度过。外婆家在大东门，由于两位外祖身体都不太好，散步往往也走不远。记忆中只有频繁穿越四牌楼路的影像，到城隍庙或者方浜路去看一看。母亲大约出于亏欠，极偶尔会带我去稍远一些的地方逛街，吴江路即是其中之一。那时，吴江路已经是声名远扬的小吃街。出发之前，外婆给我科普了一番。她自己平时很少出门，却说得栩栩如生，我很好奇这条路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钻进她脑中的。不知为什么，那天我们走得迟了。坐公交到吴江路，将近晚七点。天黑已久，光线多仰赖于那些橙色的路灯。路上的人并不多，至少和我想象的庙会式的热闹完全不同。一些小餐馆依然开张，老板娘倚靠着门，默默抽着烟。那种少年时代很熟悉的感受，再度降临到我身上——它湿漉漉的，像肢体中渐渐灌满灰色的液体；它隐约地指向时间，是一种关于结束的时刻终究会到来的预知。

根据外婆的说法，吴江路的生煎很有名。但在那天夜晚，我几乎没注意到什么生煎店。来回逛两圈，时间愈晚，那些可以坐下认真吃饭的店铺都已泄了气，我感到索然无味。最后，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梅花糕。咬开它，滚烫的豆沙滴下来，在我手上留下深红的痕迹——这样一种表面上

看起来并不愉快的烫伤，反而使我更恒久地记住了那个瞬间：那些糕点上的红绿丝，那一道穿破夜色黏稠的甜，以及这条路昏昏欲睡时的气息。

我们早就习惯了上海日新月异的面貌。在迅速的消逝与翻新过程中，我常感到自己就像一颗细小的流星。不过，当时还没有人想到，吴江路很快就会有新的改建。

3

我到吴江路附近上班，是2014年的事。在六年后的一篇小说的开头，我写到那一年的春天，“室内闷热难忍，办公室的落地窗不时凝结水雾。刮开雾层，可见对面四季酒店顶楼的游泳池。偶尔有人从水里钻出来，往泳池边坐一下午，落落寡欢的样貌。”实际上，未写出的办公楼另一侧，就是熙熙攘攘的吴江路。

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一切从最基础的开始，但每天都很有干劲——与其说是对事业的野心，不如说是对一段离校后的新人生的探索欲。律所在旺旺大厦里，楼顶有一个巨大的旺仔贴像。顶楼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叫白马会所。当时还没有出名（当然也还没有倒闭），只是坐电梯时，经常会撞见许多打扮考究的男孩。这是女同事们的期待之

一。另一则值得期待的，就是中午觅食之处。南京西路附近，物价偏高。餐饮多适合聚餐，简餐的相对少一些。于是，我们选午餐的范围基本划定在吴江路上。

那几年，对面的太古汇还没有开，吴江路独占了人流。前有四季坊，后有滙普汇，中间还有一间间引人排队的小铺子。过去的吴江路与之相比，更像一道水中的倒影，微微翕动吐出模糊的水沫。不过，很多旧日碎片，是到那时才凑齐的。比如我一直以为外婆说的“生煎很有名”指吴江路是一条专卖生煎的街，就像云南路的牛羊肉火锅，或是寿宁路的小龙虾。但成为吴江路的常客以后，才知道是特指小杨生煎。据说，老板娘原先是吴江路上卖袜子的摊贩。1994年，支起炉子做生煎生意，以生煎个头大为卖点，逐渐成为吴江路上的传奇。若是写成书，也是另一种上海的“繁花”。在拥有了诸多分店以后，小杨生煎依然保留着吴江路上最初的门店。直到去年，因经营策略调整，那家家喻户晓的吴江路分店选择闭店。为此，小杨生煎还特意发了公众号，感谢各位老顾客的惦念。

在律所上班时，我最常去的店铺是靠近茂名北路一侧的家有好面。那时生活相对松弛，同事之间经常开玩笑。我们用谐音梗把它叫作“加油好面”，临中午，便说要去那里加一加油。我至今记得，当时最喜欢的老火煨鸭面卖31元。后来，四

季坊又开了一家和府捞面，如食堂点餐可自由搭配，营业模式更新颖一些。我们便更多转移到了和府捞面。前些年回吴江路，忽然发现，家有好面早就关门许久，颇感怆然。

吴江路上的店铺，都有各自的命运。或赚了一笔快钱走了，或因租金原因被迫迁址。传说过去有一家叫“东方快车小食”的餐饮店，专做中午的家常菜便当。其中的红烧狮子头广受追捧，但深谙商业之道的老板不仅没发力推荐红烧狮子头，反而限定每天只做200份，一举令狮子头更加炙手可热，成为一时传说。这家店很有趣，招牌是黑底红字配花体英文，这样的招牌颇有异域风情。它的店名细思也别出心裁，为什么叫东方快车呢，难道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有关？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年版）是80年代引进中国的，最早由上海青年话剧艺术中心配音制作，或许是老板过去偏爱的影片吧。原吴江路拆迁以后，“东方快车小食”搬到了南京西路上的818广场底下，但没做多久，就消失无踪了。

4

我几乎可以凭梦境回到十年前吴江路。开头是大鼓米线，接着快乐柠檬、COCO奶茶、红宝石一间间店铺排开。红

宝石对面，有一家一风堂的拉面。有一回，定了下班以后去日本，便是在一风堂匆匆吃了晚餐。地理空间与记忆中的生活琐事相互缠绕，唯有梦境可以承载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只是有一天，或许是加班晚回家的日子，我一个人穿过深夜冷清的吴江路，忽然感受到了不同时空的重叠——整座城市的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而它正通过一条熟悉的小路来呈现。我想到在这些商场的地下，现代化的干净、整齐的秩序依然在延伸。门店积极营业，到了饭点，一群上班的人争先前去麻辣烫店占座。而在更深处，地铁抑制着自身的轰鸣，穿梭在坚硬的黑暗之中。想到这里，仿佛一个习惯于城市节奏的人忽然跳出了惯性，我顿时大受震撼。一切都变了，忒休斯之船不停地重铸，一个世界怎么能和另一个世界相比呢？同样地，我们怎么能将如今的吴江路去和过去的吴江路作对比呢？那些投向时间本身的感慨，如果添附到今天的吴江路之上，其实并不公正。而在那些恢弘的变化之间，所有的人与事物，都不过是一种时间现象。在那一瞬间，我在吴江路度过

的大量时间围拢过来，我感到自己与吴江路真正发生了关联。

而作为“大张园”概念下的一条小路，吴江路也与附近的环境发生着强烈的关联。百余年前，这里曾有不少花园，著名的盛宣怀公馆也设立在附近。传闻1902年，霍元甲到张园来，欲与吹嘘自己“天下无敌”的西洋大力士比武，当时的上海市民们就是穿过吴江路（当时为“斜桥路”）去看热闹的。如今上海电视台所在的位置，当年是“英国乡村俱乐部”，想必英国人悠闲的步伐也曾在吴江路上留下回响。我们即如此追寻与历史的联结，它像通灵一样降落到我们身上，使一条路、一个街区乃至一座城市在时间中以更丰富的面目被人们看见。

今天，我们在鹅岛喝着精酿，眺望着12、13号线出口处人潮涌动，这种感受，同样也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未来的人所捕捉到。到那时，吴江路会有什么样的面貌？而生活在未来的人，又会如何看待我们？如此想来，便也不只是为过去的繁荣而嗟叹了。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观草

卢 永

“人生一世，草生一春。”这是出自《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话，形象地比喻了人生的短暂。如同春天里的一草一木，在短暂的时光里绽放、繁茂，然后迅速凋零。可在我看来，草生虽短，但其中蕴含太多的大智慧值得我们去低眉，去仰望。

有人说：“草生别墅仍为草，花落柴门亦是花。”草本为草，压根不必与花作比。不同的心境，看不同的风景，体味也完全不同。人生犹如一丛玫瑰，没有绝对的美丑。鲜花与芒刺，就看我们关注的是怎么了。

魏晋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树长得高出丛林，总要先被大风吹倒；比较出众的人，容易被人议论。越聪明的人，越懂得像小草一样低调做人，收敛锋芒，才能安稳地立于这世间。三国时期的谋士贾诩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在军事上颇有造诣，但他从不肆意炫耀。贾诩成为曹操的谋士之后，发现曹操此人猜疑心很重，所以在曹操身边，他不会主动向曹操出谋划策。就算曹操问起，贾诩也只会顺着曹操心思回答。平时除了上朝，贾诩大多都

是闭门在家里静养身心。除此之外，贾诩还约束家中所有人，不许在外面胡说。

就连自己的子女，他也不让与朝中权贵联姻。就这样，贾诩不仅躲过了曹操的猜忌，还继续辅佐了曹丕，在那个乱世，贾诩最终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得以善终。

贾诩从草柔弱的本性，学得了收敛锋芒、低调做人的本事。虽傍虎狼，依旧得以善终，这是贾诩从草生处得来的大智慧。但如果认为，草是柔弱的代名词，这不是偏执就是智慧不够了。

古语有言：“风吹草不折，弱极而生刚。”小草虽然没有香味，也生长在不显眼的地方，但在某些时刻却能爆发出无穷的力量。

李世民在《赐萧瑀》里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萧瑀是南北朝时，梁朝梁明帝萧岿的第七子，后来进入隋朝宫廷和隋炀帝交情深厚，到了隋朝灭亡，归于唐朝。他本人才干卓越，六次拜相。萧瑀既然是六次拜相，这中间自然是起落不定，遭受各种政治风雨无疑了。李世民称赞萧瑀，

如在狂风暴雨中挺立的草本。只有狂劲的风，才可以看见顽强的草木，只有经历不断的动荡磨砺，才可以辨识这位臣子的忠心。可见，在乱世跌宕中，萧瑀的存在，如同坚韧的草本，经过狂风暴雨无数次的洗礼，依然不废诚挚。萧瑀是深得草木虽柔弱实则坚韧之真意的。

曾读过一位知名画家所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这位画家“文革”时期，被作为一名右派分子下放到山区工厂监督劳动，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一个大雪封山的严寒日子，当他绝望地向山上走去，打算在山坡上扒开冰雪，躺进雪窝里将自己冻死时，却发现雪被掩盖的枯草下布满了星星点点绿色的草芽。年轻的画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雪被下的顽强的生命面前，他的灵魂颤抖了。他的心中唤起了生的激情和力量，他选择了重新走向人间，后来，他成为了全国知名画家。

草们都有双清灵灵的眼睛。草，默默地记着村庄里发生的事儿。在村庄，有时只看一家庭院里的草，便可以大略知道这家人的状况了。春日里，百草争发。勤快的农人们，却很少让草侵占院落，草们刚探出头不久，它们大多会被连根拔起。而老人或者无人居住的院落里则草丰茂，有的，墙头上冬日枯败的草尚未除去，根部又冒出了新芽。草，在自己的角落，书写着人间的兴衰。在人与草共存的村庄，草

在有意无意间已深入了村民们生命的细节，成为村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家乡村头的那棵老槐树下，瘸子叔叔的家门前，总长年摆放着一口铡刀，它是供村民们将干麦草铡成碎段，喂牲口用的。很长一段岁月里，这把铡草刀是村人们必不可少的物件之一。

铡草刀是铁质的。它有一米五长，厚沉的刀背末尾处，连接着一个木制刀柄。它的刀刃较薄，被磨成亮白色，很是锋利。底座是一段粗壮的整木头，一分为二后中间掏出凹槽做成的。平日里，孩子们从不敢轻易触碰这把铡草刀，它犹如卧在树下的一只老虎，尤让孩子们心生畏惧。或许是因为它的锋利，也或许是因为看管这把铡草刀的瘸子叔叔，总是对想要触碰它的孩子们一顿训斥的缘故。

在乡村，一头牲口就是一家人的希望。对庄户人家来说，牛，除了可以帮助村民耕地、拉车外，牛本身也是较好的经济来源，养好牛，成了村民们家庭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养牛，当然少不了草料。乡村从不缺少草，草茂盛的时节，农闲时孩子们牵着牛沿着山坡、田边走上一圈，回到家端盆水撒上几把麦麸，牛儿就可以填饱肚皮。但农忙季节，牛儿下地劳作，村人们就得割些青草。

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头耕牛。因为父母整日里忙着生计，父亲把割青草喂牛的

任务交给了我和哥哥。记得有天下午，当我们割满整整一大筐青草，天已经彻底地黑了下来。我和哥哥抬着一大筐牛草，又累又渴，走到一片萝卜地时，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央求哥哥拔个萝卜吃。起初，哥哥怎么也不同意，但他终究没能经得住我的软缠硬磨。可就在我拔起萝卜，准备离开田地时，不知何时，看萝卜的叔叔从哪里走了过来，他冲着我说：“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小就不学好，学会偷东西了。”我当时就吓得大哭起来。但那个叔叔，只是用手拍了拍我的头，告诉我：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再好也不可以拿，便让我和哥哥赶紧回家去。我和哥哥没敢把偷拔萝卜的事告诉父母，可我知道，叔叔的话语，在我幼小的心灵，已如同双脚踩在泥泞的路上一一般，留下了我生命中最清晰的履印。我一如既往地用破旧菜刀将青草剁碎，可就在那一晚，我第一次闻到了青草汁液清香但厚重的味道。

冬季没了青草。村民们只得将干麦草铡碎了来喂养牛儿。此时，村子里唯一拥有一把铡草刀的瘸子叔叔那里便开始热闹了起来。瘸子叔叔虽说腿有点儿跛，但力气很大。村民把捆扎好的干麦草拉到他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下，瘸子叔叔便握着铡刀把，抬高了铡刀。让村民将干麦草在膝盖下压好，放到铡刀下时，瘸子叔叔用力下压，干麦草便齐刷刷地被切成了碎段。

随后，麦草浓郁的香味儿便慢慢地飘散开来。

种了一辈子田与草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虽不识几个字，却对草有自己的看法。母亲说：“人其实并不比一根草高贵，也不比一根草活得更久。每根草来到世上都有自己的使命，都要努力地丰茂，开最好看的花。人也要如草一样，活出自己的样子。”

我步入了城市。可后来我发觉，城市的霓虹灯很明亮，但它照亮的更多是孤单的影子、虚空灵魂。乡下的萤火虫虽黯淡，但那是它们生命的灯盏。我在城市风雨中走得越久，就越怀念乡村那些草清爽、干净的味道，越来越认同村民们恪守的那些朴素之礼。在城市高楼林立的丛林中，不停地寻找与渴望间，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就是故乡浑厚土地上的一株草，岁月这把铡刀从未能斩断游子深扎在土地里的根。

多年后，我也明白了母亲话语的深意，生而为人，当如春草，不与世间万物较高下，但该在属于自己的方寸间，保持一颗向上的心，恣意地生长。

小舅说：“几乎每一种草，都是一味中草药。如莱菔子、车前草、小茴香、韭菜子、胡麻仁、菟丝子、益母草等都是常见的中药，它们由一粒粒弱小的种子，慢慢成长，走进沸水中，煎熬成汤汁，医治我们生病的躯体。”对此，我深信不疑。

小舅大我十多岁，是十里八村知名的中医。

外公去世得早，小舅和外婆居住在一个大大的院子里。几乎每个春季，院子就被小舅种满了各种草药。那时，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外婆家的院子了。

外婆的院子被小舅四周用竹竿、棍子架起了简易的篱笆墙。除了连通院门和正屋的一条略宽的砖道和几条碎石块铺就的小路外，大约半亩的土地被小舅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数个土方块。根据季节不同，里面种了车前草、夏枯草、刺儿菜、旋复花、鸡冠花、柴胡、金银花等草药，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春夏两季，那些草开着花，微风拂过，轻轻地摇曳着，散发着阵阵馨香。秋季，鸡冠花头顶着火红的花冠，草们垂下头、结着饱满的籽，把小院装扮得别有一番味道。进到屋内，堂屋除了长长的木质柜台外，靠墙处还立着几个高高的中药柜子，每一个小抽屉外面贴着标签，混合着各种中草药的味道，没有一点刺鼻的气味，反倒是缕缕沁人心脾的香。

小舅长年开方抓药，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草药香。我很喜欢小舅的味道，小时候总爱倚在他身边，听他讲神农尝百草，讲华佗、扁鹊，讲行医的见闻趣事。再大些时候，每次小舅在院子里摆弄他的花草，此时我总爱缠着小舅，让他给我讲每种草药的用途。

“舅，你怎么还种刺儿菜？这种野草

也是草药么？”我问小舅。

“你可别小看我院子里这些常见的普通野草，它们各有各的用处，生长时是草，成熟时是中药，对很多常见病都有效。刺儿菜，学名叫小蓟。对治疗吐血、尿血、便血、疮疮之类的病症都有作用。”小舅说。

“那这个开花的是什么？”我接着问。

“是金银花。它能宣散风热，还能清热解毒。你之前喉咙肿痛，喝的药里面就有我给你配的金银花。”“那你种鸡冠花做什么？”我接着问。

“今天就告诉你这么多，说多了你也记不住。”小舅说完便继续在他的每个方格地边巡视，偶尔拔除几根杂草。

几乎每年夏秋季，中草药材成熟的时候，小舅还带着锄头、铲刀等物，和我一同去附近的山里挖药材。不知不觉中，我就认识了很多种中药材。小村的山里自然生长的都是最普通、最常见的药材，诸如远志、知母、防风、苍耳、黄芪、半夏、地黄等。我跟着小舅进山刨药材并没有特定的目标，每次都是见什么药材成熟了就刨什么。

和小舅进山挖草药，是辛苦但同时也是件愉悦的事。因为雨后的大山色彩斑斓，草木清新，散发着迷人的幽香，人行其中犹如步入一幅五彩的油画。加上和小舅在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中草药及挖采知识，别提多开心了。而此时，小舅也总不

忘了教育我，每挖开一处土后，要将它填平，恢复原样。这样，草根才会重新发出新芽，我们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从大地上得到草药。

小舅说：“要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无偿赐予。大地上的每一株草药，它们由一粒粒弱小的种子，历经土地黑暗的掩埋、发芽，慢慢成长，长出叶片、根茎，开出花朵，结出果实，直至走进沸水中，煎熬成汤汁，医治我们生病的躯体。山川之气滋养了山中之草，通灵神奇的药性，每一株草，都令人敬佩。”

那一年寒冷的冬天，天上还下着大雪。一大早，小舅刚打开院门，尚未顾得上清扫积雪。突然，一位瘦弱的老人被好几个家人，拉着平板车，推送进了院子。其中一个家人，刚见到舅舅，就气喘吁吁地说：“您就是王医生吧？恳请您救救我的老父亲。我们是从三十里地外，连夜赶来的。老父亲在县医院也住院了，可是他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听说您医术高明，您一定要全力救治。”

因为小院内路窄，小舅急忙和他的家人们将老人一同搀扶进屋，把老人安排在边屋床上躺下。在经过望、闻、问、切后，小舅眉头紧锁，一番思考后在一张白纸上开出了药方。随后，抓取了药。他当即亲自为老人煎煮了一碗浓郁的汤药，并让老人当面服下。经过近一周的治疗，老人的

面色逐渐红润，呼吸也变得平稳，他终于恢复了健康。老人的家人欣喜万分，专程跑到镇子上，制作了一面“德医双馨，妙手回春”的锦旗送给小舅，这在三十年前的乡村，实在是少见的举动，而这让年轻的小舅声名鹊起。

有些草还是野菜，很早就被人们食用。直到如今，很多野菜，还是餐桌上的绿色食品。有些草，更是走进了诗人的笔下，被后人传颂。

诗经《卫风·伯兮》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诗中的谖草，后世写作“萱草”，俗名黄花菜、忘忧草、金针菜。萱草在古代，是吉祥的象征。它不仅代表忘却一切悲哀，也常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被女子们佩戴在身上。宋·刘克庄在《丙辰元日》中写道：“免骑朝马趁南衙，五见空村换岁华。旋遣厨人挑荠菜，虚劳座客颂椒花。”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高朋满座，美酒飘香，老迈的诗人却想念荠菜那一口鲜嫩清香，让厨子去挑新鲜的荠菜，可见荠菜之美，深得诗人之味。白居易笔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出了草的坚韧浩渺，是对草本生命的赞叹，是对人生的赞美，也是对朴素的思念和情怀的歌咏。南宋·释文珣《野草花》“心爱无名草，闲花取次开。自能追造化，浑不假栽培。”写出了美好轻盈的野花，自有一种天然的美好，是自然的造化，不用

人工培植刻意变成温室的花朵。而北宋黄庭坚在《古诗二首上苏子瞻 其二》中“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的诗句，更是歌咏出小草的功用，不但有草药的功效，还能相互依偎、与同类相互温暖的美好品质。

儿时，有一首歌名就叫《小草》，它的歌词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

涯海角。”不与大树比高低，不与花朵比美丽的小草，真实是它的本心。人的一生其实很像植物的一生，既有初生的惊喜期盼，也有含苞待放的无限风光，更有最好时节中的辉煌绽放，最后由盛转衰，枝叶凋谢，走向寂灭。做人当如草般豁达。观草，其实是以草生观自身，观万物，观天地。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命的起伏，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超脱，活出真正的自我。

—— J.A ——

草木笺

柴薪

白茅

白茅扬花吐絮，一大片一大片野生的白茅花，洁白如雪，随风摇曳，像日本画家新海城画作里的景致。白茅的花比芦苇的花小，比芒草的花小，或者像是两者的袖珍版，但比芦花密，比芒草花多，扬扬洒洒，密密麻麻，有席卷之势。

唐诗中关于白茅的诗句太多了，一抓一大把，多得似乎要从《全唐诗》中溢出来了。比如唐·马戴《题庐山寺》“白茅为屋宇编荆，数处阶墀石叠成”，贾岛《题韦云叟草堂》“白茅草苫重重密，爱此秋天夜雨凉”，杜甫《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温庭筠《烧歌》“吹火向白茅，腰镰映赭蔗”，李商隐《梦泽》“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岑参《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等等。

白茅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茎粗，壮，长，顶部有白色的簇状，丝状的绒毛，毛茸茸的。白茅生命顽强，韧劲，耐阴又喜阳，不挑剔土质，断了茎杆还生根。无论在阴暗的山沟、山坞，还是在贫瘠坡地、洼地，

或土质差劲的土地上都能迎风生长。

在古代，白茅是神权的代表。白茅被作为召唤神明的法器，被用来包裹祭祀宰杀的动物。白茅也是美人的代表，先秦时期，古人就用初生的白茅比喻美人的样子。《史记》有记载，“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诗经》中也记载过白茅：“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柔荑”便是指白茅开花的样子。

在我的故乡，人们叫白茅为“白茅草”或“白茅草根”。叶子可以编蓑衣，根可食。我小时候在池塘边的坡地上拔过白茅草根吃过。白茅草根色白，但不是洁白，是那种像乡人自制蜡烛的蜡白，或者说是象牙白。其根有节，一节一节，像甘蔗的节，或者就像是小甘蔗，味香甜，清甜，甘冽，也像甘蔗。《神农本草经》载有白茅根的功效：“主治劳伤虚羸，补中益气，除瘀血，血闭寒热，利小便。”《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中也都记载过白茅的功效。

在广东，知名的广式凉茶——竹蔗茅根水中就有白茅草根。清甜的白茅根配上甘甜的竹蔗，煮出来的凉茶味道清甜可口，

口齿留香，像是这混浊的人世间流出的一股清流。

薤

薤是一种野菜，俗称野葱，在我的故乡江山，人们叫它“细毛葱”。薤是它的学名，西汉时有一首无名氏作的挽歌《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说出对死者的哀悼，诗以薤上的露水容易晒干起兴，写人生的短暂；又以露水干了明天还能再降落，反写人的一去难以复返。这首诗三、七言交替，歌词错落有致，变化多姿，感情缠绵舒缓，伤悲之情缓慢而令人叹息不已，因而打动人心。

薤多半长于山野田间的空旷处，比如：山丘、坟头、土堆、田塍、废旧的堤坝等等。薤集于上，披散着，像一丛丛蓬乱的头发，风一吹，作悲愁之声。古人大约多半是因此，将它与死人联系在一起了，于是薤就成为一种并不吉祥的野菜蔬，大多数人家并不愿意采食，似乎厌恶或忌讳它与死亡的联想。

也有乡人喜采其根茎而食，曰葱头白，大如独蒜，味如百合，多用盐醋腌渍而食，味酸而脆生，似有一股异样的清香味。

薤草叶子修长，披络如蓬草，春薤初露出土表三四寸，也有人割之，包薤叶

饺子，据说味胜于葱韭饺子。而炒薤菜时，任油液翻滚，而薤叶绿意不多变，甚为奇哉！薤开紫色的花，叶老时食之，又如草般坚韧难咽。

以前，在乡下见过乡间殡葬过程，清晨，八个人抬着棺木往山上走，后面跟着一队身穿白衫缟素的家人，披麻戴孝，哭哭啼啼，表情哀恸。爆竹阵阵，唢呐呜咽，亡灵在纷飞的冥纸间叹息，在蜡烛与香火间低徊，及至棺落墓封碑立。下午，家人们绕墓后，似乎已不太悲痛，在新坟前，面对新土，纷纷脱掉缟衫，纷纷下山回家，晚上吃“殡坟饭”时，大多已有说有笑了。人之无情如斯，仿佛在演戏一般。

只有薤上之露，晶莹剔透，漫于野际，仿佛遥远的白色的灵境。只有薤花是星星点点的，迎风摇曳，似乎还有半点的人间哀伤之情。

菖蒲

“菖蒲翻叶柳交枝，暗上莲舟鸟不知。”这是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曲江春望》中的诗句。宋·陆游的《菖蒲》中有“雁山菖蒲昆山石，陈叟持来慰幽寂”之句，写的都是菖蒲。其实，菖蒲，早在先秦就有记载了，比如《诗经》中有“彼泽之坡，有蒲与荷”的诗句。但，这里所指为野菖蒲。野菖蒲在冬季叶片会枯萎变

黄，到了春季会重新发出新叶。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有香气。叶狭长，形似剑。肉穗花序圆柱形，着生在茎端，初夏开花，淡黄色。全草为提取芳香油、淀粉和纤维的原料。根茎可入药。《孝经援神契》：“椒姜御湿，菖蒲益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伊水》：“石上菖蒲，一寸九节，为药最妙，服久化仙。”可见菖蒲一直是药用植物。

菖蒲在民间和传统文化中被誉为可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菖蒲先百草于寒冬刚尽时觉醒，因而得名。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苦寒，安淡泊”，生野外则生机盎然，富有而滋润，着厅堂则亭亭玉立，飘逸而俊秀，自古以来就深得人们的喜爱。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家家都洒扫庭院，以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或悬于厅堂。在江南，端午时节，家家户户悬菖蒲、艾叶于门、窗。饮菖蒲酒，以祛避邪疫。夏、秋之夜，燃菖蒲、艾叶，驱蚊灭虫的习俗一直保持至今。

也有人在房屋前后栽种菖蒲、艾草，求吉祥的习俗。台湾民间有在端午时贴“午时联”，它的作用和灵符一样，有些午时联上写有“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的句子。

菖蒲称谓很多，有白菖蒲、藏菖蒲、石菖蒲，真好听。还有一种花叫唐菖蒲的，

已经够诗意够好听的了，却有一个别名叫“十三太保”。《隋唐演义》里靠山王杨林手下有“十三太保”，雍正夺嫡时，手下中有“十三太保”，蓝衣社初创时也有“十三太保”（乡人戴笠即其中之一），这名号，真是太霸道了。

蕨

读《诗经·召南·虫草》时读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感叹《诗经》中对蕨的吟咏是如此美丽，总是让我耳目一新，总是让我口齿留香，总是让我回味无穷。

在草长莺飞，春意盎然，阳光灿烂，和风拂面的四月，也就是清明至谷雨之间，蕨就长出来了。

蕨长在山野、林子间、山岗上、山坡下、池塘边。一棵棵毛绒绒的绿茎举着小拳头儿似的站在苏醒的山野上。古人云，“蕨菜已作小儿拳”“嫩芽初长小儿拳”。因此，蕨菜又叫猫爪、龙头菜。握着小拳头的蕨，像不像新生的小生命，而新生不像死亡，死亡是黑暗的，新生是光明的。新鲜嫩绿的生命总会让人爱怜，让人喜悦，让人欢喜。

在春天，在我的故乡，故乡人有食蕨的传统，我故乡叫“拳头菜”。乡人将采

摘来的嫩蕨菜，在清水里洗了又洗，洗净后放到滚开的水中焯过，此刻的蕨菜，变得更加的翠绿、鲜美。

而此刻，小院庭风，蝴蝶翩翩，花朵初开。在院子里摆开木桌、木凳，一家人围在一起。母亲端上一大盘翠绿的蕨菜于餐桌上，吃得我们是满口留香。

自此，无论我身在何方，也无论我走得有多远，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蕨菜的味道。在我的体内，在我的生命里，在我流淌着的血液里，有一种淳朴，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春意，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那或许就是蕨菜的味道、母亲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

蕨的美，似乎是从《诗经》中缕缕漫漫透射出来的茵润美妙的那种美，似春雨潜入人间，似春风吹遍尘世，似妙音传遍人间。

蕨，在《诗经》这段诗句中，是一段美丽的音符，是一个永恒美妙的季节，是一片生命繁衍生息的旺盛的土地，是紫燕衔泥筑起爱巢的家的归属，是为激情所搭建的自然里最美不过的一方舞台，是生命繁衍开启的起点，也是两情相悦的一种自始至终的沉默欢喜的见证。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当我再次捧读《诗经》中这样美丽的诗句时，我更加深层次地感觉到了蕨的

美丽、可贵。一种温暖，一种温馨，像花朵在春天的大地里生发，像血液在生命里流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菱蒿

当我写下“菱蒿”这两个汉字时，就感觉很美，不管是字形，还是名字。仿佛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然的美。菱蒿，是菊科，蒿属多年生草木，又名水蒿、荻蒿、芦蒿、柳叶蒿、水艾等，都是极其雅致的称谓。菱蒿生长在水中，也生于湿润的疏林、山坡、路旁、荒地，风一吹，萋萋一片。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菱蒿：“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余，好生水边及泽中。”又说该草木，“正月时长芽，芽呈白色。嫩芽可生食，味香而脆，其叶又可蒸为茹。”菱蒿具清香气味。汪曾祺先生曾说，菱蒿没有那种蒿子气，倒有一种水草的香气。

《尔雅·释草》中“藨，菱蒿。”晋·郭璞注：“菱蒿，菱蒿也。”陆玕《诗疏》云：“古今皆食之，水陆俱生。”最有名的数宋·苏轼的《惠崇春江晓景》诗：“菱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黄庭坚在《次韵子瞻春菜》中也有“藨丝色紫菰首白，菱蒿芽甜草头辣”。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曲：“菱蒿香脆芦芽嫩，烂煮河豚。”赞美菱蒿的文人墨客这么多，可见菱蒿嫩

茎和嫩芽叶作为一道美味的菜肴食用是早有远源的。

《诗经·周南·汉广》中写到蒹葭，有“翘翘错薪，言刈其蒹；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之句。写的是一位男子钟情一位美丽的的女子，却始终难遂心愿，就像汉水之广而不可泳，江水之长而不可渡。情思绵绵，缠绕悱恻，充满无奈与失落。

蒹葭这种大地上卑微卑小简单平凡不过的草木，没想到它萋萋的叶面上竟藏有《诗经》中的爱情故事。蒹葭全草可入药，有止血、消炎、镇咳、化痰之功效。《本草纲目》说：利膈开胃，杀河豚毒。《医林纂要》说：开胃，行水。

苍耳

去往严家淤码头的衢江边有一条苍耳簇拥的小路，小路两边的苍耳长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左边的往右边挤，右边的往左边挤，小路似乎被苍耳挤小了，瘦了，窄了，失去了原有的模样。

苍耳在古时候曾作为野菜，穷苦人家在年岁歉收或饥荒时会去原野上采苍耳嫩苗食用。《诗经》中有“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之句。苍耳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高可达90厘米。根纺锤状，茎下部圆柱形，上部有纵沟，叶片三角状卵形或心形，近

全缘，边缘有不规则的粗锯齿，上面绿色，下面苍白色，被糙伏毛。瘦果倒卵形。苍耳七八月开花，九十月结果，苍耳果具有祛风散热、解毒杀虫、通鼻窍的药用功效。

苍耳果实成熟时，呈黄褐色，表皮布满毛茸茸的倒钩刺，但不扎手，常附着兽类皮毛或人类衣物藉以传播，大自然真是奇妙，许多草木的种子往往都有这种天然繁殖的属性。苍耳原不产我国，早在古代就经由牲畜买卖而传入。《博物志》中有记载：“洛中有人驱羊入蜀，胡泉（即苍耳）子多刺，黏缀羊毛，遂至中国。”故苍耳又名“羊带来”，是外来物种。

苍耳又称“葼”，很美的名字，不多见。比如《离骚》中有“薺葼施以盈室兮”。有这么美的名字的苍耳，在民间却不受人待见。苍耳与蒺藜一样，两者的种子都有刺，在民间都被视为恶草，人们往往把它们比喻成小人，就像人们往往把梅、兰、竹、菊比喻成君子一样。唐代诗人李白误入苍耳丛中，写下“不惜翠云裘，遂为苍耳欺”；南宋文天祥征战驰骋时曾写下“黄沙漫道路，苍耳满衣裳”。苍耳生命力顽强，哪怕在干旱荒凉的坡地上，苍耳也可繁茂生长，哪怕在冬日，草木凋零，唯其刺球状果实，依然招摇满枝，睥睨天下。

严家淤这条苍耳簇拥的小路，我每天走。走在这个秋风吹拂，衢江逸远的季节，感觉别有一番味道。

红蓼

严家淤水边多长红蓼，一丛连着一丛，一片连着一片，向远处蔓延。

《诗经》中将红蓼称作“游龙”，因其株枝花叶放肆生长，仿若游龙而得名。《郑风·山有扶苏》中有言：“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红蓼被称为游龙，一说“游”是因为“枝叶之放纵也”，“龙”是“其枝干纡屈，著土处便有根如龙也”。《毛传》中也说：“龙，红草也。”《陆玕疏》云：“一名马蓼，叶大而赤白色，生水泽中，高长余。”少年时读《诗经·蒹葭》，是我喜欢的篇什之一，蒹葭苍苍，在水一方。如果正好有风，而且应该大风，大风吹过芦苇丛，风卷残云，苇浪滚滚，恍恍惚惚，仿佛将一种凝重的哲学无限张扬和扩张。如果与芦苇比起来，红蓼要隐蔽得多也矮得多，红蓼的美和苍茫要差得多，似乎也要孤独得多。

红蓼又作荭蓼，还叫东方蓼、阔叶蓼、大红蓼或水红花，它是蓼科，蓼属的一年生草本。红蓼择水而生，生命力坚韧顽强，面对纷杂的环境，仍能结伴生长。

红蓼在乡野常见，水沟溪滩，屋间杂地，荒草蔓荒，一丛丛，一簇簇，长得并不高大，紫红壮硕的茎叶，花红而细，呈穗状，弯如垂苕，迎风摇曳。红蓼远离人屋，

独立野径，其实红蓼花甚为妍美，绿叶红花，且多艳美，蓼叶似桃叶而略细，妩媚袅娜。但不像城里美艳的女子，却像乡下美丽纯朴的女子，因此也别有一番风景。

红蓼，蓼味苦辛，有毒。《黄帝内经》说：“蓼，食过多有毒，发心痛，和生鱼食之，令人脱气……二月勿食蓼，伤人肾。”

我小时候见过乡人用红蓼毒过鱼，把红蓼拔了洗净捣碎和了桐籽饼，撒在小河沟里。不一会儿，小鱼纷纷痛苦翻滚，露出鱼肚白，浮出水面。

红蓼在夏天开花，红艳艳一片极盛。到了秋天，却闻秋风而起悲心，仿佛怀远？怀旧？怀古？在秋天，红蓼独于途，不像一个在异乡孤独的旅人？

我羡慕那些孤身一人独自行走天下的旅行者，寂寞，空旷，孤独，又与自然如此接近，甚至融入自然。我想此生我只有羡慕的份，我知道我不能也不可能同他们那样。因为，我的内心里依然翻涌着世俗的波澜，萦绕着人间的烟火。因此，我也无法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旅行，也无法写下像他们那样的文字。

可我今天突然写下这些关于红蓼的文字，这些文字仿佛也是红色的，红色的文字，像红色的花，仿佛是一种隐喻？一种惆怅？一种独悲？一种呼唤？一种呼喊？田园已荒芜不归？胡不归？

蝶变的老北站

王智琦

这两天，路过宝山路、天目东路口，猛然惊觉过街天桥东面一片空旷，原来最为熟悉的标志性建筑物——泰山电影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印有宣传画的围栏里面，深蓝色塑料布铺满泥泞地面，两台打桩机拔地而起，显示着勃勃的生机，沉寂多年的北站新城地块终于实质性启动。

据有关部门介绍，北站新城地块的区位优势明显，靠近苏州河、外滩、大悦城等大型 CBD 和商圈，指导价高达 21 万元每平方米。该地块将打造三层风貌别墅产品，并设有丰富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其实，在老上海人心目中，老北站指的是 1908 年建成的沪宁铁路站，曾是上海最重要的陆上交通中心和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直到 1987 年 12 月才停止客运业务，整体迁移到了新客站。为永远留住这段难忘历史，2004 年 8 月 28 日，在原老北站站房基础上，修建了上海铁路博物馆，一列重新油漆过的簇新火车头挺立在站台上，成为时光凝固的象征。这是颇有远见的精妙一笔，因为老北站铁路交通枢纽功能已完全消失，外在形貌也已彻底变样，随着上海东站等新火车站的建成启用，

老北站原有的车头停靠、转向等刚性需求也会逐渐减少，成为紧邻繁华街市又濒河（苏州河）达江（黄浦江）的上海又一处高端住宅区域。

我的记忆指针还停留在 2017 年岁末 12 月 26 日，上海权威新媒体“上海观察”发布消息：北站新城地块第二轮征询签约率达到 99.58%，9349 名居民因此翻开人生新篇章。这里的 9349 名居民中，我是其中一名。当年没拿动迁房，而是拿的动迁现金，现在要重新住回老北站，只能是梦想了。

北站新城地块位于苏河湾核心区域，是静安区北站街道最后的一块旧改地块。地块东至罗浮路，南到武进路，西连宝山路，北达虬江路，待征收房屋面积约 81293 平方米，共有居民 2370 户证。

我家住在罗浮路上，罗浮路呈南北走向，南面从武进路开始，途经东新民路，往北至龚家宅路结束，全长只有 250 米，是条超小型的道路，但它又是一条很有些历史的小路，且为原闸北区和虹口区的相邻道路。早在 1917 年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历经多次曲折，由闸北工巡捐局辟筑

成弹石路面，命名为福生路。建有恺乐里、德康里等新式石库门里弄八条共 79 幢石库门。因为此地集中居住着广东籍居民，1947 年，福生路改以广东罗浮山名来命名，罗浮路沿用至今。

罗浮路距泰山电影院只差一步之遥，这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最怀恋的文化殿堂，几乎当年所能看的电影如《春苗》、现代革命样板戏《杜鹃山》等，都在泰山电影院或山西电影里完成。当年泰山电影院叫金光大戏院，山西电影院则称山西大戏院。现在才知道，鲁迅先生曾连续两次到山西大戏院看电影。1931 年 8 月 23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同增田君、三弟及广平往山西大戏院观看电影《哥萨克》，甚佳。”8 月 24 日又写道：“二十四日晴，大风。夜王蕴如来，并赠鲞四片，鸡一只，即并偕广平往三弟寓，四人又至山西大戏院观《哥萨克》。”当年山西大戏院、金光大戏院附近居住着众多文人雅士如书画巨擘吴昌硕等，他们诗画写作之余，更需要精神文化的涵养。且老北站距北四川路不远，那儿戏院、影剧院众多，正好形成互相倚靠呼应之势。

老北站的历史极为厚重，两次淞沪抗战对老北站造成毁灭性打击。孩提时代，正逢时代动荡，很多家庭总有子女去内地支援建设、知识青年到广阔的农村去锻炼。新春佳节之际，无论天涯海角还是大兴安

岭，探亲者像倦鸟归巢般争先恐后蜂拥归来，而接纳能力极差的老北站则被挤得摩肩接踵、水泄不通，尤其是往返于黑龙江、新疆、云南等遥远地方的列车，拥挤程度难以想象，正像著名作家叶辛所叙述的那样：火车上厕所间里都要挤满五六名乘客。我曾在春节期间送去新疆工作亲戚，夫妻俩拼劲全力挤上车，我则把 4 岁男孩高高举起，硬是塞进了车窗。好友姐姐当年去大兴安岭农场工作，每次回上海，需要辗转拖拉机、汽车、火车，耗时四五天，回到上海已精疲力竭。以至于重返上海工作后，每次路过老北站，她都尽可能绕着走，不愿回想起沉重的往昔岁月。

那么多乘客在老北站流转聚散，周边大小马路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老北站占地面积很小，车轨纵横交错不够，车头往往要跑出一段铁轨才能调头，只得把宝山路拦腰阻断。两扇钢丝网状道口门只要一关闭，宝山上车、人全部堵住，上班职工急得双脚跳，蒸汽机火车头却喘着粗气，不慌不忙开过去，又慢慢吞吞倒回来，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道口门刚一打开，等不及的路人就会形成对冲混乱状态，车辆声嘶力竭地按着喇叭，安全隐患极大，市民反应强烈。后来有关部门在宝山路靠近东华路、西华路口安装了一座笨重天桥，才缓解了人车混行问题，但骑自行车者则不胜扛上扛下重负。现在这座天桥早已拆

除。

然而文章开头所述的宝山路、天目东路口过街天桥至今仍在，尽管已很少有人会通过天桥过马路，但这座天桥是老北站当年疏解交通压力的见证。春运期间，由于天目东路到虬江路这段宝山路实在拥挤不堪，只能采取临时封路措施，从虬江路西北方向往四川路东南方向的骑车者和路人，一律绕道龚家宅路、罗浮路、武进路再到四川北路，此时罗浮路弄堂口，车铃声清脆响亮、脚步声杂沓有力，一派春节将至的闹猛景象。

依托老北站的天时地利，可以轻易到达上海东西北任何地方：抬脚就到火车站；坐上13路、65路公交车可以到公平路码头、十六铺码头乘江轮去宁波或海轮去青岛；51路公交车可以到吴淞码头去崇明、长兴岛；15路公交车到徐家汇；18路公交车到南京路、淮海路；66路公交车去城隍庙；41路公交车到龙华寺。只有去虹桥飞机航站楼不方便，但那时极少市民有资格乘飞机。因而滋生了著名的老北站商业一条街，以泰山电影院为轴心，向宝山路和天目东路两端发射出去，如胜

利饭店、大宝山食品店、嘉露旅馆等，构成了极为红火的街市烟火气。

现在，13路、63路、66路等十来条公交车每天依旧经过老北站，只是车厢内乘客寥寥无几，公交车静静地驶过，又无言地返回，大家都在等待和期盼，期盼着老北站能够化茧成蝶、浴火重生。

从2017年年底至今，我曾多次路过罗浮路自家弄堂，弄堂口被厚重的砖石砌成一道高墙，看不见那扇黑漆大门，解不了乡愁，总感觉有些怅然。而天目东路、浙江路口的安康苑地块，已悄然矗立起超高层“苏河·湾上”等住宅小区，完全重构了老北站原有的交通枢纽功能，确立这片区域的新调性。就在2024年国庆节后，北站新城突然加快了建设步伐，与罗浮路恺乐里紧邻有二十多幢石库门的来安里全部被拆平，恺乐里及德康里弄堂口也搭建起密实的脚手架，广告牌上写着：“共谱历史新篇”。

老弄堂随着老北站焕新蝶变时刻终于等来了！只是将来某一天，当我故地重游，敲击那扇熟悉而陌生的黑漆大门时，开门者是否会“笑问客从何处来”？

—— J·A ——

鸡罩山下的碑

包光潜

一

第三次来到鸡罩山下，我是独自一人。距离第一次，已整整十年了。

选择“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只想趁机看一看沿途的风光与民俗，譬如祭土地神、吃龙鳞饼等。尽管老式乡村已然凋敝，但我还是希望在孜孜寻觅中收获一点意外。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它们来势凶猛，所向披靡，我们只能坐而观望或叹息。随潮流而动的并非都是好东西，留下的也未必被人珍惜。尽管每个走出乡村的人，都在怀念它曾经的美好，并执意屏蔽它的丑陋，乃至罪恶。人的思想意识恰似一头怪物。城市明明给人类高悬了一盏明灯，而我们却口口声声说三道四，恨不得回到掌着煤油灯的旧式乡村。好像城市的美好永远敌不过来自乡村的贫困诗意。可是又有谁真的愿意回到过去呢？

说到底，我最终的目的并非是寻觅什么，而是想在春天来临的时候，观瞻一下鸡罩山下那块并不巍然的碑，因为它在我的心里越来越沉重了。十年的时间，荒芜

了一片片土地和一颗颗朴素的心胸，却葱茏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而此处无仙，亦无怪异，只有一块简陋的碑石。它是周边村民心目中的圣灵。

坐在公交车上，我感觉闷热，建议邻座的少妇将窗户打开。她欣然同意，并连声说道：“天气热，要下雨，真的要下雨。”我也随和道：“气压低，浑身疼，确实要下雨。”她侧目凝视我好半天，突然爽朗地笑起来：“一看你就是个知识分子——老师吧？”我十分诧异，不知道是她的敏锐，还是我身上有着深刻的职业烙印。

“去哪里？”她问。

我极认真地予以回答：“到山口施，看看吴次尾的墓。”

“哪里是墓啊，分明就是一块碑嘛——断头碑。”她好像比较熟悉，“你坐错车子了，应该坐乡村大巴，一天好几班呢。”

看来，我遇对人了。

一路上，她如数家珍地跟我说起了“断头碑”的故事。尽管她说的跟我所知

道的别无二样，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那才是真正的事情，而不是传说。

经她指点，我在通往山口施的岔路口下了公交车。临别时，她莞尔浅笑地说：“我娘家就在山口施——有缘再会，老秀才。”

公交车已经离开很久了，我还愣怔怔地站在三岔路口，酸溜溜地回味“老秀才”三个字——难道我真的沦落到“老秀才”的地步？

我忽然想起与女儿交流时，她曾多次讥讽我为“老法师”。这“老法师”与“老秀才”，竟然如出一辙。看来，我真该与时俱进了。否则，我就会成为历史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小小的“绊脚石”。

二

这是一条崭新的乡村公路，沥青路面。草木散发着淡淡的沥青味儿。我不清楚穿梭乡村的公交车到底多长时间一班，与其长久地等待，不如选择步行，权当乡村漫步了。

我一路走来，紧中有慢，慢中有缓，一路勘察与想象清兵押解吴次尾先生时，到底走的是哪一条山道——山形依旧，道路何在？到底又是谁，过早地泄露了劫持的秘密，让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一个饱读诗书的夫子，与不显山不露水的鸡罩山结下了千古之缘——这缘里有血，有泪；

有恨，有愁；有缅怀，也有寄托……倘若吴次尾先生如期抵达贵池县城，那法场的内外，又将是怎样的情景？

初春的田野，虽然处处都有蠢蠢欲动的迹象，但仍然跟冬天没有多大的差异。如果不是临溪的桃花破绽吐艳，我还真的以为身处隆冬呢。刚才在公交车上的闷热，此刻一下子消释在3—4级的山风之中。耳畔断断续续地响起零落的鸟鸣与鸡鸣。山在眼，村在望。

驻足山桃树旁，我先是张望并不辽阔的田野，以及阻碍视线的丘陵，然后蹲下身，凝睇树根处的青草，莫名想起戴复古的诗句：“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显然不合时宜。尽管眼前的田野一片萧条，既没有温暖的草垛漫射温馨的光芒，也没有任何春耕的迹象，零星的鞭炮声像一把利剑划破乡野的沉寂。原指望的乡社祭祀活动，已然成为泡影。斑鸠一阵阵越过田野，俨然乡村的风景线；偶或闻到鹧鸪“行不得也哥哥”，却不见它们的身影。我索性席地而坐，真切地感受大地上升的气息，努力搜寻有关桃花的诗句，譬如杜甫的“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汪藻的“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刘禹锡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想象几里之外的浩然长江，应该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留得人间愁恨多。

渐渐麻木的手指，不知不觉地抠进泥土，湿漉漉的寒气，沿着我的袖口袅袅升腾。我无意于观察身边的细微，却油然地感受到细微处的萌动，看到细微处勃发的生机，譬如枯草掩蔽下的春色，已经在草节处萌生了娇嫩的绿，星星点点，徐徐地漫漶开来，要不了几日，便有草尖儿破土而出，恰如“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

我凝睇即在眼前的鸡罩山，想起它的另一个名称——石灰冲。

有人曾牵强附会地告知后人，吴次尾先生在押解途中得知此处叫石灰冲时，蓦然驻足，昂首赳赳，不再向前挪动一步。他朗朗诵咏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然后，他从容不迫，引颈就戮……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令人肃然起敬，包括他的敌人。

其实，石灰冲和鸡罩山是不能互称替代的。

山是鸡罩山，形如鸡罩，低矮处的隆起之丘陵。在皖南，家用鸡罩多为竹篾编织，形如钟罩，下端广口，敞开触地，而上端口小，仅能进出一只鸡。罩鸡时，小口上压一块砖或木板，以防鸡们逃逸。由此状形于山，得名鸡罩。冲是石灰冲，当在鸡罩山下。石灰冲等于石灰加冲。石灰即石灰岩地貌，表明地质；冲则是两山夹一洼地，即横U形山坳，以示地形。于

是，我久久地环视鸡罩山下所有的大冲小冲，然后又实地考察了一番真实的地质概况。基本上可以断言，石灰冲确在鸡罩山下。当年清兵押解吴次尾先生进城时，路过鸡罩山下的石灰冲。因此地掩蔽，才敢快刀斩首于吴次尾先生，速速回城交差。后人为了彰显吴次尾先生的高洁情怀，才顺理成章地虚构了他罹难前的临危不惧的吟诗情节。

鸡罩山下，一泓红水溪浅浅地流淌，在山林间若隐若现，微声浅息均掩藏在春风与松涛之中。有人说，吴次尾先生的血从未间断地流淌，它一直在不停地警示后人。

显然有人来过。草坡上遗留踩踏的痕迹。碑前尚存烟花和爆竹的残烬，以及沾泥的纸灰。心犹感动，戚戚于怀，不单单为在此断头的吴次尾先生，更为此处民风的淳然和民心的善良。

正当我沉思默想之际，一个骑电瓶车的中年男子戛然止于碑前，主动与我搭讪。他说见过我，好面熟。经他一提醒，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我和几位朋友来此探访时，就是他向我们讲述了吴次尾先生的故事，以及山口施人是如何保护吴次尾先生“断头碑”周边环境的。令我惊诧与感动的是山口施人持续100余年守护天灯，可歌可泣。它照亮了一方天空，光耀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遗憾的是，它在“文革”

中被迫熄灭，周边的建筑和环境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破坏殆尽。我望着草丛中零星的断碑残石，默默地致歉。

被我称之为施先生的中年男子，仍然滔滔不绝地向我重述了被乡民们述说无数次的故事。大凡民间的力量正是如此伟大，即在于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守护与宣扬。尽管故事已经听过多遍，包括公交车上那位少妇的讲述，都没令我生厌，而是每一次都有新的认识。

三

我在搜集有关史料时，看到温睿临的《南疆绎史》，其中对吴次尾先生的这段经历的记载，颇具小说的笔法：“南都不守，起义旅应金声攻池州，复建德、东流数县。大兵逼战，溃；匿婺源、祁门界。被获不屈；将戮之市，应箕曰：‘此非死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拟之；叱曰：‘吾头岂汝可断邪！’乃伸颈，谓总兵黄某曰：‘以此烦公！然毋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也。’其就刑处，至今血迹犹存，洒之不去。”义士吴次尾先生的文人面目，跃然纸上，可亲可爱，可敬可佩。

毫无疑问，吴次尾先生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著述颇丰，诵吟不绝。计有《国朝记事本末》《东林本末》《嘉朝忠节传》《留都见闻录》《读书止观录》《友鉴录》《续

觚不觚录》，以及《读书鉴》（二卷）、《读书种子》（二十卷）、《复社姓氏录》（二卷）、《宋史》（五十卷）、《盛事集》（三十卷）等。

其中《读书止观录》辑汇了中国先秦以来的读书古训和掌故，不仅介绍行之有效的读书之法，还娓娓道来察人与识人之道。他的传世作品有《楼山堂集》二十七卷。

读书人成为斗士、战士和义士的，自古以来本不多见。而读书人一旦胸怀凛然大义，往往执着不已，视死如归。吴次尾先生史上留名并为家乡人传颂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曾参加复社，执笔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揭露讨伐阮大铖”；二是“清兵破南京后，在其家乡坚持抗清，至死不屈”。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为看重气节和身后之名。即便赴死，也要死得其所。于是便有了泰山之重与鸿毛之轻的区别。翻开中国的史籍，无论正史，还是野史，于这一点前所未有地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性情或性格上来讲，吴应箕和阮大铖都是具有特质之人，与常人迥然有别，只是这种特质导致的结果绝然而异。吴应箕死得其所，重于泰山，而阮大铖却堕为奸佞，为后世唾弃和摈斥，就连他的籍贯也出现了“桐城不要，怀宁不收”的窘境。这个被后人称之为“急权势，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的阮大铖，也没有得到善终。据史料记载，顺治二年（1645）初夏，清军渡江，

扬州失守，南都（南京）陷落，阮大铖“华丽转身”。降清称臣之后，阮大铖被清廷授予内院职衔。他曾于帐前请命，愿为清军前驱，誓死效忠。于是，他一路随清军入闽，马不停蹄。终因水土不适，致使头颇生疮，面部肿胀，形容狰狞。长官劝其就地留守，以便养病治疗，但阮大铖报效心切，坚辞不允。他竟然说：“我何病？虽年有六十，尚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长官劝诫无效，只好让他带病南征。结果在翻越仙霞岭时，众将骑马扬鞭，独阮大铖自负逞强，牵马徒步而往，不甘示弱于年轻人，竭力表明自己无恙。不料“马抛路口，身踞石坐”，老命休矣。当时天气炎热，其尸首迅速溃烂，只得被人草草收殓。后人均不知其葬之何处，空留衣冠冢于故里，至今不显。

撇开人格品质和政治谋略，阮大铖委实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他的诗词、戏曲著作等身，刊刻多种，今犹存之。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诗名及其影响远在吴次尾先生之上。陈寅恪曾经论及阮大铖时说：“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章太炎也曾公允待之：“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少矣。潘岳、宋之间险诈不

后于大铖，其诗至今尤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四

1645年暮秋，池州秋浦河中游的泥湾山口。

吴次尾先生率领的抗清义军，利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自然天险，与前来围剿的清军展开了殊死肉搏战。此次固守泥湾山口之战，十分惨烈，湍急的河流，血水咆哮。不到千人的义军，被近万人的清军重重围剿，虽有天险可据可倚，终因寡不敌众，再加上秋浦河水位枯落，清军凫水而渡，不计生死，强行夺隘。面对覆灭之虞，吴次尾先生不得不下令义军撤退，逆秋浦河而上，重返故里，以求来日再战。可是，清军步步紧逼，义军节节败退。吴次尾先生被生擒于压气培，即今日石台县大演乡新龙村境内的乌鸦培。

10月17日，清军押解吴次尾先生前往贵池县城，准备梟首示众。中途，清军得到密报，有人将在进城的路上劫持吴次尾先生；如果劫持不成，就在县城的法场动手。于是，仓促之中，清军将吴次尾先生割首于鸡罩山下，携首级而往。而后，家人和亲朋百余口，以及义军将士，悉数被屠，血染秋浦。残阳如血，乌鸦横飞。

十月的天空本然灿烂，却因血色而

惧。吴次尾先生的首级悬于城门（城西秀山门）。百姓不敢近前，县城一片肃然。清军杀猴儆鸡，欲靖天下。

至此，不得不说说泥湾山口。

每次经过此处，我总想起两件事。除了上述 400 年前的那场可歌可泣的抗清战斗，还有 1959 年安徽省水利厅在此成立了“安徽省贵池县泥湾水电站工程指挥部”，利用泥湾山口的狭窄与险隘，兴建大型泥湾水库。

当初设计的泥湾水库总控制面积是 1113 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 49.7%；坝高为 75 米，总库容为 19.15 亿立方米，发电装机为 4 万千瓦，土石方 400 万立方米，是一个以防洪为主，兼以发电和灌溉的综合型大型水库。计划迁移人口 4 万人，总投资 2400 万。施工一年后，耗资 1500 万，终因经费困难，施工人员的生活无法保障，中途下马。

当年开凿的穿山导流隧道，仍然存于山体内部，被填埋的洞口至今依稀可辨；建筑的拦河大坝，虽摧毁，仍可透过清澈的河水历历可见坝基。据我走访与了解，当年的施工人员，甚至包括技术人员，均为人民政府专政下的劳动改造分子。时事艰难，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口粮供给严重不足，导致泥湾水库建设工地饿殍遍布山坡与河滩，因死伤或逃亡，劳力锐减。

五

2016 年 6 月 9 日，阴转多云。

同友人驱车前往吴次尾先生殉难处，凭吊。它地处山口施，大村落，至今仍有 700 余人口。不过，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子里只剩下留守老人与儿童。因为人口基数大，留守人口也不少，看不出村庄有什么明显的衰落。特别是在乡村超市的大树下，我们看到几位耄耋老人，坐在木墩上，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我们很容易加入到他们当中，彼此之间没有城市人的相互提防。只要说到吴次尾先生，彼此心里便有了无缝对接。

令我感到异常惊诧的是，他们一声一个“次尾先生”，没有半点的造作与装腔，恰如文雅地叙述家里某位已然仙逝的亲人。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温煦的感觉，仿佛文人与耿介之士的同病相怜。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山口施村的秀才施士端和施士谦感念次尾先生的忠烈，在其殉难地——鸡罩山下，捐立碑石，永志纪念。难能可贵的是，从这一年开始，山口施人为吴次尾先生造堂立塔，守碑护灵，夜夜点天灯，长明不朽——高高的灯塔，照亮了方圆十几里，即便远在长江边上的清溪塔，都能看到此处的灯光。一位年近九旬的施姓老人深情地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一边颤巍巍地举起右手，擦拭浑浊的泪眼。如此虔诚的守护，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即“文革”期间。灯塔以及周边设施均毁于“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可次尾先生的殉难碑，却一直由施寿洪老人冒着政治风险和体力的透支，坚贞不渝地守护着。即便一草一木，也不许他人践踏。据说“吴应箕殉难处”旁边有一棵数百年的“老虎刺”树，被人偷盗。山口施人一边报警，一边出动众多劳力，四处追寻，八方搜索，终于将其复归原处。遗憾的是几易根基，终而枯死。

在乡绅和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山口施村打算号召村民集资，再造灯塔，永续天灯。

如果次尾先生真的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异族他乡的拥戴而感激涕零，庇佑他们的子孙睿智昌明，永葆他们的家园富安康宁。

六

池州城西，夕阳西下。

我徜徉在楼山街上，时有时空错乱的感觉。明明知道城楼是前些年复建的仿古建筑，却老是觉得城楼上还悬挂着吴次尾先生的头颅——“头入郭门如生，三日不变”。

据史料记载，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在贵池县城北郊的百牙山上建筑了“二公祠”

（吴应箕和刘城），同时将城西街命名为“楼山街”。刘城和吴应箕（字次尾）都是池州老乡，他们于崇祯元年（1628）参与太仓张溥、张采等人组织复社，并于次年的吴江正式成立。复社将几十个文学或文艺社团联合起来，旨在“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它却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譬如召集天下有识之士，抨击明末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揭露科举考试的弊端，启迪民智，改良政治与社会。一时间，参加复社的社会精英之多（2250余人）、声势之大，历来罕见。十年之后，吴应箕又执笔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署名者多达140余人，包括顾杲、侯朝宗和黄宗羲等社会名流，齐力讨伐阮大铖破坏抗清保明的罪恶行径。

明亡后，阮大铖降清，兵权在握，大肆报复劲敌与仇人。吴应箕不得不逃往家乡，组织义军，与皖南兄弟部队联合抗清，誓死不当亡国奴。

1980年代末，我常坐乡村班车，进出泥湾山口，到县城约会女朋友。她家就住在楼山街的一处平民小院里。因缘机遇，让我更多地了解楼山街的前世今生。

前世有两点不能回避，一是楼山街出西门便是杜牧《清明》诗里的杏花村，我就在以杏花村命名的中学里教授物理课程，再往前就是真的杏花村遗址了——有杏花村古井圈等物证，还有旧城改造时挖掘的

唐宋瓷片为证；二是楼山街的名称已有百年，虽然改来换去，时时烙下时代的印痕，但老年人还是口口声声地叫着“楼山街”，偶尔夹杂“文革”的色彩，譬如“红旗街”“跃进路（现为长江路）”——每次踏上这片区域，总是想起街道的名称变化——楼山街、红旗街、杏村西街……除了文史工作者或爱好者以外，恐怕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楼山街了。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国寿录》里有关吴应箕的记载。据说他临刑前曾有三个要求：“起义自我，无与百姓事，我以身殉，诸可勿问。二曰，我有遗书若干藏某处，愿得付某生，勿并灾身后笔墨。三曰，我有弱女，已字某，未归，愿得吾目

前观其成偶。”其中之一三，乃属人性所然，而之二，却是书生所为，也是文人安身立命之本。遗憾的是，我们只闻吴应箕的英雄气概，却没有机缘读过他的著作，譬如《读书止观录》，以及传世 27 卷的《楼山堂集》——它们不知度藏于何处？

七

告别山口施村，我不时回首张望。

一列“和谐号”动车，风驰电掣，穿越古老的乡村，即将抵达另一座城市。

我突然驻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茫然无措。

—— J_A ——

涩涩甜甜 “珍珠婚”

秋 声

七年前的农历二月初二，是吴寒与霄霄喜结良缘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年也叫“珍珠婚”。

这个良辰吉日是吴寒他岳父岳母定的。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吴寒没问，长辈也没说。不过老祖宗有个说法叫“二月二龙抬头”，讲的是一种节气和农耕上的事。也有说“二月二龙抬头，鸿运当头”。岳父岳母是否有此意，吴寒不好揣度。不过，在吴寒他们老家，“二”是个吉祥数，喝酒划拳叫做“两相好”！而选在二月初二，可以理解是成双成对，和和美美。这应该是长辈的期望和用心……

吴寒长霄霄六岁又六十六天，正巧“666”，真是天作之合……

从前三十年的和美景象看，这数字真的吉祥……当然，这样说或许过于唯心，如果仅靠一组数字可以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命运，那么人们就都去拼凑数字而忽略奋斗了……

一

吴寒与霄霄都是生长于山区的普通

家庭。而吴寒出生的地方山更高路更陡。人是应该相信机缘的，或许是上苍早有安排。吴寒的哥嫂与霄霄的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又是邻居。平日，兄嫂没少拿着弟弟的照片、家书和发表的文章在左邻右舍同事面前夸耀。无意中或许某日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就让一只彩蝶飞进了心怀……

那年霄霄刚考上一所知名的师范学校，正要去报到。而吴寒不早不晚这时候第一次回家探亲，就在这四目相对碰撞出了火花。一个回家对哥嫂神叨叨地说：“你们这个小山村竟然有个挺有书卷气的姑娘嘛！”一个回家对父母羞答答地说：“刚才在河边碰见一个挺英气的军人……”

可能是天借给了吴寒的胆，第二天，吴寒便跑去对门，塞给姑娘一张纸条。姑娘打开纸条一看，是四句诗——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虽然我们彼此不曾相识，
但内心燃烧的火已经告诉我，
我等待和寻找的就是你”……

不仅诗文热辣抓心，还有一手遒劲有力的钢笔字，看得姑娘是脸红心跳，赶忙

折叠起纸条揣进衣兜。

之后，一个回边防，一个进课堂，也就从这天起依赖鸿雁在千山万水间往来传书，一传便是一千六百四十几个日夜，直到鸿雁把第三百六十五封情书传到姑娘的手里，他们牵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那时候作为大山里的一个姑娘能考进师范学校，就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了，是真真切切地小山村里飞出的金凤凰。而吴寒这时却还是千里之外东海前哨的一名普通士兵。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作为在当地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向她上门求婚者踏破门槛，其中当然有不少优秀青年。但吴寒这个身无分文的穷酸士兵早已像一只系在姑娘心灵上的铃铛，紧紧拴住了她那颗纯净无瑕的心……

吴寒虽然不是倒插门，但婚礼却在女方家举行的。当晚的婚礼上还有一个插曲：当酒席行将一半时，整个山村突然停电了。好在岳母早备有蜡烛，使得酒宴没受太大影响。但吴寒父亲的脸却突然沉了下来，问其缘由，原来桌上点的蜡烛是白色的。正当岳父岳母不知所措的时候，略显机智和见识的吴寒站了起来，对着父亲说：“我岳母办事很是周到，现在城里人婚礼都兴白蜡烛，象征祝福新郎新娘白头到老！”一听说“城里人都兴这个”，父亲的脸变得灿烂起来，满堂客人跟着笑声朗朗，觉得这蜡烛的光芒比之前的电灯更加

亮堂……

回部队的第二天晚上，部队领导和战友又在营区旁边的小饭店为吴寒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新婚仪式。部队领导把仅有的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让给新郎新娘当婚车，而所有的师团首长却挤在一辆雷达工具车里赶去饭店。那天就为祝贺吴寒这个小战士的新婚之喜，部队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各科科长都来了，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长来了，当地市军分区的政委、政治部主任也来了……新娘虽然不知道这些首长的官到底有多大，但脸上已经浮现出了灿烂的光芒……

酒宴后，吴寒对新娘说：“虽然这么多首长来参加咱们的婚礼，其实我还只是一个士兵，而你是一名师范生，是一名教师，你不后悔吗？”新娘用手捂住吴寒的嘴不让他继续说……

二

婚姻是生活，而不是童话。当绵绵爱意与油盐酱醋和孩子奶瓶尿布撕扯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的人生梦想与周边一双双势力眼碰撞的时候，爱的天平是否失衡，是检验爱情的试金石。

婚后当年的深秋，吴寒夫妇有了他们的宝贝儿子。在给他们增添了喜悦的同时，也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压力。他们从结婚到

生子，经济上没有任何外援，每一个铜板都是他们的血汗……那时吴寒就几十块津贴外加一点零碎稿酬，妻子拿的也是在老区一点微薄的教师薪水……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吴寒和妻子只好勒紧裤腰带。一度吴寒是一日三餐咸菜就馒头，按月把工资交给妻子……妻子带着孩子在异地不得不请一个阿姨，那点收入的确捉襟见肘。于是十元用完用五元，五元用完用一元，一元用完了用毛角分币，毛角分币都用完了就卖国库券……

作为军人家庭，那些年小夫妻聚少离多。平日里上街买菜，妻子总是一手挽着孩子一手挎着菜篮子，一分两分地与菜农讨价还价，骨子里的那股子尊严，此刻已放至最低。孩子半夜感冒发烧，双方父母亲人都远在天边，妻子只得冒着大雨一人抱起孩子，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医院敲开急诊室的门……

之后吴寒虽作为“特别优秀的战士”被破格提干，但还是居无定所，生活依旧窘迫，并没有兑现当初承诺的“我或许不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但我能给你快乐幸福”。于是，结婚七周年纪念日那天，吴寒写了篇《水仙泪》的短文，暗喻自己心里对妻子的愧疚……但妻子霄霄从不言苦，即使遇到各种困难或在恶劣的环境下，也总是用笑脸去迎接明天的太阳……

于是，一直有写春联习惯的吴寒，那

年春节写了一副春联贴在门口：

上联：“千里山路情侣共心踩平沙与砾”

下联：“一孔寒窑夫妻同乐躲过雨和风”

横批——

“以苦为乐”。

这副对联贴在江南一座名城的军队大院那个简易宿舍的门口，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三

富困于情，贫困于钱。当这两者都不成立的时候，是不是情侣之间就“平安无事”了呢？

夫妻因为唇齿相依，就免不了磕磕碰碰。有些夫妻就为家务上的谁多谁少问题，打得头破血流。相反，你把它作为一件快乐的事情去做，你就是快乐的。

谁说“男子无能，锅碗瓢盆”。吴寒却说“男人能干，一桌好饭，男人勤劳，养花种草……”吴寒家的家务没有明确分工却井然有序。吴寒喜欢烧饭弄菜，他把菜刀与砧板碰撞和勺子与铁锅碰撞的声音，当作一种悦耳的器乐，把妻儿争相享用他所做的饭菜，作为给他的一种犒赏。而每次当妻子夸赞，说特喜欢观赏老公培育的兰花尤其爱闻兰花发出的芳香时，吴寒的

心便无比荡漾……

妻子霄霄更是贤德之主，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在单位把三尺讲台的职业做得风声水起人见人爱，还是“上海市园丁奖”获得者。在家，从锅台到地板，从衣柜到碗橱，她就不容灰尘有藏身之地。她把读书、扫尘和浆洗作为最好的健身和娱乐……“女子高洁，厅堂清洁”，这是吴寒对妻子的评价。“看人衣，知人妻”，这是吴寒周边朋友的评价。妻子有一大爱好，就是拽着吴寒上街为他买衣裳。每次当一件合体的衣服穿在吴寒的身上，妻子目光中所流露出的眼神，好像比穿在自己身上还光芒。平时，几乎每天丈夫出门前，她都得把吴寒周身打量一番，不过她的眼关，决不让他出门。于是，吴寒的同事常常夸他“天天山清水秀”。曾亲耳听到一位部门领导在吴寒的领导面前夸奖说他“每天穿得像外交官”……吴寒的心里自然感激妻子……

四

夫妻毕竟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前些年流行一则笑话，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他人的钱袋装进自己的口袋；二是把自己的脑袋装进别人的脑袋……”

关于这个问题，第一点，吴寒和他的爱妻彼此都做到了。他俩的工资收入不分

彼此，从不担心用于移情别恋之类的……

这第二点是最难的。过去总听人说“夫妻同穿一条裤”，“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同穿一条裤不难，无非紧和松一点的问题。同进一个门更容易，无非门窄时谁先谁后的问题。但要始终把两个人的思想拧成一个模式，就难了。这就考验一对伴侣的相处艺术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火药味变成艺术的火花，一句话“求大同存小异”。当下也有个说法叫“家不是课堂更不是战场，理辩清了，情辩淡了……”

于是，包容，相互包容，是调养情侣之间最好的方子。比如生活习惯和作习方式，男女本身就各有不同。男人晨练健体，女人赖床养颜，这是吴寒和爱妻的生活习惯。

通常，吴寒六点起床（这是军队几十年刻下的生物钟）。在小区旁边的公园跑上一小时，走进菜场买好小菜，回屋里将早点做好。这时，吴寒喊一声“宝贝”（妻）起床吃早餐。早餐后洗衣、拖地、扫尘，交水、电、煤、话费等等这些家务事，就由妻子一人包揽了……

这时吴寒便成了少爷一般，在书房或看书或习字或写作……有时吴寒看着妻子一人忙乎着有些不忍，想去搭搭手。妻子却嫌丈夫干不好，让他该干吗干吗去，好像这洗洗涮涮抹抹擦擦的活就是她一个人

的事……

吴寒对自己身上的毛病心知肚明。虽然平时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但是官没多大，应酬却不少；读书不多，却满身文人酸味；不喝不醉，一喝就醉，义气豪气加酒气……斑斑“英雄”史留下笑话无数，没有妻子的极力包容，肯定硝烟四起……

这是生活方式的包容。再讲思维和家庭管理方式。吴寒的一位老领导一次说笑，说一位“妻管严”丈夫，平时和老婆意见相同时听丈夫的，和老婆意见不同时听老婆的。老领导说者无心，吴寒倒深受启发。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你高我低，我对你错，又不影响共产主义进程，何必非得弄清子丑寅卯。孩子小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会为教育方式的问题，相互争执几句。自从孩子懂事独立后，老夫妻俩相互依存，好像话题总能一致，诸如大至国内经济国际风云，小至进影院看什么大片……尤其对待金钱名利的话题，情侣之间总是风轻云淡，常常仅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便相

融于心亦化云外……

虽然，这个小家依旧清贫，但他们却很“阿Q”，总自觉很富足……吴寒常说“幸福指数的高低与房子的大小并无关系，夫妻恩爱的程度与家庭存款的数量并非等号……”

又一日，吴寒正看着一篇介绍徐志摩的文章，他转身递给妻子，说：“亲爱的，我纵有千般才情，也注定成不了徐志摩一般的诗人。你看人家徐志摩对美女才女是见一个爱一个，而我终其一生只爱一个女人……”

妻子听后瞬间发出“咯咯咯”的一阵笑……

妻子天生一副甜美的嗓子。吴寒最喜欢看她笑的模样，听她笑的声音，每当听到妻子那银铃般的笑声，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像被煮化了一般……

（文中夫妻为化名）

—— J₄ ——

再次面对苏轼

吴建国

一

宋仁宗继位后，定年号为“嘉佑”。公元 1056 年是嘉佑元年。这一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 19 岁的苏轼和 17 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进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初到京城，苏洵便拜访了如日中天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苏洵的文章后，给了赞许。嘉佑二年（公元 1057 年），苏洵和两个儿子同时参加科考，结果父亲落榜，两个儿子同榜及第，轰动京城。

这一场科举考试，考出了一个文学家的群体，史料中说，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这几份试卷上的好文章后，误以为都是自己的学生，为了避嫌，有意让出了前三名，这样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之后，排名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这三个人中只有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苏轼、苏辙兄弟俩错失状元，但以后，苏氏兄弟包括曾巩，竟成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个。

一般说来，大诗人、大文学家几十年、上百年出现一个。在北宋这个时代里，

晏殊、李清照、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秦观等伟大的文学家，都集中在一个时间段里，是极其少见的。欧阳修更多关注苏轼的诗词文章一定是这次科考之后，他预见，苏轼他日将独步天下，他在给诗坛宿将梅尧臣的书札里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成语“出人头地”的原来句式是“出一头地”。

二

苏轼（1037—1101 年），别名苏东坡，字子瞻。苏轼和弟弟苏辙同时中进士后不久，他们的母亲过世，直到嘉佑四年十月守丧期满返回京城。因准备制科考试，苏轼没有去任职。这是朝廷选拔“非常之才”而进行的考试，嘉佑六年，在制科考试中，苏轼的成绩为“百年第一”！后授大理评事（正六品），签书凤翔府判官。就是这个时候，苏轼“走上了领导岗位”，时间是公元 1061 年。

从京城到凤翔（今天宝鸡市），距离1500里。离京赴任，苏辙送兄嫂八十里，难舍难分。目送兄嫂远去后，苏辙才骑马往回走。远去的苏轼也不时勒马回望。时值隆冬，这样的分别又有太多的喻意。这是他们兄弟俩第一次离别，就是在行路中，苏轼给弟弟写了一封信：“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很快，苏轼收到了弟弟苏辙的信，是一首诗，《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骝马但鸣嘶。

渑池是他们进京赶考的时候借住的地方。苏轼回信，也是一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氏兄弟最早的诗歌作品。两首诗对仗工整，表达的情感真切感人。更让后人不能忘怀的是，汉语成语词典，有了“雪泥鸿爪”这句成语。

在凤翔任期满后，苏轼回到京城，因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和弟弟苏辙扶柩还乡，守孝三年。当苏氏兄弟返回朝廷的时候，宋王朝正迎来王安石的变革。

个种缘由和利益关系，朝廷内外各级官员都卷入了这场重大的变革之中，有坚定支持者，也有竭力反对者。苏轼对这场变革的态度，由理解、支持到反对，可能与欧阳修、范镇和司马光等人都有关系。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为王安石变法派不容，后苏轼主动请求出京任职，被授杭州通判，开始了后人评价中的贬斥之路。

从熙宁四年七月（1071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任职的地方有杭州、密州、徐州。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任职湖州，到任后，他给神宗皇帝呈上《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

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苏轼这份《湖州谢上表》，表达的是他真实的心情，文中有对时政不满的意味，但更多的还是常规的公文格式。由于苏轼当时是文坛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文章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不利。在神宗皇帝的默许下，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和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文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

有人上奏皇帝，要处死苏轼。

这个案子拖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神宗皇帝下旨，将苏轼贬往黄州，官位降为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且无权签署公文。兄弟苏辙因保其兄，降职调到瑞州，任筠州酒监。

三

在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

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城，二月初一到达黄州。黄州在今天湖北省，长江北岸大别山的南麓，团练副使这个职位没有实权，此时，苏轼穷困潦倒，精神空寂。好在地知州热情相待，经常送好酒、米面等给苏轼。黄州贫瘠，加上朝廷从精神上对苏轼的摧残，从道理上讲，苏轼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但是，

苏轼正当盛年，情思所系，到黄州不久就写出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苏轼游赤壁后，写下了《赤壁赋》，三个月后，再写《后赤壁赋》。后人评价说，这是苏轼与自己过去思想的碰撞，是对生命的反思。似乎就在同时，苏轼三咏赤壁，成就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在黄州四年多，作诗约220首，作词66首，作文170篇。这样的状态下，苏轼在艺术上的成就，称为中华文化中难得的文化现象，值得后人研究。南宋诗人陆游评价说：“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之后，苏轼的轨迹为：汝州—常州—登州。路过庐山，苏轼写成了《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元祐元年（1086年），十岁小皇帝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太皇太后高氏摄政。这是苏轼在政坛上的高光时刻，但在文学上，却是缺少了光彩。在担任翰林学士制诰期间，苏轼起草了大约800道圣旨，大都引经据典，无不铿锵有声、简练精巧。然而，朝堂上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哪怕苏轼在这期间的官位很高，官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由于不会拉帮结派，苏轼渐渐成了反对派的障碍和攻击的目标，而原来信任苏轼的司马光，也因为新法存废之事而产生不同意见。

苏轼走上了新的贬谪之路。

在惠州：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至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

在儋州：绍圣四年（109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

哲宗皇帝使用第三个年号后，25岁的宋哲宗驾崩。新帝登基后大赦天下，苏轼被允许北归。北归的路上，苏轼已经染病。到达今天镇江的时候，苏轼写成了《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绩，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一天

是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中旬，距离苏轼的生命终点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四

读苏轼的诗词文章，十分明显，就是与“乌台诗案”为时间线，从被贬黄州开始，苏轼最好的作品问世了！这里存在着两个悖论，一是宋朝这样“言而无罪”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乌台诗案”？二是苏轼遭受到如此重大的打击，被贬之后为什么会“诗如泉涌”？

今天的学者认为，苏轼被贬黄州，是一个文学家走进绝境后的自然反应。那么，苏轼在黄州，是人生绝望的境地吗？人在绝望的境地，会激发艺术的创造力吗？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苏轼初到黄州时的情景，很难理解苏轼初到黄州时内心的感受，很难体会他从朝廷要员、文坛骄子到“不准擅离该地，且无权签署公文”的团练副使的屈辱。张承志说：人在绝望的境地行为是奇异的。今天的人怎么理解苏轼的绝望呢？

苏轼虽然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担任团练副史，这个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就是苏轼被贬的年代职位降至八品，但这个职位还是朝廷的官，俸禄还是能够养活全家，生活起码比当地的百姓富足。最为关键的是，苏轼没有死亡的危险。“乌

台诗案”后，对苏轼的打击，我们今天看到主要是他生活的环境变得恶劣，但对于苏轼的才情没有受到影响。他对时政的批评没有了，但诗词中的情绪表达还是完整的，在黄州，苏轼创造了他的艺术高峰。苏轼的时代，是很少会考虑自己的写作对皇帝和皇权造成的影响，或者说因为写诗词文章而被处死。这是在宋朝，在宽松的状态下进行的写作。苏轼被贬黄州，他是

带着情思和率性，带着才情和深邃的眼睛走在大地上的。

再次面对苏轼，我们体会到，死亡才是人面临的绝境。苦难的背景里，再多的无奈和无助，只要生命在无忧的状态，人的创造能力就不会消失。这可能是苏轼被贬之后的生活状态：物理意义上的人是存在的，思想意义上的人就能创造出辉煌的艺术。

—— J·A ——

76 载峥嵘岁月情

丹 孃



徐彭寿和 94 岁姑妈许莎青

2024 年金秋十月，我们家迎来了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尊贵客人。他是来自大连的一位老革命徐彭寿叔叔。

我曾经在父亲许振苏留下的一部手稿里见过这个名字。那是 76 年前，父亲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那个特殊年代里发展的第一位地下党党员。而那份手稿是我的父亲用尽生命最后一份力气写下的回忆录，真实而详尽。

1946 年，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血雨腥风、和平与战争的剧烈角逐的年代。大时代的热风把我的父亲，一个 14 岁的少年过早地催熟了。第二年，年仅 15 岁的我的父亲，因为受萧军小说《八月的乡村》

的影响，萌发了要当一名救国救难革命者的理想。正在上海三育中学念初中的父亲结识了年长他三岁的同班同学徐彭寿，并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有一天，父亲对这位好朋友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里话：“我想找共产党，你知道怎么能找到他们吗？”徐同学回答道：“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我知道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于是，他向许同学道出了自己的舅舅就在四明山新四军里的小秘密。这个消息迅速点燃了许同学理想的激情，很快，他带上好友的亲笔信，从上海悄悄出发向浙江余姚的四明山挺进。15 岁是一个男孩处于青春懵懂的年龄，好幻想易激动。怀揣革命的理想

想却不顾家人的担心，去找寻自己心中的目标。然而，白色恐怖下，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荆棘之路，越靠近四明山，国民党特务的岗哨就越多，检查也越严。眼看快查到自己了，他灵机一动躲进附近的一个茅房，把介绍信快速丢进了茅坑。就这样，连夜坐上长途汽车又返回了上海。四明山之行失败并没有打消他找到党的念头，而是更加积极地自发行动。然而，一些过激的行为遭遇校方劝退，于是转学进了上海南洋中学。当时，这所教学质量颇高的名校并不风平浪静，亦存在共产党与三青团争夺学生的暗中较量。年轻学子们经常在周末组织“团契”活动，内容有文艺演出也有学术演讲，作为学生中积极分子的许同学很快引起地下党的注意。于是，父亲被秘密发展为南洋中学的第一位地下党党员。几十年过后的今天，许振苏的名字连同第一位学生党员的身份被清晰地收录在南洋中学的历史档案中。入党后的许同学秘密地发展了已不在一起就读的徐同学加入共产党。我们都知道，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地下党都是在秘密战线里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的历史上，“15岁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特别多。父亲的社会身份是一名中学生，但另一个秘密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党员。有了革命的思想，就要付诸革命的行动。后来在南洋中学的一次活动中意外暴露了身份后只能

快速转移。时间到了1948年，上级党组织派他和另外四个党员同学考进复旦中学。父亲任支部书记，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党员，壮大党外积极分子的力量。复旦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既要保证白天上课，努力学习，又要日以继夜地工作，赢得同学们的尊敬和信任，进而打开局面。吸收一批进步同学成立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又以开办义务教学、办油印刊物、演戏、串联谈心等形式宣传启发大众。这期间也发展了一些徐汇、培真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复旦支部共发展校内校外党员49名。1949年年初，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的步步紧逼，解放上海的炮声隆隆传来。当时的复旦中学是上海学运的一个重要据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肩负着保存党员实力，发展进步力量，组织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保证大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的重要任务。有一天，父亲接到上级通知，接受一位重要领导的召见。事后才知道，他就是区学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而那次召见，正是为了迎接上海解放。上级领导打算把建立西区人民保安队的中心放在当时地下党力量较强、进步学生运动较活跃的复旦中学。最后的五个月，大家团结一致，生死与共迎来了上海的解放。现在回想那段历史，就是父亲一生追寻革命理想的高光时刻吧。

这次上海见面，我好奇地询问徐叔叔，你们那时候年纪轻轻的干地下工作都做些什么呢？他告诉我：“你父亲在南洋中学时，我已经开始进一家染料厂当学徒了。只是当时那些微薄的收入很快都被你父亲要了去做了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你们家是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你知道门口的那个汽车间是干什么的？就是我们印传单印小报的地方啊，我经常负责秘密送报送传单的。”我们家的老宅位于极司菲尔路75号，和76号汪伪特务机关成了对马路的邻居。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进进出出的人员特别容易引起敌方的注意。徐叔叔告诉我一个细节，为了避免危险发生，我们家门口一直放着两块砖，竖着说明安全，如果横着就是有情况。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经过我家大门，一眼发现了横着的砖就立刻继续直行了，骑了一段路后和当时只有13岁已参加革命活动的我的三叔叔相遇，互相对接了情况。

徐叔叔的此次上海之行，想完成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希望能去父亲的墓地看望。于是，我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驱车前往。已经95岁高龄的徐

叔叔从轮椅上站起，缓缓走向父亲的墓碑，喃喃地对着父亲的照片哽咽着：“我来看你了啊。”曾经风雨同舟的战友，跨越76年的今天在此相会。是喜还是悲？父亲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徐叔叔望着一旁爷爷奶奶的墓碑，又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他说：“你奶奶年轻时就是一位美女，她一直喜欢叫我小老乡，你姑妈还送过我一把她画的扇面呢！”

徐叔叔深情地回忆着那段过往的历史。“假如你父亲不是因为被打成右派遭了那么多罪，健康那么差，他本来应该有个完美的人生。他天资聪慧读了很多书业务能力又强，‘文革’后我帮他办理来大连工学院进修，就是想留住他共同参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的。”一起叙旧是满满的不堪往事。

过了几天，我又安排了徐叔叔和如今已94岁高龄的姑妈见面。老友相逢，道不尽的沧桑岁月，聊不完的故人情怀，姑妈还特意为徐叔叔画了一幅松、竹、梅三友图的国画。2024年的金秋十月，因徐彭寿叔叔的到来，在我们流失的岁月里又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 J.A ——

（本栏责编：路 明）

放风筝

詹政伟

接到那个电话时，陆东真惊呆了，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听到妈的哭声，妈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东真啊，妈不想活了，真的不想活了……

陆东真心烦意乱，妈，你不要哭，你和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爸丢下我，跟着那个狐狸精走了！……我找不到他了！这个杀坯，到底躲在哪里呀？妈哀哀地哭着。

东真，你回家来看看！快点回来啊。妈小声地恳求。

陆东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缓缓地合上手机盖，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

手机又一次发出了清脆悦耳的铃声，他清楚这是谁的电话，但他一点也不想接，他就听任那铃声在空气中悠扬地飞来飞去。

这个老变死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居然要跟那个女人走？！他想不通。那个女人陆东真当然认识，他上大一那年，爸带着她来学校看过他，爸让他唤她高姨。

她和爸是一个单位的。高姨不漂亮，甚至有些难看，他对她有些印象的是她的身高。她大概有1米75、76吧。1米62的爸和她走在一起，就像她拎了一把大茶壶。当时，他不会想到她是爸的情人，只是以为爸和她一起出差，捎带着来看看他。他也理解爸的心思，有机会总是想炫耀一下的，儿子毕竟考到了北京，而且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直到上大二那年回家过年，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上，妈用愤怒的声音责骂爸时，陆东真才恍然大悟，那个高姨和爸好了几年了，他们总是变着法儿在一起。

陆东真回家过年，原本是开开心心的，让妈的眼泪一搅，他的情绪一下恶劣起来，他在饭桌上抛了一句话给爸，你要和高姨好，你就出去，干脆和妈离婚得了！老是偷偷摸摸的算什么名堂？在家里吵吵闹闹又算什么名堂？！

做爸的让做儿子的一阵奚落，脸上就有了羞愧之色，他嚅嗫着分辩，其实，我

和你高姨也没什么，都是你妈多心了。你放心，我是不会和你妈离婚的。为表示自己说话算话，他还特意找来了一张纸，在纸上写下了若干保证不离婚，如离婚财产归对方、儿子也归对方之类的文字，然后郑重其事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妈像得了上方宝剑似的将那张薄薄的纸收好，她对儿子的果断表示由衷的谢意，说，东真，你要和妈的心贴在一起，我们这个家才会完整。

陆东真满不在乎地夸下海口，有我，你怕什么？

妈喜极而泣，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了。

事实上，陆东真才懒得管爸妈的事，那一阵子，他的心思都在一个叫王芳芳的女同学身上，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样得到她的欢心。虽然有时候，妈在电话中会说起那个高姨，用的是咬牙切齿的声音，但陆东真不会放到心上去，他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他只会安慰妈，妈，算了，等我毕业了，我把你接过来，你就不用再怕了。

手机响了一次又一次，陆东真烦了，想把它关机，但又怕妈责怪。他索性让它响着，造成一个人和机分离的假象。他插上耳机，听起音乐来了。但听是在听，却老分神，眼前浮动着爸和妈的头像，他们像两只斗鸡似的对立着，似乎一触即发……

“砰砰砰——！”有人把寝室的门撞得山响。陆东真起先还以为是幻听，但接着而连三的敲门声把他惊醒了，赶紧拔掉耳机，过去开了门。

这个时候会有谁来呢？因为正是上课的时候，整个校园里都是静悄悄的。门一开，王芳芳像阵风一样刮进来，看到陆东真睡眼惺忪的样子，她怒目而视，陆东真，你有毛病啊，打你多少个电话，一个都不接，你什么意思？不想去了，是不是？人家在冷风里吹了多长时间了，你倒好，舒舒服服睡大觉……

陆东真暗暗叫苦，他一直以为电话是妈打来的，一看手机，那上面真的都是王芳芳的手机号。他努力装出一副笑容说，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他只能用这个借口。他想自己让妈弄昏头了，今天原来说好了和王芳芳一起到一家公司面试。妈的电话一来，他把什么都忘了。

王芳芳的火气还是很大，陆东真一声都不敢吭，只能低着头，像个小太监似的嘿嘿嘿傻笑着。

王芳芳火气发完，冲着他嚷，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过去？！

陆东真把头点得像风中的茕茕草。

如果我不考到北京来，我会怎么样呢？陆东真有时候躺在床上，会盯着天花板问自己，可他给不出答案来，因为那已

经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依他目前的人生经历来讲，记忆最深的当然是考上大学那阵子。那是2014年，他从江南一个县级市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

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师同学……所有相识的人都为他的高考结果祝贺，他也沉浸在一派幸福中。事实上，从一进入大学的门，陆东真也确实享受着这种幸福。当时，他爸妈还在东奔西跑为他办理入学手续时，他就和一个和他同寝室、来自湖南的同学方大进说，哥们，你看过我们学校的健身房没有？那真是个好地方，我们去练练，怎么样？方大进显然也被大学校园里的气氛感染着，他欢欣鼓舞地说，好，我们去看看。这一看，他们就把自己投身进去了。

大学四年，对陆东真来说，就像放羊的四年，那四年让他充分感受到了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放松，什么叫随心所欲。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整个中小学时代是多么得暗无天日，简直白活了。他把自己的这种行为归结为释放。

是的，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没有痛痛快快地玩过，除了念书，还是念书，念书成了他的全部。他天资聪明，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他的功课想不好也难。那时候，他心无旁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跳出那个叫他郁闷的小县城。你想想，在一个走

几里路就可以碰到十来个熟人的地方，你能指望得到自由？他就是想飞，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想做的事是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但他依稀有种感觉，自己喜欢着的东西一定在远方。当然，他喜欢学习，也不是对学习有兴趣，实在是想给家里人争点脸面。他爸的兄弟姐妹特别多，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喜欢读书，他们把读书都看作世上头等的难事，他们最乐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挣钱。陆东真的爸是个例外，本来他也是一个不喜欢念书的人，但一个偶然的机，让他意识到读书还是一件很要紧的事。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退休了，谁接他的班便成了头等大事。爸那时也是个候选人，他在建筑工地工作了二十来年，技术是很过硬的，担任着副经理的职务。大家一直以为这个职务非他莫属，但后来当上经理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一个徒弟。那徒弟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毕业于省里的一所建筑学校。爸当然有情绪，上面把他找了去，说，你输就输在没有学历，一个初中毕业生带领一个公司，从长远来看是欠缺的。爸说，搞建筑又不是搞学问，要的是经验。上面的人笑了，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你有道理不一定就得听你的，因为这一次我们想要有学问的人，不要有经验的人。爸被他们说得无地自容，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个

学历出来。爸很努力，他通过自学考试，还真的弄了个大专文凭，而且此后凭着这张文凭跳槽到了建设局，成了一名吃皇粮的公务员。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意识到读书对改变人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对陆东真比较严厉，喜欢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激励他——现在拼一拼，忍一忍，到了大学，你就可以放松了。

那句话，陆东真听得耳朵皮上都可以起茧了。当然，单单靠爸妈的督促，还不足以他自觉学习，造成他刻苦学习的动力说出来让人有些匪夷所思，他的那些伯伯叔叔们都比他们家有钱，有些看不起他家的味道，言行举止都表示出即使陆东真努力学习，也不过如此的架势。妈恨得牙齿痒痒，说，你们别狗眼看人低，有朝一日，等我家东真有出息了，气死你们，你们挣的都是小钱，我们家东真以后挣大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陆东真再不用功，似乎有些对不起爸妈了。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现在暂时不玩，等到了大学里再玩。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等到顺利考上清华大学，他对自己说，好好玩一玩吧，要把以前的损失全补回来。

他的第一个玩物是篮球，从初中一年级起，他就如痴如醉地喜欢上了美国NBA，很多次想放下书本去看球赛，但他压制住了这种欲望。而把它放到了若干年

后的大学生活，大学的四年里，篮球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他几乎每天都要玩上几小时，没有球赛，他甚至可以一个人在篮球架下玩，一直玩到筋疲力尽为止。他的第二个玩物是滑板。穿上有型有款的“韩哈”服装，的确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如果再加上快速滑行着的滑板，那整个人像要飞起来一样，那感觉真是爽。第三个玩物是爵士鼓，留着披肩长发，像真正的音乐人一样敲着爵士鼓，那种神气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可玩的东西是那么多，而且老是在翻新，可以这么说，在那四年里，凡是流行什么，陆东真就玩什么，他像玩疯了，心怎么收也收不回来。

当时，他的同学都说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玩兴极重。陆东真仔细想想，觉得自己还真是这回事，自己确实晚熟，本来应该出现在童年时代的贪玩心理一直压抑到上大学才彻底释放出来。

到大三那年，连和陆东真一起很玩得来的方大进也开始收心，而把心思花在学业上，他有些害怕地说，这样下去恐怕要毕不了业了。这有什么？陆东真不以为然。方大进说，你是有钱人，无所谓，你家里会供着你的。我可不行，至少我得用学到的东西混口饭吃。一直到这个时候，陆东真才感觉出事情的严重性，他想毕不了业，那不是闹着玩的。他稍稍把玩心收敛了一点，转而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业。

混个毕业，再在北京找份可心的工作。他那时是这么打算的。

妈不屈不挠地打着陆东真的电话，他终于失去了耐心，接听了。妈在那头说，东真，怎么不接电话？

陆东真没精打采地打了个哈欠，刚才在面试，把手机留在外面了。

情况怎么样？妈问。

不知道，还行吧。他懒洋洋地说。其实，他心里清楚，这一次又没戏了。这倒不是说别人对他的面试不满意，而是他不满意这份工作。有什么意思呢？月薪5500元。亏他们想得出来！虽然那个主考官多次提醒他只要努力，薪水以后会增加的。但他还是提不起精神来，堂堂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居然为区区的5500元折腰，那的确是很可笑的事。可他不想当面顶撞那个主考官，而是微笑着说，让我考虑考虑。

妈着急地问，到底怎么样？陆东真心烦意乱地说，等会儿我再打你电话。现在我有事。

当他打开那扇面试室，向大门那里走去时，他一眼就看到了王芳芳，王芳芳的眼睛一错不错地停在他身上，怎么样？她迎过来，神情急切地问。

还行。陆东真皱着眉头说。

他们什么态度？王芳芳继续问。

好像对我比较感兴趣。陆东真说。

乌拉！王芳芳跳起来。她高兴了一阵，马上又说，我现在要到我舅舅那里去，让他再出面帮我说说。她火烧火燎地跑开了。哎。有什么信息，马上通知我。我好早作准备。

神经病！他冲着王芳芳欢天喜地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对这个他曾经魂牵梦萦的女孩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应该说，不喜欢的成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怨恨她老是像赶鸭子一样把他赶到东赶到西，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他能找到一份好职业。他也不是不想找好职业，但好职业哪是这么容易找的，得慢慢来。每次看到她猴急的样子，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还研究生呢，整个的一个卖玉米棒子的农民意识。她带着他赶了多少的场子，可哪一次成功过？她不能拉到篮里全是菜啊！

和王芳芳相识是上大二那年，她是低他一届的学妹。那次他是作为学哥去迎接新生的。碰到娇娇小小的王芳芳在东张西望，以为她是外地来的，便热心地上前替她拎包拿行李什么的，边走边向她介绍北京的景点。谁知还没等他说完，那女孩就指出了他的几处错误。他很奇怪，说你怎么这么熟啊。王芳芳莞尔一笑，说，我是土著，怎么会不熟？陆东真红了脸。他真是自作多情。把王芳芳送上校车后，他

马上就离开了。以为从此就和王芳芳互不搭界了，谁知他们又一次在网球场上碰面。王芳芳是个网球运动爱好者。看到陆东真，她老远就喊，学弟，来，过过招。几场网球下来，两人找到了感觉。随后便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一起。那是他们两个人的初恋，彼此都很珍惜。

王芳芳是正宗的北京人，都好几代了。那时候，陆东真睡梦里也要笑醒，你想想，一个外省人找个正宗北京人，容易吗？那些京片子，都是眼界甚高的家伙，动不动就讥笑他人，明明是一个丑小丫，也把自己搞得像公主一样。那也没办法，像狗一样，也得讲究个出身问题、血统问题。陆东真起先以为王芳芳和自己一样，也是把玩当作上大学的角色的角色，因此，便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死心塌地地陪她玩。当他快要毕业时，他突然发现，他的王芳芳不但会玩，而且还会学习。他傻了眼。那时候，他老想着一个问题，毕业了，我和她该怎么办？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每年的夏天，他都可以看到许多伴侣分道扬镳。他那时特别害怕他们俩的恋情也会受到狙击。生怕一离开学校，他们俩的缘分也到此为止。那时候，他狼犬一样四处狂奔着找工作，他只有一个念想——留在北京，留在北京，才有可能继续和王芳芳的恋情。2018年那年的就业形势应该算不错的，但要想留在北京，而

且是不错的职业，那就显得难了，陆东真因此失掉了好几个机会，有好几家待遇相当不错的大公司向他发出了邀请，挥动了橄榄枝，可陆东真连心动的感觉都没有。因为那些大公司都不在北京，有的虽然总部在北京，但需要人的地方却是分部，分部又在遥远的东南西北。他想，我怎么能离开北京呢？离开北京，不仅仅会失掉和王芳芳的爱情，还会让他觉得不自在，没有本事留北京，那干吗要考到北京来？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生怕被人看扁了。

2018年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时，陆东真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接下去该怎么办？他觉得很茫然。

这一年的春节他没有回家，他的理由是想报考本校的研究生，需要复习功课。他撒的谎，家里人居然相信了，也许他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家里人根本不会想到他是在骗他们。

妈打电话来说，你这孩子，要考研，总不至于连年也不过了。她给他汇来了5000元的过节费，让他好好买点东西吃，千万别委屈自己。

陆东真心头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这个玩笑算是开大了，他也了解自己的那一点底子，大学四年，基本上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混到学位，这已经相当不错了，是靠他的一点临时抱佛脚的结果。现在说自己要考研究生，纯粹是自欺欺人。

但他回过去的电话内容是这样的：爸，妈：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我说什么也得努力，就是拼命也得把它攻下来。

那一年的春节，他用那 5000 元过节费去了方大进那里，他考进了天津的一个国有大企业。和他天天打壁球，天天喝酒。方大进劝他现实点，赶快找个落脚点。陆东真一脸的冷笑，笑话，就像你一样，窝在天津这种地方？！

方大进据理力争，我现在的这家企业有什么不好？总部也是在北京的。我在分部干几年，说不定几年后就回到北京了。

做你的大头梦去吧。陆东真不无嘲讽地说，你以为你是谁，还等着人家来调你。我告诉你，我可不想冒这样的险。

方大进见说服不了陆东真，便偃旗息鼓说，得了，哥们，咱别说这个了，你來我这里，我们就玩个痛快。

陆东真在方大进那里玩尽心以后，又把王芳芳从北京叫过来，然后一起跑河北廊坊那里疯玩了一通。他们玩冰上雪橇，王芳芳搂着陆东真，兴奋得身子扭得像一团麻花。只有在玩的时候，陆东真才会把心中的不快全都抛光，进而他会把这种欢乐情绪传递给王芳芳。

王芳芳那时候是体会不到陆东真的苦处的，她以为他真的放出眼光在找一份好工作。她耐心细致地等待着，等待着属于她和他的共同理想。

妈由于长时间等不到陆东真的电话，她又一次把电话拨过来了，东真啊，现在总有空了吧，妈有话和你说。

什么事？说吧。陆东真有些不耐烦。

东真，你没空过来，那就让妈过来。妈有好多话要和你说啊。妈心里苦死了……妈又嘤嘤嘤嘤地哭起来，哭声像蛀虫，把陆东真的脑子都蛀空了。他大张着嘴，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只能尴尬地听着妈诉说，一直到手机里的电都没有了，他才跳着脚说，妈，没电啦，没电了，你收口啊！

陆东真还是非常喜欢学校的氛围的，只要忘却了那些围绕着他的烦恼事，住在学校里，他的心情会因此变得开朗起来。每次碰到不愉快的事时，他就会天真地想，要是我永远在大学里念书，那该多好。躲在象牙塔里面，他感到从没有过的安稳。单纯的生活，并不复杂的人际关系。最最重要的，他能够依靠家里每月提供给他 3500 元钱生活下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可以免费上网。食堂的饭菜丰富不说，还特便宜，这在外面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更吸引陆东真的是学校里齐全的运动设施、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应 有尽有的图书室。

陆东真现在居住在学校一位学弟的寝室里，他那个寝室正好有张空床位，据

说是一位学生中途转学走了，学校管理处也没有安排别的人进来，他就趁机住了进去。陆东真是个活动爱好者，又是学哥，采取小恩小惠把同寝室的人都摆平了。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女朋友才这样赖在学校里不肯走的，于是对他大有好感，认为他坚守着一份 21 世纪的爱情真是难能可贵。所以他像一个学生那样住在那里。弄到后来，连大家也自然而然把他当成自己的同学。

陆东真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上午睡睡懒觉，起来后，把衣服洗涮干净。然后去食堂吃饭，把两顿并作了一顿。中午后，从网上下载两部电影看看。看完后，和几个固定的球友相约着去打场球，什么球都可以，当然，以篮球为主。晚饭后和王芳芳在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或者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刷刷微信……

想起当年他决定留校时，陆东真忍不住想笑，因为王芳芳抱着他又啃又咬，把他的嘴唇都弄破了。他理解她的心情，她激动得一塌糊涂。因为那时候他说了一句情真意切的话，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等你毕业，等你毕业了我们再作计议。你往东，我跟着往东，你朝西，我跟着朝西。叫陆东真估算不到的是，晚他一年毕业的王芳芳被保送读研究生。这个对她来讲是天大的喜事，对他来讲却如遭晴天霹雳。他意识到这样一来，他和王芳芳的距离更远了。

他欲哭无泪。

同样对玩也充满了兴趣，两人的结果却截然不同，陆东真想不明白，看王芳芳也一直是吊儿郎当的，怎么就能做到学习玩耍两不误？他也和她开过玩笑，向她讨教。王芳芳说，我哪像你们啊，把玩当作正事，我是把玩当作调节，这就是本质的不同。私下里，陆东真也有些不服气，他想我要是不疯玩的话，肯定会超过你，因为他进校时的成绩超出了她几十分。刚进校那阵子，他也是优秀的。假如好好学习的话，被保送读研究生，那真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哪像现在，老是求爷爷告奶奶地找合适的工作。一足失成千古恨啊。可现在懊悔也没用了。拿方大进的话说来就是，我们是先甜后苦，他们是先苦后甜，虽然只是个顺序问题，但整个人生都倒过来了。

王芳芳也激励过他，叫他重振旗鼓，好好地拼搏一番，争取考上研究生，把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王芳芳这样说，他愈发心虚，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自己的底细，他只能苦笑着应付，要是一口能吃成胖子那就好了。

住在学校里的日子，陆东真做得最认真的就是千方百计地讨好王芳芳，他想要是王芳芳的心思不在他身上了，那他就完了。当然，暗底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考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参加各个他认

为可以的在京大公司的面试、笔试，但令他伤心的是，他全都名落孙山，尽管有的都进入了第二轮、第三轮。

转眼到了2019年年底，疫情来了，陆东真被封在了校园里。别人都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陆东真却暗暗松了一口气，因为可以有借口应付王芳芳对他的要求了。

王芳芳看陆东真装模作样认真学习的样子，知情他离书本已经越来越远了。于是她对陆东真说，别再好高骛远了，等疫情过去，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安稳下来吧。

陆东真嘻皮笑脸地说，我一切听从老婆的吩咐。

你别不当回事。王芳芳警告他。

他委屈地说，我一直在努力啊。你不是没看到。他说那话时，到底还是有了一些英雄志短的味道。

对于妈要来他这儿，陆东真没有思想准备，要照往常，他早就提出自己的意见了，妈，还是我回家吧。但他说不出口，说不出口是因为他不想这么说。他不想回到老家去，回到老家去，他会陷入一种尴尬中。他不想丢人现眼，家乡那个地方人的素质，他是一清二楚的，尤其是发生了爸和高姨双双离家出走的事后，他更不想回去了。既然他不想回去，妈要来，他也无法抗拒。

回到学校后，他给王芳芳打了个电

话，想叫她过来，然后一起商量商量，该把妈安顿在哪儿。王芳芳却说不想来，因为家里还有点事。

什么事这么重要？陆东真有些不开心，憋不住地这样说。

王芳芳说有事就是有事，我什么事都得向你汇报？口气里听得出来，她也同样不高兴。

陆东真马上将升起来的那股火压了下去，换了一种轻松一点的口吻，我想你了嘛，过来陪陪我，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吃完了，我们再去打一场网球。

算了，我累了，改天吧。王芳芳搁了电话。

陆东真知道她还在生气，为前几天的那个应聘。那家公司给他发来通知，同意他去那家公司上班。王芳芳高兴得像是过节一样愉快，催促他赶快过去报到。舅舅舅打的那个招呼还是管用的，起先人家还在犹豫不决，因为你的学历只有本科，虽然毕业几年了，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她眉飞色舞地和陆东真说着。

陆东真却老是走不进她的欢乐中，接到通知后，他已经和他昔日的一些同学通过电话了，当他们得知他去的是一家并不那么著名的公司，地址又在昌平。昌平虽然也属于北京，但那是北京的乡下了，而且工资只有区区6000元钱时，都劝他别去登这种贼船，你都等到这个时候了，还

在乎这一点钱？不要忘了，你是哪一所学校毕业的？说出去，会让人家笑掉大牙的。

陆东真原先就犹豫着，现在让同学们一说，连去那家公司看一看，熟悉熟悉环境的兴致也没有了。坚持着呆在学校里，他至少还有几条退路，一是给人以假象，他在考研；二是他家里有足够硬的经济后台，不在乎他早就业还是晚就业。现在一去那种小公司上班，那他身上所有的伪装全都暴露在阳光下了。这是他最最不愿意的。

该去报到的那天，陆东真故意把手机关了，然后跑到长城上晒太阳去了。他不会当面和王芳芳顶，可他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反抗。磨蹭到后半夜才猫回学校。同寝室的人一早起来，大惊小怪地说，快和你女朋友联系，她今天一直在这里等着你，都快等疯了。陆东真心里也有一丝内疚，觉得不应该这样的，王芳芳也是一片好心，但想到从今以后要在那个公司里窝着，他就憋气。他打电话给王芳芳，说昨天有个同学生病，他过去帮忙了。

王芳芳气急败坏地说，你要躲也不是这么躲，有本事就当面和我说不去了。陆东真愣了半晌，想不到王芳芳把他的把戏戳穿了。他带着歉意说，芳芳，又叫你失望了，我真的不想去那个公司，去了，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再等等吧。机会总会来的。

王芳芳显然不想和他多说，她发誓

说，我以后再管你的事，我王芳芳就是乌龟王八蛋！

陆东真心一沉，他连牙也不刷，便火烧眉毛样地跑王芳芳那里去了，他知道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重要性。

王芳芳说，你要和我好，马上去那家公司。

陆东真被逼不过，硬着头皮跑到了昌平那家公司。可叫他始料不及的是：那家公司见他不来，已经通知了下一位。

怎么会是这样呢？王芳芳的脸色发青了。

陆东真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就晚了一天，结果什么都泡汤了。那家曾在招聘现场见过他的人事主管用惑然的眼光看着他，你没来，应该打个电话来的。

陆东真的冷汗涔涔地下。

王芳芳从那家公司出来，当即蹲到地上哭起来，你摆烂摆给谁看？

陆东真也很无奈，他笨拙地替她擦着泪。

王芳芳打掉他的手跑开了。

陆东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追了上去……虽然通过他的努力，把该用的伎俩全用上了——一哭二逗三笑四赖皮五装疯弄傻六发毒誓……总算把王芳芳哄顺了，两人的关系又恢复如常。

其实，陆东真早就觉出来了，王芳芳已不是原先那个清纯的小迷妹了，如果说

一开始，他的留下，还能赢得了她的两行热泪的话，但接下去，王芳芳好像越来越不满意陆东真的举动。明明已经毕业，却不工作，赖在学校里装嫩，也不考研究生，还是像学生一样疯玩……疫情期间，像个保姆一样地全方位伺候着她，她体会到他对她的真情，但她不想他这样。他得挺立起来，而不是躺平。她气不打一处来，多次婉转地劝他改变这种状况。陆东真每次认真听完，都是一挂眼泪，别人看不起我，连你也看不起我，你叫我怎么办？我不是不想工作，只是想要理想的工作，这关系到我们的今后！再说，疫情后，像我这样情况的，比比皆是，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若说大道理，王芳芳永远说不过陆东真，陆东真一说理想，王芳芳就头痛，她说，陆东真，你现实点好不好？陆东真态度诚恳地说，好，我听你的。他说是这样说，却从来不会这样做。

王芳芳身心疲惫地说，陆东真，现在不是2018年了，现在是2024年，你得看看现在的就业形势，不是由你来挑挑拣拣，而是由别人来挑挑拣拣了。你以为你还是天之骄子啊！

陆东真也不是不知道，他不聋不哑，眼睛明亮，有时候也有过随便找一个单位落实下来的念头，可这样的念头往往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他真的放不下架子，

从内心里讲，是不愿意放下架子。

或许明天就会改变状况，时来运转铁变金，机会这种东西，谁说得清呢？他时常这样激励自己，也激励王芳芳，也因此常常把王芳芳说得哑口无言。把王芳芳说晕了，陆东真却高兴不起来，相反他特别得痛恨自己，你在搞什么啊，把女朋友哄住了，实质问题却一点都没解决，这算什么？他也悲哀，想找个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怎么就这么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情不自禁地心虚起来。毕竟离本科毕业有整整6年了，一直稀里糊涂地在校园里当“留学生”……

王芳芳不愿意来，陆东真也没办法，毕竟是他的妈，不是她的妈，她有理由不见的。他把妈从火车站接了回来，把她安顿在学校门口的一个招待所里。

妈老了，瘦了，一见儿子的面，眼泪就哗啦哗啦下来了，怎么止也止不住。她来，好像不是来看儿子的，好像是来诉苦的，因为从见到儿子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始说他的爸，在路上也是说他，到了招待所还是说他，到了吃饭时，她还是说他，似乎不说他，她就会死过去一样。

陆东真烦死了，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妈了，想不到她变得更加烦琐了。她说给他听的关于爸的话，他基本上都在电话里听她说过了，但她一见面，还是说

这些，没有一点点新意。

……你爸一点良心都没有，把家里的钱全都卷跑了。那个女人有什么好？都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还骚劲十足……这个死鬼，就知道自己快活，一点都不想着我和你。我和他说过多少回了，儿子大了，快到用钱的时候了！他倒好，说留钱给你干什么？给你还不如给自己……妈边揩着眼睛边丧魂落魄地说着。

陆东真茫然地望着小饭店的一角，那里的墙面上爬动着一只细脚蜘蛛，它来回移动着，像是在精心地编织着蛛网，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也不知道在叹什么。爸妈的关系僵到这个程度，倒是出乎他的意料，在他的记忆里，他们俩还是很恩爱的。看来，这些都是假象。妈看着他，说，东真，你在听么？

陆东真机械地点点头，我在听着呢。

妈用毛巾擦擦嘴，然后慢慢地说，东真啊，你自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哪壶不开提哪壶，陆东真有些闷闷不乐，他想妈的思维也太活跃了，刚刚还在说着爸，一下子就转到了他的身上，他有些悲怆地说，还能怎么样，我正在努力着呢！

不是妈说你，你爸这次和狐狸精一起出走，和你也有一定关系。妈红着眼睛说。事实上，她的眼睛一直红肿着，只不过这时候更红了，看上去就像兔眼似的。

陆东真大吃一惊，他想不通妈为什么要这么说。他嘟哝着说，爸离家出走，和我有什么关系？

妈的眼泪终于下来了，她无声地哭着，东真啊，妈这话想说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我怕说出来伤你心啊，5年前，你爸就不把你当回事了，他也偷偷来学校看过，知道你瞒着他在干些什么。他回来就像发疯一样，说都是因为我对你娇生惯养，把你宠坏了！他说他一点都不想再见到你，见到你就头痛！就当从来没有过你这个儿子！我以为他是说说而已，想不到他来真的了！我的天啊，这个坏良心的杀坯啊……

妈如泣如诉地说着，陆东真的脑袋嗡嗡作响，这一刻，他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一直以为天高皇帝远，爸妈管不着，想不到他们对他的情况一清二楚。他还天真地以为家里每个月雷打不动地给他寄3500元来，就是表明他们还在支持他考研。其实他们只是可怜他。陆东真的背脊心里沁出了丝丝冷汗。

妈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说的最多的还是爸，许多陆东真不知道的事情，经由她的嘴，他通通一清二楚了。陆东真不想听，想到爸的决绝，他就难过。从他心里讲，喜欢爸可能要超过妈，因为妈啰嗦，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也让她渲染得跌宕起伏。爸却干脆，行则行，不行则不行。他是喜

欢干脆的，情感方面要倾向于爸。爸还时常来北京看他，对他有求必应。即使是他毕业后还是留在学校，他也没说什么，只是叮嘱他加把劲，争取把研究生考上。现在，这些居然是假象。爸早把他看清了，认为他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故而带着情人，去过他想过的生活了。原来他还在想，等妈来了，就和她说说，他出去找找爸，把爸找着了，他会劝他回家的。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陆东真就像被人当众剥了裤子似的无地自容。

妈住了两天，就说要回去了，一是嫌钱贵，二是说不想耽误他的时间。陆东真清楚，她把该诉的苦都诉完了，于是她的任务就完成了。她再三叮咛，有什么困难，可以打电话给她，她会想办法的。她怒气冲冲地说，不要以为那个死鬼跑掉了，我们就活不下去了，老实说，只要我老娘在，我们就活得下去，还会活得好好的，气死这个杀坯！你那么有能耐的一个人，能把王芳芳抓在手里，对你言听计从！单凭这一点，妈就佩服你！不要忘了，王芳芳是北京土著！

陆东真赶紧表态说，妈，你放心，等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安定下来，我就把你接过来。

妈意外地笑了，拍着陆东真的肩说，东真啊，妈绝对相信你，别人看你是门缝

里看人，把你看扁了。

妈比来时精神状态要好。东真，闷了，就回老家来住阵子吧。妈不会嫌弃你的，你哪怕十年不工作，妈也是养得起你的，哦，不，养得起你和王芳芳两个，哦，不，还有我的孙子，我统统养得起，千万不要小瞧我……她在进高铁站前挥着手坚定地说。

陆东真的眼泪“呼啦”一下出来了，他赶紧背过身去，不让妈看见。

陆东真把妈来过的事没有过多地和王芳芳说，他觉得没有必要。王芳芳也不会感兴趣的。

王芳芳不像以前那样催着陆东真去应付各种各样的面试了，他到她的寝室里去找她，十之八九要落空。打她电话，总是说在家里，或者说正在忙。陆东真便快快不快，但不高兴归不高兴，但也没想到别的。那一阵子，他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寻找着工作。妈一来，让他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他打定主意得找个工作了，再靠妈给的3500元，恐怕难以为继了。这时候，他有些怀念那个在昌平的公司，如果那时候进去了，说不定现在也该有所作为了。不管怎么样，应该进去看看才对，不能一口拒绝。他很为自己的要面子后悔。怎么能把同学的戏言当真呢？他们在水里，而他是在火里啊！

有一次，陆东真和几个很玩得来的学弟在打篮球的时候，有人悄悄地告诉他，说看到他的女朋友和一个男的在一起。那个男的好像是她的一个同学，也在读研。他闻言后跌坐在地上，那人看他气色不对，赶紧刹车了，说，也许是看走眼了。

陆东真苦笑笑，什么话也说不出。

陆东真留了一个心眼，特意打电话叫王芳芳过来，说有事要商量。王芳芳说你不能在电话里说？陆东真狡黠地一笑，说电话里说不清楚。王芳芳来了，说正做实验呢，什么事，非要我过来？陆东真说，其实也没什么，我想去外地的公司应聘，你看怎么样？

王芳芳像是不相信地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陆东真又重复了一遍。

王芳芳倒吸了一口冷气说，你真的要这样做？

还没定呢，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好，我就去，你说不好，我就留。陆东真笑嘻嘻地看着王芳芳。

王芳芳突然号啕大哭，说，陆东真，你存心气我，你是有意的。

陆东真心头一热，王芳芳还是爱着他的，不然不会哭。他连忙说，征求你意见呢，你哭什么哭？

王芳芳说，你再等等，或许就能找到好的了。

陆东真一把将王芳芳抱在怀里，将脸偎在她的胸口说，好芳芳，我会努力的。

但陆东真的好心情保持不了多久就被击得粉碎，随后有好几个人看到了王芳芳和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在一起。陆东真自己也看到过一回，看两人亲亲热热的，他恨不得上前把他们都扼死了。

原来他是想兴师动众的，至少得教训教训王芳芳一番，可事到临头，他又退却了，他想有什么意思呢？既然已经有名无实了，又何必苦苦强求呢？夫妻做不成，朋友总还要做的吧。王芳芳之所以敢旁若无人地将新男友带出来，实际上是在婉转地告诉他事情的结果。她希望的是他们彼此心里有数。当然，他退却的原因还在于有点自惭形秽，两人毕竟还是有距离的，一个靠家庭每月提供3500元生活费的人，还想要怎样高的生活呢？他怕事情一闹大，反而是自己自讨没趣。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该打球还打球，该看电影还看电影。说来也怪，自从谜底揭晓以后，他倒觉得解脱了，再也用不着为王芳芳牵心挂肚肠了。生活意外地轻松起来。倒是王芳芳时常打电话来，想和他聊聊，他说正忙着呢，改天吧。王芳芳问在忙什么，他说找工作啊。

陆东真从那家公司里出来后，感觉有点累，太多的提问，搞得他晕头转向，连走路也轻飘飘的，仿佛被风一吹，就可能

要飞起来一样。他看见对面是一个露天绿地，他决定到那里去休息一会儿。他穿过那座天桥，5分钟后坐到了对面的草地上。草地上不少人正放风筝，男女老少都有。陆东真恍然大悟，都是春天了，他都忘了季节了。

陆东真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形状各异的风筝在天空中悠悠地飘，脑子中滑出刚才去面试的情景。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材料，他觉出了自己的心虚。看那些比他年轻的人踌躇满志的样子，他的脚就发软。

你为什么毕业6年多了，还没找工作，能不能说说原因？那个女主考官问。他发现她的口红涂得真是好，比王芳芳强多了。

怎么回答？他想了想，说，你是要我说实话还是假话？

女主考官意外地笑了，随你便。

我先说真话——校园里有我心仪的一个女孩子。我想和她一起毕业。再说假话——想考研究生。

看得出来，女主考官对他是有好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聪明回答，更在于他学校所拥有的知名度。

那你能说说毕业这近6年的经历吗？女主考官又问。

陆东真瞠目结舌，他担心着的事还是发生了，他最讨厌人家这样问，他在脑中措词造句，说什么好呢？他有些慌乱，这

种慌乱是先前所没有的。他就说了，但说得结结巴巴。他没有说他玩的过程，而是说怎样看书，争取考上研究生等等。说完，他就觉得这是屁话，是违心话。看到女主考官失望的表情，他恨不得扇自己的耳光。我应该说想说的话啊。我就说为了玩，现在不玩，什么时候玩？等不想玩了，自然就去工作了！他也不知道是怎样走出那间面试室的，他只知道自己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了。还好，是女主考官的一句话让他添了一点信心，我希望再次看到你！

这次会中吗？他说不上来，胜负各占50%。他巴望着这次能行。

几个虎头虎脑的孩子捧着一只硕大的老鹰风筝过来了，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风筝放上去，看老鹰威风凛凛地在空中走来走去，感觉就像是个霸主似的。一碰到不乐意的事就大喊大叫。风筝在天上叫，孩子在地下叫。一派喧闹。陆东真被他们所吸引，脑中浮出小时候的情形，想拼凑一个完整的放风筝的身影，却无论如何也拼不周齐，便叹出长长的一口气。

正看得起劲，一阵风刮来，那威风着的老鹰风筝突然挣脱拉线的束缚，更加高昂地飞起来，但只飞了一阵，便一头栽倒在临街的一块广告牌上。那几个男孩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眼巴巴地看着

老鹰风筝倒挂在高高的广告牌上，无力地哆嗦着。他们跺脚、呐喊，并试图爬上广告牌把它取下来，但他们只爬了一爬，便放弃了。他们遗憾地跑开了。

陆东真的心一动，他承认那风筝做得精巧，看它挂在那儿，那威风劲还在。他几乎想也没想就跑了过去，他一下跑到了广告牌那里，然后飞快地往上爬。他往上爬的过程中，有好多目人目睹了他奋不顾身的样子，但他们并不清楚这个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子爬上广告牌的缘由。

一爬上去，陆东真暗暗有些后悔，在地面上看时，那广告牌并不高，但他一上来，就感觉到它好像一下子升高了，好像插在云层里一样。他觉得累了，他想放弃，但又怕失了面子，于是咬紧牙关往上爬。爬到三分之二的地方，他的力气耗光了，腿肚子也在打颤，他坐在上面准备休息一会儿，然而再往上爬。坐在上面看下面，下面的情景就很滑稽，什么都像是变小了尺寸。他东看看，西看看，感觉非常有趣。

等觉得自己攒够了劲，他开始用力地往上爬，他想把风筝拿到后，一定也要把它放起来，至少得超过男孩们放的高度。

就在这时，一个从电喇叭里发出的声音从下面传了上来：上面的人请听着，请你立即下来，放弃这种无谓的牺牲！

陆东真向下一望，顿时傻了眼，地面

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积起无数的人，他们都向上仰着头，他还看见了几辆警车，哦，还有消防车。他们这是干什么？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你有什么话好好说，千万不要采取什么过激行为。我们是警察，你可以相信我们！

陆东真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把他当作一个自杀的人了，真是见鬼。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觉得不可思议。他不想理睬他们，反正那风筝就在眼前，只要再向上几米，就可以顺利地拿到了，他都碰到它飘落下的拉线。他继续往上爬。他相信自己能成功，天天打球，这点臂力算得了什么？

他边爬边往下看，这时他看到了地上开始铺起厚厚的气垫床，有几个消防队员正迅速地往上爬。他停下来，脚在铁架上踩了一下。那些爬动着的人立即停止了动作。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请你不要误解，我们是为了救你来的，生命诚可贵，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谈！

他妈的，真是没事找事，陆东真开心极了，他继续引体向上，他终于拿到了风筝。可全身都是汗。这时，他的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想恶作剧一下，他脱掉了外套，把衣袋掏清楚以后，他把它掷了下去。下面发出了尖厉的惊叫声。他得意地笑了，他喊道，你们都走开，你们有毛病啊，谁想自杀，你们才想自杀！

可下面闹哄哄的，根本听不见他在说

什么。或者说听见了，也不当回事。

他发现那老鹰风筝的拉线还很长，他把一端系在铁架上，一边拎起它，趁着风顺的时候，放飞风筝。他试了一次又一次，终于成功了，他哈哈大笑，他在上面喊，放起来了！放起来了！他手舞足蹈。下边又是一阵慌乱……

下面的人有增无减，黑压压的一片全是。陆东真玩够了，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爬，可爬不到一半，就有人把他抓住了，原来是几个警察躲在另一面。下面一阵欢呼：成功了，成功了！

—— J·A ——

病房里的阳澄湖

雨 街

一

放寒假了，我没有回家，而是托人找了去医院做护工的事儿。

我是认真的吗？当我坐上来接我的汽车时问自己。我转头茫然地望望后车窗，校园门口放学时的一幕早已看不到了，同学们放寒假回家的混乱场面简直与兵荒马乱的情景有得一比，不过，他们是欢快的。

司机老在看导航，看来他对苏州并不熟悉。汽车在大街小巷穿行一阵后，终于上了高速。车在飞驰，当我似乎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悲哀起来，为什么，为什么快过年了，别人都往家里跑我却要往外跑，为什么？

脑海里闪过的是她，她的一切，香草，我知道，一直以来，我一直活在她的阴影里，一直一直活在她的阴影里。我不想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可——她笑弯了的眉和眼总会时不时在眼前闪过。

她是我们家的一个帮工。她到底有多坏？我问自己。我说不清楚。

下了高速，汽车进入上海市区，小司

机对上海的马路也不太熟悉，不时抓起手机打电话，左一个徐总右一个徐总地问路。

终于找到医院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迎了上来。他应该就是那位徐总了，他解释说，他请我来是来护理他的外婆，他的外婆有 90 多岁了。他把我领到了一间病房。有好几个人正围在一位老太太的病床边，他们看到我，都喜出望外，说总算找到了。我当然知道，接近年关，要找这个护工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尤其是护理这样一位 90 出头的老人。老太太的两个女儿都在，大女儿白白净净，说话语气温和大方，她让她的妹妹带我去买点东西。她的妹妹比她显老，却伶牙俐齿，当着那位徐总和那位慈眉善目的姐姐的面，对我说了很多温暖的话。老太太的外孙要走了，临走的时候把一小卷钱塞给我。我坚决没要。霎时，感觉病房里的每个人都看着我。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我想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太傻，老板给的钱为什么不要？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我只要自己应得的那份。

老太太的病床就在门口，她的两个女儿和外孙女们站了一会儿就回家了。老太

太躺着，眼睛木木地望着亲人们消失的门口。

病床旁边只有一只方凳。

病房里马上就有病人家属热情地告诉我可以把东西放在橱柜里，并且告诉我对应老太太床位的是哪个橱柜。我笑着谢他们，并且立刻就搞明白了这些事情。

老太太在看着我。我亲热地俯身叫她阿姨。她朝我点点头，脸上露出喜色。

对面病床上的病人是位大姐，很热情。她看上去精神很好。她在跟她旁边的病友说，明天她的两个儿子一放假就来看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他们在读初中。我窃喜，有同龄人来，能不高兴？这也一下子拉近了我与那位大姐的距离。很快就知道她姓何，我叫她何大姐。看到有人去打水，我想帮这位何大姐一起打，她立刻从病床上起来，笑着说，她可以的。客气了一番，结果反而是她带着我去开水房打了水。

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艰辛。扶老阿姨上卫生间是最累的事情。她自己坐不起来，我必须把她的身体抱起来，让她坐直了，再扶她进卫生间。老阿姨走路一颠一颠的，像个孩子快乐时候的样子。她要再躺下的时候，我又得抱着她，帮助她坐到床沿，然后把她的身体慢慢放下去，这样她才能躺下去。每次这样一折腾，我就隐隐感觉自己的腰部吃不消，很酸很累。

她是胆结石，不能进食，准备开刀的。就在这几天。老阿姨很天真地结结巴巴地告诉了我这些。她依然躺着，不时转头看我一眼。看似无意的一瞥，却令我心头涌起暖流。那是一抹夕阳，温婉，带着暖意。当我的眼睛去捕捉那一缕柔情时，它顷刻化作了凝固的时光，氤氲在空气里了。

我吃的是方便面。夜幕降临的时候，准备给老阿姨擦洗身体换衣服。这时候，两个护士抬来了一个加铺，靠墙放着，一会儿又拿来了垫子和棉被。

虽然不能确定，但是我隐约感觉这个加铺是给我准备的。老阿姨的外孙有这个能力。

我细细地帮老阿姨擦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送到洗衣房去。收拾整理好这些，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背心冒汗，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感觉到虽然很累，但是我很高兴，我觉得能为别人做点事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明天让医生开点涂脚气的药膏。我告诉老阿姨。

做撒？老阿姨诧异地问，脸上也全是诧异的表情。做撒，这是一句上海方言，是做什么的意思，这是我来了以后她说的最清楚的一句话，语气里带着童真，这真让我感动。这年头很多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失去了真诚，没想到老阿姨这么大了还这么天真，虽然这是近似于痴呆

的童真。阿姨，您有脚气，还蛮严重的，脚丫都烂了。我已经帮您洗干净了，明天拿了药，我帮您涂一下。我说。

他们，老阿姨想说说说不出的样子，没人帮我好好洗。后面那句话她顿了三次才说完。眼神无辜极了。我笑笑，觉得老阿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可爱之处。

老阿姨信赖地看着我。她是第一次这样安详地看着我，与我的视线相碰都不再移开，那一刻，时光像那凝重而悠远的油画，泛出明亮的鹅黄色的光泽。我沐浴在那里，感觉到一种祥和与安然。当我坐下来，安定下来，我知道其实我的内心是不安定的，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很不安宁，我的内心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一种缺失，一种悲哀的情绪一点点在心上蔓延开来。为什么，我想，为什么在我的亲人那里找不到那种温暖的感觉了，为什么？这种温暖，我为什么不在亲人那里寻找，而要这样费尽周折到茫茫人海中寻找，为什么？

爸爸离开家，离开妈妈去了阳澄湖边，他和香草一家在阳澄湖边合作养鱼。他很忙，不常回家。虽然两地路不远，但是我心里总觉得好远，那距离，在心上，我试图用双手去触摸，但是，很远。

姐姐去外地上了大学之后等于成了一只候鸟。

他们走后，我时常望着天。

又输液了，她们说是老太太有点感

冒。她们对老阿姨说，如果咳嗽就不好开刀。我看到老阿姨像个懂事的孩子似的点点头。现在，我才知道，老阿姨是胆结石又在发炎了，当时没知道，被她们像糊弄老阿姨一样地糊弄过去了。她是多么想开刀啊，老阿姨。她像个孩子似的皱着眉头告诉我，疼。她是指发作的时候。我点点头，她释然地望着我，也点点头。

阿姨，您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我笑着和她轻声说话。我坐在她床头，与她凑得很近。

她望着我，笑咪咪地点点头。我问了几次，她都是这个反应。

也许她不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了，也许她只知道，她现在是个老小孩儿，需要有人陪伴她，陪伴她再慢慢长大。我凝视着她的脸，她的脸上竟然很少皱纹，她的眼光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仿佛沉浸在自己某一段岁月的回忆之中。

我想起的是黑龙，我最亲密的朋友。它的形象不时会在我眼前闪过，闪过，那犀利的、金色的眼睛，它的眼睛总是像一团火。它紧盯着我向我奔跑而来，像一个女英雄，穿过密密的草丛像龙一样呼啸而来。它也忍受不了分离，和我一样。我是多么爱它。

黑龙，它站在高高的堤岸上，背朝滔滔奔涌的阳澄湖，那影像可真是像极了一位王者。那天，它老远就看见了我，我看

见它紧紧地盯着我，它在辨认，突然，它认出我来，蹦跶了一下，随即像神兽一样，呼呼地向我狂奔而来，它冲到我面前，直立，直立，又直立，它站得和我一样高，我紧紧地拥抱它。紧紧地拥抱着它，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释放了很多，失落、焦虑、思念，很多很多。然后它一路紧紧簇拥着我去到爸爸身边。

那是个秋末，正是鱼长膘的时节，而这个时节却也是爸爸最为烦恼的时节，因为阳澄湖畔白鸟太多，随便哪只白鸟，它们似乎都想来打鱼的主意。为了摆脱那些鸟的骚扰，爸爸和香草他们想尽了办法，包括支起黑丝网捕鸟，但那是犯法的，最后他们对那些鸟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采用原始的办法——驱赶。这是黑龙的强项。最要命的是，那些鸟中有几只鸟特别能早起，爸爸说它们天蒙蒙亮就会守在鱼塘边了。爸爸无奈地笑笑说：“好在阳澄湖边没有林子，太阳一下山它们就会飞走了。”香草也说：“唉，每天就这样折腾。”

香草的男人原先在小镇上开了个小舞厅。那是在我们的鱼塘没拆迁的时候。她对他很好。她总说她男人对她也很好，可是有一天她是抹着泪来上工的。“你别指望他拿钱回家。”香草对妈妈诉苦。她颧骨上的一块淤青，不说也知道是遭男人打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付不出房租而吵架打起来的。妈妈知道后就对香草说：“搬到我们鱼塘上来住吧，这样就省了房租钱了。”

就这样，香草一家就搬到我们鱼塘上住了。

我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总是和香草一家客客气气的，可在我眼里，香草简直就是一枚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被她弄出点事来。不知不觉，我在心里把香草当成了眼中钉。

这会儿，阳澄湖畔的爸爸怎么样了？他们的鱼都卖完了吗？爸爸会回到家里，回到妈妈身边去吗？

二

老阿姨的二女儿来了，见有人来，我很高兴，急忙去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她们母女俩好像并不愉快，而且她很快就走了。老阿姨挂完了水，睡着了一会儿，我坐在旁边陪着她。我望着老阿姨熟睡的脸庞，默默地想着心事。

那年春节，她来我们家做帮工，当我们还腻在节日里的时候，她来上工了，她拿起锄头就要去干活。我们都吃惊，连爸爸这个做老板的也奇怪。已经来上工了？谁——谁通知你来上工的？爸爸眨着眼睛问。

没有啊，香草笑着说，我是想趁现在空的时候把地给翻一下，到时候好种草。

什么都明白了。

走走走，干活去。爸爸马上挥挥手要大家一起跟着香草去干活。

还是春节呢，还是春节呢……我们嚷嚷着，我和姐姐。

妈妈找出去年放好的锄头，一把一把检查过。我们换下过年穿的新衣，每人扛着一把锄头往鱼塘上走。宽宽的堤岸上有一抹一抹绿色了，香草已经脱了外套，在她身后翻出一大片地了。

现在翻地真的是最好的时候，自己亲自干了才知道，这比任何说教都有力。这片土地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又经过一个冬天的冰冻，草根已经枯死腐朽，泥土变得松软肥沃，现在翻地轻松自在。香草说，等春雨一下，撒上肥料，就可以依次种草了。

香草，她是帮了我们家的忙，但是也正是因为她的到来，导致了我们的痛苦。

香草成了我的心病。我不喜欢她。但是，她救过我。

菱桶总是停在水面上。家里人很忙，没人去理会外河那些红菱。妈妈总说菱都在掉了。掉就掉了吧，反正也不多。爸爸扔下这句话就去忙他的事了。那只菱桶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我非常想上去坐一坐，而姐姐总有写不完的作业。我都把自己的书包整理过好多遍了，姐姐还是没写

完。我来到了菱桶边上。要进这个菱桶，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一只脚踩进去，菱桶就会逃离，而你永远做不到两只脚同时踩进去。我突然有了一个好办法。

我把菱桶弄到了小船边，我扶着船沿，把两只脚同时放进了菱桶，然后，松手，突然间，我蒙了，我咕咚一声掉进了水里，并且一下子沉到了水底，因为我的脚碰到了水下的藤蔓。

等到我重见天日的时候，香草抱着我。香草告诉我，她是听到黑龙拼了命地叫才跑来的，她说她跑来的时候黑龙已经在水里了。她说她看到菱桶翻了就知道出事了，于是就跳下水，她看到黑龙咬住了我的衣服在把我往岸边拖。

爸爸又气又恼，对着家人吼了又吼，谁，谁把菱桶摆在那里的？谁？再多的菱都换不来一个人，你们不懂吗？爸爸举起斧头劈向菱桶，直到把菱桶劈成稀巴烂才停手。从此，外河的那些菱再也没人去采过。

香草救了我，我得感谢她，可是我无法产生喜欢她的感觉。她为我们家干活很卖力。爸爸说，这样肯卖力的人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我不记得自己和香草具体谈了些什么了。那天我很冲动，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后来我很紧张，抱着黑龙，蜷缩在一个草垛边，我害怕见到爸爸。

黑龙。我抱着它，呼唤着它。黑龙。

那天，黑龙依偎在我身边，很耐心地陪了我很长时间。天快黑的时候，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黑龙回到了家里。家里看起来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我的心里就像被狂风暴雨蹂躏过，内心一片狼藉，我不知道接下来事情会怎样。

几天以后，香草走了，他们全家都搬走了。那些天，我一直躲躲闪闪，不敢与爸爸照面。我暗地里观察着爸爸，他好像还没有知道香草离开的真相。如果他知道是我赶走了香草，他会怎么样，会打我？骂我？赶我走吗？他一定会不爱我的。

那些日子，我都与黑龙在一起，不管到哪里，我都与黑龙在一起。

黑龙小的时候全身圆滚滚、胖乎乎的，它一来就似乎已经知道了它的使命，鱼塘——家——鱼塘，整天跟着我们来回跑，等它跑熟了那条路，它也老练起来了，自己就会一滚一滚往鱼塘跑。

香草走后，明显地感觉到爸爸妈妈忙起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么劳累，我心里内疚极了。那个暑假，我拼命地割草，像一部机器。可是我觉得爸爸和我说的话越来越少了。他一定是不爱我了。

再见香草，是在后来的一个夏天，那时我们的鱼塘已经拆迁。我骑车在大街上经过，她开着一辆电瓶货车与我擦肩而过，然后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我也停车，把帽沿拉得很低。

她黑了不少，但是很有劲，把装满西瓜的货车拉到一个摊位前面。

一个面色白净的男人从摊位里站了起来。这是他男人。我看到他一个胳肢窝里架着拐杖，那副很旧的拐杖。

香草利索地卸下西瓜，然后把空车开走了。

我把车推过去，看西瓜。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很新鲜，才从地里运来。他说。你们自己承包的地？我问。他说是的。我想知道香草干活有多累，就问，包了几亩？

十亩。他说。

十亩，我知道那有多少地。

十亩，不多，不少，他们不会请人的，全得香草一个人。

要几个？两个。大点的还是小点的？大的。我想也没想就回答。

幸好，我有车篮。我把西瓜放进车篮，一个在下面，一个叠在上面。上面的西瓜在袋子里摇来摆去的，几次差点掉下来。我很费力地转好车，小心翼翼地骑上车走了。

半路上，我摔了，西瓜都烂了。要在平时，我也许早把它们扔了，但是这次，我没有，湿答答的西瓜汁染到了裤子，也还是舍不得扔，因为那是香草种的。

后来，我又去买过几次西瓜。都是香草不在的时候。

他们原先是渔民，摇着小渔船在阳澄湖四处为家，后来阳澄湖封湖以后，他们就卖了船上岸了。那时候很多渔民卖了小船以后换了大船搞运输，因为香草的男人残疾，没办法搞运输，他们上岸以后就在镇上开了小舞厅，结果亏本，经营不下去了，所以香草就出来打工。他们的故事，一开始，我是不屑一顾的，现在当我心平气和地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难过起来。

三

天一黑，病房里就安静下来了，头顶上几盏大灯都陆续关了，取而代之的是几盏泛着暖意的壁灯。别的病床的陪护家属都是坐在凳子上、趴在病人床沿上睡觉，我准备也这样睡。

要上厕所吗？临睡觉前我问。老阿姨点点头。我赶紧把床头摇高一点，然后向老阿姨俯下身去，她很配合，两条手臂紧紧地吊住我的脖颈，这样我一抱她的腰，她就顺利坐起来了，要不然我很难把她抱起来。然后帮她挪到床沿。只要半扶着她，她就一颠一颠上卫生间了。躺下去的时候也是那样，她吊着我的脖颈，我俯下身，她就躺下了。

见我要趴在床边睡，老阿姨着急地看着我，下巴一个劲地朝那小床扬。我知道

她意思。不过我有点不放心她。我告诉她，我不睡小床，如果你要上卫生间了怎么办？她有点生气了，拉长了脸看着我。好吧。我说。如果你要上卫生间就叫我。她点点头。见我还是不放心的样子，她又虎起了脸。

再不听话真的不行啦。我乖乖地睡到了小床上。

好累啊，我连连打着哈欠，没想到一躺下去，我就沉沉地睡着了。

如果没有发生那次老阿姨半夜里自己起来上卫生间的事情，我会不会心安理得地睡我的觉？我不知道。半夜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醒来的，一醒来就见昏暗的灯光下，老阿姨自己站在床前正准备坐回床上去，从动作方向看，她应该是已经自己上完了卫生间，她站在床前犹豫，显然她自己无法独自完成这些动作。我不知道自己在突然惊醒的状态下是怎样到了老阿姨身边的，我感觉自己全身颤抖，我扶住她，抱住她身体，帮助她坐到床沿上，然后让她吊住我脖颈，俯身轻轻地把她放到床上。

怎么不叫我？我伏在她耳边轻声地说。她的嘴唇颤抖着，想说却说不出一个字。我俯下身轻轻地拥抱着她。我知道她自己吓坏了。她也许叫我了，可我睡得那么死，什么也不知道。

一种责任感在我身体里油然而生。我

暗暗发誓，再也不睡小床了。我迅速穿好外套，搬过凳子，在老阿姨身边坐下来。她又梗着脖子在“咿咿”地催我到小床上去睡。这一回我再也不会听她啦。我伏在她床沿，一条胳膊搭在她被子上，这样，她一有动静，我就会知道。

本来以为第二天就该手术了，没想到查房时，一大堆医生问也没问我们，把我们的老阿姨一带而过，就朝我们隔壁的第二个病床走去。等医生们将其他病人一个一个检查后，满心以为会来检查我们老阿姨了，没想到，主任医生匆匆就朝门外走去了，其他医生尾随在主任医生后面陆陆续续走出病房。我听到老阿姨着急地“咿咿”着，就急忙跟出去问医生们要不要手术。谁也没有回答我。

老阿姨感觉到被冷落，老大不开心。

一会儿，老阿姨的小女儿来了，紧接着在这个医院里做医生的老阿姨的外孙女也来了，她真是既漂亮又能说会道。我看到她与她的小阿姨一见面就在病房门口聊得火热，原来在说老阿姨的事情。她们聊了一阵才走进来和老阿姨说话。

他们真的早就计划好的，只有我和老阿姨还蒙在鼓里。

小女儿要老阿姨快点起来，她说要去做核磁共振。老阿姨皱着眉头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们。她们也不解释，扶老阿姨坐上轮椅就把她往外推。

做完核磁共振，老阿姨的小女儿就走了。

似一盏油灯，我亲眼看到老阿姨似一盏昏黄的油灯在一点点黯淡下去。我昏昏沉沉地陪在老阿姨病床前。

头晕吗？我打起精神笑笑问。老阿姨侧过头，一直呆呆望着天花板的眼睛转过来看向我。我也头晕的。我告诉她。她点点头。

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告诉她。

她信赖地点点头。

我怕。她突然偷笑说，还把一只手捂在嘴上，那正是在做磁共振的时候，我对她做的动作。

是医生让我这样做的。我凑近她，亲切地告诉她。不然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配合医生做检查。

她抿着嘴笑着点点头。不知为什么，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她的手。我抚摸着她的手，微笑地看着她，眼里控制不住地渗出泪水。

不知道现在黑龙还会不会记得我，自从爸爸把它带到阳澄湖边后，我就没有喂过它，没有抚摸过它，我不确定我们之间的感情还在不在。我多想抱紧它，好好地抚摸它，给它温暖，让它也温暖我。它闪亮的毛发，金光闪闪的眼睛，尖尖的、灵巧的耳朵……这个形象不时地会在我眼前闪过，勾起我无尽的想念。

爸爸现在和我的话少了，是不是，是不是他与我话越来越少了，就是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以前，他每天都是那么累，却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他累的时候会往那里一躺，或是在家里，大椅子上，沙发上，或者在柳树下，湖边，草地上，他是天底下最会装的人，晚饭前他最喜欢装累。也许，他真的很累很累，但是，累得一塌糊涂，累得完全像一摊泥就有点假了。但是我们喜欢他装累。

你瞧，我们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妈妈叫我们吃晚饭，爸爸的表演开始了。他往大大的藤椅里一躺——眼睛紧闭，头后仰，垂下来，手脚也垂下来。我和姐姐就给他捶，这儿那儿地捶。捶到坚硬的骨头上，我们的拳头会很痛。捶到经络上，爸爸会龇牙咧嘴，但是他还不会轻易醒。他很狡猾，他要我们捶得手臂发酸。我们是不服输的姐妹俩，我们轮流上阵，继续捶。不管他装多久，我们准能把他捶醒。然后，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去吃饭。

那一年冬天，也是马上过年的节奏，爸爸在虾塘里下了地笼网捕虾，他要去收网的时候突然发病，我和妈妈都慌了神。爸爸被送进医院后，我哭了，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了，那一刻，我觉得身上有了责任，我想替爸爸做所有的事情。我知道，卖虾，就靠春节。

那天，飘着雪，我穿上了爸爸平时穿的潜水裤去收网。那是怎样的一种寒冷啊，如果没有那一次，也许今生永远都不会懂爸爸。一直以为养鱼养虾很省力，简直是件世界上最轻松的活儿。

原来水冷起来是这样刺骨，冻在手指，却痛在心上，那种锥心的痛足以让人痛晕过去。还没下水，一湖的寒气就扑面而来，我一连打了几个寒颤。下到水里，水的压力将潜水裤紧紧地贴在身上，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没想到牙齿真的会冷得“咯咯”打颤。水面下原来是不平静的，也有涌浪的。如果不用力站稳，一不小心就有摔倒的危险。北风紧起来，天空中飘着大朵大朵的雪花，我像爸爸平时倒地笼网一样腰里用尼龙绳牵着一只红色的大塑料盆，虾就倒在那红色的大塑料盆里，人到哪儿，塑料盆就在水面上跟到哪儿。那一刻我真正地懂了，懂了爸爸，懂了鱼塘，懂了辛苦和收获的关系。我知道爸爸就是鱼塘，鱼塘就是爸爸。当马叔叔来鱼塘收购虾的时候，看到我在河里，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吃惊，只是站在岸上缩着脖子，提醒我要稳住盆，不要打翻了。啊，他把我看成女汉子啦。

四

护士来给老阿姨挂水了。挂了半天

水，老阿姨才明白过来，今天不会做手术了。她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看她闷闷地生着气，我忽然明白了，他们是不会给她做手术了。我说的他们既是指医生，也指她的家属。他们与他们一定通过气了。我是能理解其中的原委，而老阿姨她不能。她越寻思越觉得不对劲，她眼里的那点光黯淡下去了，她静静地望着一个地方，思绪沉浸在那里。她是天真的，像个孩子，是否，一个人老了就真的会返老还童，她的想法多么美好，开了刀，没有了疼痛就可以过美好的生活。

对面病床何大姐的两个儿子来了。文雅、腼腆，大儿子读初三，小儿子小两岁，读初一。何大姐不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坐在那里每人捧一本书看书，偶尔相互说几句话，细声细气的。老阿姨眼光定定看着何大姐的这两个孩子。她也许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不，三个女儿。她的二女儿还没来过。她们像何大姐的两个儿子一样大的时候，一定也是天天围绕着她。

何大姐自己因为要手术的缘故不能吃晚饭，她让大儿子去小饭馆买饭，小儿子也笑眯眯地跟着一起去了。似乎就等吃晚饭了，何大姐快快乐乐地看着两个儿子的背影出了房间门口。病房里的每个人都羡慕他们母子三个。

天一擦黑，何大姐就已经痛痛快快地洗好了澡。明天她就动手术了。

晚上，我让何大姐的两个儿子在小床上蜷缩了一夜。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伏在老阿姨枕边睡。老阿姨晚上要上卫生间的时候就会轻轻地拉拉我。我一下子就能惊醒。但是我觉得她上卫生间的间隔长了不少，有时候我提醒她去，她才点点头，然后顺从地吊着我的脖颈，坐起来，下床，我们配合默契，就像一对最亲的人。

一大早，何大姐就去手术室了，一直没见她的两个儿子，他们一定是在手术室的外边，呆呆地等着妈妈从手术室出来。医生没有给老阿姨挂水，老阿姨很着急。我告诉她，炎症控制住了就不用挂了。她听了很信任地点点头。我告诉她明天就是小年夜了。她却毫无表情，也不问什么，就像小年夜与她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我坐在方凳上陪着她，帮她剪了指甲，洗过手，又擦了油，直到这时她才慢慢地高兴起来。她快活地望着我。别走。她笑嘻嘻地对我说，说得很清楚。我的心里一阵感动。我笑了笑。然后，我们静静地相守着，老阿姨不时和我交换着愉悦的、天真的眼神，我感觉得来自她内心深处的那种对亲情的渴望。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终究会离开的，我悲哀地想，我所能做的，就是陪伴。我仿佛已经看到，我会是她的怀念，她呢，也会是我的怀念。

“你是哪里的？”她问我。

“阳澄湖。”我告诉她。

她对我点点头，然后侧过脸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的心头掠过一阵心酸，美丽的阳澄湖，在我心里却是一种痛。我的双唇掩饰不住地颤抖起来，然后就有泪水慢慢地溢满眼眶。

“别哭。”她对我说。

我点点头，使劲擦眼睛。

“别哭。”她又说，然后把眼光移向别处，她的眼光静静地看着一个地方，那样安详，好像在很从容地看着自己的人生。

我的内心受到触动，我点点头，可我依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说：“我家离阳澄湖很近，我喜欢阳澄湖，非常非常喜欢。”

她点点头，转过头，很安然地看着我。

“我非常非常喜欢阳澄湖，”我哽咽着告诉她，“非常非常喜欢。”

她懂我，不住地对我点头。

我们两个就像是需要相互取暖的老朋友，萍水相逢，却是那样情深义重。

何大姐手术还没回来，自然他的两个儿子也不会回病房。

我们隔壁床的江阿姨要出院了，虽然可以马上回去与家人团聚了，但是在走之前她想与何大姐见上一面。她等了又等，最后终于还是失望地走了。她是与何大姐相处得时间最长的一个人，她说何大姐真

不容易，是肠胃方面的毛病，都第二次手术了，第一次手术没有查出病因，不知道这第二次手术能不能查出来。真是替何大姐担心。

戴着大口罩进进出出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知道，外面一定又流行起感冒来了。老阿姨不动声色地看着那些戴口罩的人在眼前来来去去。在我们的阳澄湖畔是不用这么武装自己的。我对她笑笑说。

她转过头对我笑了一下，又别过头去看他们。

“想听阳澄湖的故事吗？”我轻柔地问她。

她转过头，笑眯眯地对我点点头。

我凝视着一个地方，慢慢地给她讲我们的阳澄湖。

“我们家就住在阳澄湖边，离阳澄湖很近，骑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到阳澄湖边。那时候，我时常一个人骑车到阳澄湖边去。我听老一辈人讲，阳澄湖其实是古太湖的一部分，它在苏州东北方向，离城区不远，5公里的样子。阳澄湖面积很大，爸爸说，大约有120平方公里。阳澄湖跨过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常熟等几个地方。我爸爸说，阳澄湖中水产很多，都是很有名的，比如‘湖八鲜’。阿姨，您知道阳澄湖中哪些水产被称为‘湖八鲜’吗？啊，那就是白鱼呀、鲢鱼呀、清水虾呀、大闸蟹呀等等这些。”我见老阿姨听得津津有

味的样子就问。“阿姨，您一定吃过这些对吗？”

“吃过。”老阿姨认真地回答，口齿清楚，声音响亮。

我很吃惊，原来老阿姨什么都明白。

“嗯，”我点点头，继续说，“那白虾只需要清水煮，又嫩又鲜；白鱼呢，只需清蒸；大闸蟹呢，也只要清蒸。爸爸说这三样是阳澄湖最有名的水产。阿姨，您知道吗，我爸爸就养过螃蟹，不过，我们养的是塘蟹，塘蟹是不能算阳澄湖大闸蟹的，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是那种直接养在阳澄湖水里的那种，青背，白肚，黄毛，还有一个是金爪，如果没有这四个特征，那就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是的。”老阿姨口齿很清楚地回答。

“有一个很有名的京剧‘沙家浜’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阳澄湖的，我爸爸最喜欢唱那个‘沙家浜’，不过爸爸说，在常熟的一个沙家浜镇跟这个京剧的‘沙家浜’完全是两回事，那个常熟的沙家浜镇在昆承湖那边，不在我们阳澄湖这边。您能听懂吗阿姨？”

“听懂。”她点点头说。

“不过那个昆承湖有个故事，”我说，“是我们老师带我们游昆承湖的时候讲给我们听的。传说，在很久以前，昆承湖不是一个湖，是一座城，有一天夜里，这座城突然下沉，就变成了一个湖。”我笑笑问，

“阿姨，您说，这是不是很奇怪？”

“是。”老阿姨回答。

“阿姨，您知道吗，其实阳澄湖底下是有两条沙埂的，这两条横在水底的沙埂将阳澄湖水系分成了三个部分，也就是把阳澄湖分成了三个湖，东湖、中湖、西湖。哎，阿姨，”我问，“您听说过在以前阳澄湖水干过这件事吗？”

“没有。”老阿姨认真地回答。

“没有听过是吧？”

“没有听过。”她摇摇头，很响亮地回答。

“哦，”我说，“可我听我们那边的长辈人说，阳澄湖是干过的，人们可以从湖西走到湖东——”

“真的？”老阿姨突然打断我问。

“是真的，”我点点头说，“不过现在阳澄湖南端比较窄的一段，真的可以从湖西到湖东了。”

“真的？”

“这个是真的，”我告诉她，“湖上架了高铁铁路，湖底是隧道，汽车可以从湖底穿过——”

“真的？”

“这个是真的。”我说，“我亲眼看见的。”

老阿姨听了很高兴，眼睛都放光了。

“知道吗，现在阳澄湖禁止捕鱼，湖边已经没有渔民了。”

“渔民呢？”

“都上岸了呀。”我说，“都上岸定居了。”

“哦。”老阿姨点点头说。

“知道吗，阿姨，”我兴奋地告诉老阿姨，“我爸爸就在阳澄湖边和一户渔民人家合作养鱼。”

老阿姨很高兴地对我点点头，希望我讲下去。

“那户渔民人家的女主人叫香草，男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过他们都叫他‘老大’。香草说，很多渔民上岸后都去搞运输的，但是他们家不行，因为他老公腿有残疾，所以他们家没办法像别人家一样买大船搞运输，后来那个男的就去镇上开了一个舞厅，后来，舞厅里三天两头有打架、酗酒闹事的，生意很难做，做一天亏一天，后来他们就把舞厅关了。后来香草就到我们鱼塘上帮忙。那些事情都是香草告诉我们的。那时候，他们家很困难，全家就靠香草一个人赚点钱，还要在外面租房住，后来我妈妈就让他们一家搬到我们鱼塘上住。妈妈说，那样的话就可以接济他们一下，他们就不用再花钱在外面租房住。”

“你妈妈好。”老阿姨点点头说。

“是的，”我点点头说，“香草也好的，她干活很卖力，而且她什么都懂，很懂养鱼，她来我们家以后，帮了我们家大忙，

知道吗，有一塘草鱼，从春天的时候就有鱼开始发病，陆陆续续一直有死鱼，我爸爸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他担心这塘鱼没有办法了，因为用了药还是不行，那个时候，香草来了，她一看鱼塘就说水质不行，她说一定要有活水进来。后来，爸爸从外河引进活水后，鱼病真的好了。香草的本事真的大，而且她还救过我。”

老阿姨诧异地望着我。

“真的，她救过我，”我望着老阿姨，喃喃地说，“在我们鱼塘的外河有一个菱塘，那天我想从船上下到一个菱桶里，菱桶翻了，我一下子就被桶罩住，并且很快沉到水底，我的脚被藤缠绕住了，根本没有办法游动，头根本冒不出来。是香草听到狗叫才知道出事了，是她跳下水把我救了上来，如果没有她，我早就没有了。”

老阿姨听完，欣慰地点点头。

“可是后来，”我依旧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之中，“后来，我说了她，后来他们搬走了。”

“做撒？”她问，疑惑地望着我。

她耐心地等待着我讲下去，可是我的眼睛红了，眼底酸溜溜的，我知道我想哭，泪水一滴一滴从脸上滚落下来。

她急了，握住我的手叫我不哭。

我好不容易止住了悲伤的心情，然后眼巴巴望着她。

“不要哭。”她对我说，然后安静地望着

着一个地方。我慢慢地平静下来。

“香草走后，”我说，“爸爸，他一个人干起了两个人的活，后来爸爸累倒了。后来，妈妈也累倒了，这时我才知道，香草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老阿姨点点头。

“后来，我又见过她，那时候，她和她的男人承包了一块西瓜地，他们种起了西瓜。我背着香草去他们摊位买过几次西瓜。”

老阿姨一直认真地听着。

我讲完了，沉默在那里。

老阿姨静静地躺在那里，目光柔和而安静，似在想着什么，又似什么都没在想。

五

我们似乎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他们每天会给老阿姨挂一点水，最后会补上一瓶营养液。挂水的时候，我总是寸步不离地陪在她身边，现在老阿姨一直会自己盯着吊在上面的吊瓶看，她几次都要我趴在她床边睡一会儿，我哪里肯睡，她就老大地不开心。无奈，我只能装腔作势地打上一会儿瞌睡。她很满意。

天擦黑的时候，何大姐终于回来了，被护士推进了病房，房间里一阵骚乱，原来是没有人把做了手术神志还昏迷的何大姐抱上病床。他的两个孩子还小，在外打

工的老公还没有赶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同病房的病人家属自告奋勇把何大姐抱上了病床。两个孩子怯生生地说着感谢的话，我想，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将会是一生的。

天完全黑下来了，病房里静悄悄的。小年夜了。老阿姨突然对我说，口齿出奇地清楚。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她怎么会知道了今天是小年夜，也许她是听到了病房里，或者走廊上有人说起过，也许她是一天一天自己掰着指头算的，也许她就是牢牢记住了今天就是小年夜。是啊，小年夜，全家团圆的日子，谁会淡忘了这样的日子？

我笑笑，把手放到她手背上。她一动不动，静静地望着一个角落，明镜似的目光，似乎什么也不想，又似乎什么都想过了。

这个小年夜，我陪着你，你会忘了我吗？我静静地看着她想。

何大姐清醒了，她今天晚上会挂水到半夜。现在还只是黄昏，她的小儿子就已经困得东倒西歪了，做哥哥的就抱着他，让他伏在他身上睡觉。我连忙叫他把弟弟抱到我那小床上睡。男孩子惊醒了，说什么也不肯再睡觉，他说今晚要陪着妈妈。做哥哥的，书也不看，静静地守着妈妈，看着吊瓶。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仿佛听到了它的脚步声，而每过一分每过一秒，我就离老阿姨远一点儿了，时间的脚步声真是令我心碎，从老阿姨这里，我不曾想得

到什么，只想永远记住那份纯纯的感情，我寻找这样的感情已经很久了，我知道我就是为了寻找，寻找亲情而来的，上天真是眷顾我，让我在不是亲人的亲人那里找到了亲情，我相信，那份亲情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寻找，是的，不只是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一次次怀念这份感情，我相信，老阿姨，她也会一次次把我想起，说不定一回到家，她就默默地望着一个地方，默默地把我想念……

她子孙满堂，会想起一个如此温柔的女孩对她的一往情深吗？人生就是这样残酷，残酷到在还没有别离就已经在怀疑这场相遇，甚至否定这场相遇。不，我是不愿意这样想的。即使别人伤我，忘了我，我也不愿意忘了这一切。

我忍不住想流泪，因为我忽然明白原来自己还记得以前爸爸的许多事情，许许多多。阳澄湖，碧波万顷，除了这个大湖，我们的四周围还渔网一样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河流。这些河流，有时候往这边流，有时候朝那边流，爸爸说，阳澄湖满了的时候，阳澄湖就向小河倒流出来，小河满了的时候，小河水就灌进阳澄湖。我问：“那什么时候阳澄湖满，什么时候小河满呢？”爸爸想了想，笑笑说：“谁能弄得清呢，你说是不是？”现在我知道，原来是爸爸自己弄不清，他自己弄不清，就说别人也弄不清，这样大家都弄不

清，这个问题就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我们小的时候，爸爸总是这样糊弄我们。

六

第二天的早上，病房里每个人都像平常一样，早早地洗漱好，然后坐在那里等待。老阿姨躺着，目光定定的，静水一般。她在想什么？我突然伤感起来，默默地走出去，走到走廊一扇窗前假装在那里看窗外，实则是为了在那里好好地伤心地落泪一番。

走回老阿姨身边时，我明显感觉到眼皮有肿胀的感觉，我极力想掩饰，我不想让人看出我哭过。别说是别人，就是老阿姨，我也不想让她看出来。我小心翼翼地藏起我对她的感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对于别人我是知道的，他们不会懂我，会遭笑的，那样的话，还不如别让他们知道。

妈妈来电话了。回来吧。她说。爸爸也回来了。我说，我知道了。眼前升起那一幕幕，我永远记得。那是秋天的傍晚，远处的水面上腾起薄雾，淡淡的雾影随风变换，白鹭们的身影早已经远去。这时候爸爸的小船在水面轻快地荡漾，他在天黑之前肯定做完所有的水上活计，然后刚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一刻跨进家门。这时候的家里，妈妈已经将什么都准备好了，

热热的水，飘香的饭菜，还有一屋子的自由自在……

我只好挂了电话，因为我看到老阿姨的小女儿来了，她推着一把轮椅急匆匆从远处的走廊朝病房走来了。她一见我就把工钱塞给了我，还往我手里塞了张车票。“10点的动车。”她一边飞快地收拾着老阿姨的东西，一边对我说。“应该来得及赶到火车站的。”“你可以打车或者乘公交车去火车站。”见我没走，她又说。说话间，老阿姨已经被她拉扯上轮椅。“我外甥忙得不得了，不能送你回去了。”见我还不走，

她又说。我对她笑笑。

然后，她把老阿姨推走了，急急地朝走廊尽头走去。

我忽然听到小时候的自己在问：“什么时候阳澄湖满，什么时候小河满呢？”谁也不清楚，但在那长长的走廊的尽头，有高远的天空，成片的鱼塘，有鸭子嬉戏，有鱼鸥飞过，有灰兔在堤岸张望，黑龙，小船……暖暖的阳光洒满河面，微风拂过，水面溅起阳光细碎的笑声。

—— J·A ——

(本栏责编：吴越)

《哪吒：魔童闹海》：喂饱眼睛 & 启迪心灵

涵 容



蛇年春节，是属哪吒的。

这个烟熏妆的酷拽小爷强势归来，掀翻一只鼎，怒烧一把火，不到十天，以雷霆之势击穿中国影史天花板，登顶榜首，总票房直冲百亿。至今，全球票房（含预售及海外）已破 139 亿元，冲全球票房第 7。一时间，全网沸腾，满屏爆赞。

平心而论，动画大餐《哪吒：魔童闹海》，太适配春节档了！神话打底，爆款加持，视效炸裂，全程高燃，独占天时地利人和，妥妥的合家欢视觉盛宴。浴火重生的哪吒打翻了调色盘，用一帧帧精美画面，喂饱了我们的眼睛。但走出影院，我

又不免生出几分遗憾：对比前作，视觉震撼的场景多了，击中心灵的段落却少了。

爆火之后需要严苛复盘。是时候挑挑小爷的刺了。一味捧杀，会误了魔童。

一

五年前，《哪吒：魔童降世》横扫暑期档。原本人们熟悉的正义小英雄成了魔丸转世，一出生魔力附体，横遭歧视，人们避之不及。他表面叛逆顽劣，内心善良孤独。最终，为了拯救陈塘关百姓，他对抗天劫，牺牲自我。他的呐喊“我命由我

不由天”，成为新生代冲破桎梏、对抗命运的精神宣言。

与哪吒1相比，《哪吒：魔童闹海》制作水准全面升级，但因谋篇布局过于庞大，故事线延展，不免主线失焦，在叙事节奏方面不如第一部流畅饱满、一气呵成。个别段落（如十二金仙投屏会议前后）显得节奏拖沓。

从人物塑造来说，续作的角色数量大大增加，是前作的三倍，很多人物得到了全新打磨。尤其是申公豹一家，正气满满，虽着墨不多，但十分出彩。申公豹形象的反转，深得人心。他自律隐忍，重情重义，有担当，被网友广泛共情为底层逆袭的“小镇做题家”，“像极了每一个努力的你”，人物的光芒完全超过了哪吒。

龙王敖光首度人形亮相，帅气爆表；女龙王敖闰妖冶自私，造型惊艳。配角人物亮点多多，非常抢戏，两位天选主角相形失色。

重生后的哪吒，在第二部里成长不够，还是个叛逆魔童。为了取得玉液琼浆，开启升仙考核之路。这是动画电影英雄主人公经典的闯关模式。这三重闯关设计，略有雷同，只有第二关，哪吒挺身而出保护申小豹，让我们看到了他善良的特质。

第一关，哪吒暴击土拨鼠饥民大军，主打喜剧效果。第三关，粉碎容貌焦虑的石矶娘娘，也是为了搞笑，舒缓持续打斗

的节奏。这一段，戏仿《白雪公主》的经典桥段，笑点有了，但有损伤哪吒形象。石矶娘娘的质问义正辞严：我跟你无深仇大恨，为何下此狠手？！哪吒对此竟然置若罔闻。

殃及无辜众妖，只知重拳出击，毫无半点同情；错怪龙王，一意孤行，也不曾愧疚；对考仙规则的荒诞与暴力，没有半点警觉；得知连累父母，只会嚎啕大哭；对惨遭屠城的陈塘关百姓，更是完全漠不关心。哪吒的心底，只有小我小家，这格局和第一部里那个为拯救陈塘关百姓、扛下天劫的浴火少年相去甚远。（别忘了，陈塘关百姓算是哪吒的再生父母，是他们集体采藕，辛勤磨粉造就他的新生。陈塘关惨遭屠城，作为父母官的李靖夫妇未置一词，亦不近情理。）

由于缺乏足够的情节铺排、细节铺垫，没有人物成长弧光，在最后时刻，哪吒怒吼金句，多少显得有点空洞。与其他精彩台词相比，“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理不容，我便逆转这乾坤”，这两句似乎更像短视频营销文案。

母子诀别那场戏，贡献了全片最大的泪点。一组闪回镜头，很老套，很煽情，但不深情。作为情节的大逆转，效果差强人意。

敖丙就更憋屈了，一开始被合体“雪藏”，戏份减半，出场似乎只是个颜值担

当。后半段两人亦敌亦友的情节，重复前作，也无创新。

我个人认为，魔丸灵珠的双生合体设定是哪吒2的最大亮点之一。一开场，陈塘关百姓欢乐采莲，磨粉造人，颇有喜感。戏仿“抟土造人”和“莲花化生”，这一设计，有出处有解构有童趣，是续作颇富创意的戏核。

从人物个性来说，哪吒和敖丙，互为镜像，一火一水，一刚一柔，双生合体又对立统一，形象地演绎了每个人身上潜藏的两个自我、两种人格：时而强大，时而脆弱，时而暴戾，时而慈悲。由此生发开去，在闯关考验中，可以排演出一系列非常有戏的“双生羁绊”的情节，可惜导演只奔着打斗搞笑，浪费了这个金点子。

此外，片中的三位女性形象，母亲是为英雄献祭，妖媚的女龙王是反叛主使，爱美的石矶娘娘则是被爆笑的对象。在女性角色的创新塑造方面，哪吒团队的男生们，还需精进一步。

二

人们说，电影是遗憾的、不完美的艺术，但哪吒主创团队追求完美的极致态度，却是哪吒2口碑爆棚的制胜法宝。

显然，精湛的美术设计和视觉特效给了《哪吒：魔童闹海》最大的保障，极大

地补足了主线的分散和主角的弱化，使之成为国产动画工业的新标杆。

《哪吒：魔童闹海》集结国内多家实力制作公司，五年磨一剑，参与的动画师超过了4000人。全片特效占比80%，特效镜头1948个，比第一部的总镜头都多。细究起来，几乎每一帧都是精美壁纸。网友戏言：肉眼可见，都是熊熊燃烧的经费。

陈塘关大战，一分钟打戏的分镜，画了半年。场面最壮观的洪流大战，在同一帧画面上，2亿个仙妖同时对决，每个角色独立建模、动态交互，光渲染数据就能塞满10个硬盘。华彩段落哪吒怒破穿心咒，短短十秒的画面，花费团队整整一年时间。其他如角色的毛发质感、光影反射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连建筑细部、配饰纹理等，都非常考究，各有出处。如陈塘关城墙的饕餮纹，混天绫上的飞天暗纹；连申公豹的腰间玉佩，也是借鉴东周的“虺龙纹”等等，可谓呕心沥血，细到极致。

影片的色彩运用也力求美轮美奂，如决战中的火焰与冰霜特效，用高饱和度的色彩，通过冷暖对比，强化了戏剧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数量庞大的捕妖队，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近景中，他们面无表情、整齐划一，仿佛被权力体制流水线上规训过的万千零件，只听号令，无主见无思想无情感，这是片中最令人惊悚、

细思极恐的场景。这样耐人寻味的特效设计，请在哪吒3里再来一打！

三

再来说说哪吒2里的打斗戏。

整个打斗戏份接近三分之一，几乎从一开场就打。可谓爽点密集，笑点多多。不过，除了太乙真人的川普腔、呆龙王的绕口令、片尾的扫脸彩蛋外，个别屎尿屁的梗实在不高级。

在我看来，打斗戏占比有点多，尤其是后半段打斗升级，缺了情感的“气口”，有密不透风之感。龙王敖光和敖闰的造型，虽然颜值“帅炸天”，但他们出场的画风、配乐，高度类似网游风。作为动画大片，哪吒应有独创的视听美学，让一众网游望其项背。

不过，对于游戏新生代来说，全程高能 的打斗戏恰恰是哪吒2的爆点。应该说，作为动画“特供”，哪吒2的主创团队可谓深谙春节观影之道。顶级渲染的宏大场景，持续密集的暴击对决，酷炫打斗的强节奏、网游视觉的强刺激，拳拳到肉，最可直接触发多巴胺分泌。这一刻，影院变成超级游戏厅，通过“变身”哪吒，“00”后们上天入地，降妖除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游戏快感。

遥想哪吒1的名场面，哪吒和敖丙初

相遇。一个玉树临风，一个桀骜不驯，他们棋逢对手，激战之后，在海边开心踢毽子。夕阳西下，海面泛起金色涟漪，画面唯美温馨。动画师渲染出来的，不是大海的波光，而是两个孤独少年的友情，是值得一生铭记的美好。

一部优秀的动画片，不仅要有视觉冲击力，更要情感触达力；不仅要震撼视网膜，更要轻轻拨动人们的心弦，好比在暴风骤雨之后，让我们听到花瓣的叹息，看见雨中世界的倒影。

四

最后，必须聊聊“哪吒宇宙”中的隐喻。

无量仙翁分明是无良仙翁，开元鼎上的纹饰，玉虚宫的八卦布局、权力门卡玉牌形似“绿卡”构图，灭魂丹类似某冠病毒，连遮天蔽日的黑色根系都被解读成隐喻美元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合家欢的动画片中居然埋了这么多现实梗！网友惊叹之余，开始找彩蛋，解隐喻，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接力破译的全民狂欢，口碑的裂变传播，这应该是哪吒2票房火爆的秘笈之一。

是精心构思还是过度阐释？网友各执一词。不管怎么说，哪吒1里，太乙真人画的“山河社稷图”还只是穿越的童趣

道具，哪吒2竟开始映射全球时局，暗讽全球霸权。电影中，玉虚宫以“仙界正统”自居，无量仙翁手握定义“妖”与“魔”的话语权，这一“强权”反派的塑造，承载了沉重的现实议题。龙王那一句“自诩照世明灯，干的却是恃强凌弱、祸乱人间的勾当，你们才是邪魔外道”，算是点穴金句。以此逻辑推演，土拨鼠饥民大军象征最底层的农村弱势群体？申公道团队貌似二三线小镇“考仙”训练营？龙族影射现实中被霸权体系污名化的东方崛起？普通的子民，是成为权力丹药的海底众妖，还是成为炮灰的陈塘关百姓？

不得不说，哪吒2是有野心的，契合社会热点，洞察公众情绪燃点，才是票房奇迹的密钥。片尾两个彩蛋，一个埋下扬善的伏笔，一个宣泄惩恶的快感。从揭露到鞭挞，从提气到解气，拿捏得如此精

准，难怪排片暴增，引发观影狂潮。

优秀的动画片如同烛照世界的棱镜，可以折射出现实的魔幻光谱，但需要在故事的第一层面，完整精彩。在象征意义上，别具意蕴，如《寻梦环游记》《千与千寻》等，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爱、孤独、勇气为锚点，通过迷失与成长映射现实人性，孩童看见欢乐，成人读懂深度，从而跨越文化与年龄的壁垒。

观众只会抛弃敷衍之作，永远不会拒绝诚意之作。《哪吒：魔童闹海》的票房还在继续刷新，魔童引发的冲击波还在继续。哪吒书写的当代商业神话，对电影市场的提振，电影创作的重塑，意义非凡。

期待未来的哪吒3，会有更富于张力的情节，感人至深的细节，不仅是喂饱眼睛的商业巨制，更成为启迪心灵的不朽之作。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你需要（外二首）

蓝 蓝

你需要重新获得一些语法
在它被用旧的轭具的磨损中
拔出一根崭新的刺，为了
使你的疼痛更加尖锐

为了接生的婴儿能够在这困苦中
挤出第一声呼吸。你需要它们
重新砌造新的房屋
不需要晚年的信件，不需要
史料和索引；最终你恨它
并渴望它的建成仅仅为了有人来把它拆除
继承这遗迹的所有痛苦。

少年雕像出土

你不知道
你大理石的腰
多么美。

“你来了，我开始变老。”

在大理

不为风景写诗，假如
你的蚕豆地里没有一个包头巾的白族农妇

在收割去年冬天的火。

没有船航行在洱海上，隐身人在船舷旁
比风更透明。那些树居然能够
挺直身子，常年站在水里。

啊，哀伤，你把什么缝进了你的大腿？
当异乡人走在一座古城，拖着
那些沉重的传说；戴斗笠的人
在夜雨中压低了帽檐。

没有人告诉我，
洱海六国，互不役属；
墙角的蟋蟀和杜鹃花则窃窃私语
耐心教我梵文的发音。

活在一个鱼鹰被勒紧了脖子的时代
而我戴着密涅瓦的猫头鹰项链
它栖息在胸前，信任那正是
晚星初升的黄昏。

大理三月好风光——有人在唱，
而无人能阻挡一只春天的鸟
从你的眼眶迅疾射向天空。

十六铺（外二首）

古 冈

十六铺的栈桥和凌乱
转眼成了景观平台
铸铁的拴船柱，高大
空茫。背大包的
码头工人后裔，再也无法
顺绳索爬上去，哪怕柱子
朝向白云朵朵的蓝天。

我们一行走向
玻璃房的过去。
看上去坚硬而昂贵，
后现代的设计
简约了汗水和巡洋舰。
松弛筋骨的消费
抽空原住民的底座。

涂了防晒霜的
文化之旅，不过找一个
网红打卡点，让事实
远离沙船和流民，他们
闯过山东和关东。
老城厢的供水不如供血，
我们围在钢化的精致里脱壳。

纠缠

为什么是我，在风景中被洞穿的游人
为什么是你，在梦寐中赤裸的看门人。
而门在风的后面张望，而季节

重复着后代，推翻了眼睛的人？更悠久地

注视但不茫然。唾弃了词而从中
脱颖而出，空无变为空无的
发源地。为什么目光抽走了
目光，情人历经艰险又回到

这扇门后，风中有眼睛在张望。

他们全都在

房屋外侧高楼遮蔽，
晨线像纺织的奶奶。

能眺望到那时该多好，
手捏豆制品票，食物清香。

童年化为 18 块学徒，
枉费的羽毛球，被打坏的塑料边。

人人都在，向着盛夏乘凉，
冰镇酸梅汤透彻肺腑。

购物还没席卷胃口，
清苦的甜蜜，因为他们都在。

爷爷顺着辛氏的感慨，嘲弄
我们共同的愁滋味，旭日东升。

春之曼——时光

周学军

(一)

白头翁啄食完冬的残渣
心满意足地憩在高枝上，
一枚太阳正自它小小的胸中
慢慢升起。终于
那万道金光
从殷红的口中
喷向刚苏醒的大地……

(二)

三月的早晨湿漉漉，
楚楚的模样让人怜爱。
虫们早醒了，
它们的议论曼声低语。

我独自行走在湖边，
清凉自苍穹滴落。
湖水像深邃的明镜，
倒映着苗条的柳影。

此刻，周遭的一切
仿佛散入了温馨的宁静，
散入无尽的微茫……

(三)

四月的午后明净温煦，
香味在空气中流淌、扩散；

月季、牡丹、蔷薇，无数的
连同天上那朵燃烧的希望竞相绽放……

车流如涌动的河，
尊贵的耐心随处可见；
快递小哥像嗡嗡的蜜蜂，
小区的快递柜散发出花的馨香。

我美丽的爱人倚窗而望，
无边光景尽收眼底，
就如这四月的午后，
在她的凝视里我的心变得透明。

(四)

在春天静谧的夜晚
我的思绪总闪烁不停。
为某一人？为某一物？
惆怅、迷茫、欣喜、激动……

通幽花径，暗香浮动，
多少颗心已安然入梦。
生命本应该这样——
清静、单纯。

请敞开灵魂和耳朵，迎接
黎明的天籁之音。
露珠晶亮，——夜的泪滴！
喜悦地摇晃在草尖上……

冬季的天真（外一首）

王舒漫

秋的深处是我性情的一部分。

冬的内敛和清寒是我必要的角度。

我没有生锈的灵魂，源于我接近水源，活的水源。
时间一秒，另一秒向前，
归处是海，海是我爱的哲学家。

我爱，海背面的每一个
黎明的翅膀下升起的地平线，有岸，无岸的掀起，
我听不到自己，这，妙不可言！
垂直的方向，大鸟的翅膀贴在青色的天空上鼓掌。
谁也没有权利书写存在的寂寞。
等地平线转回来，
我已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听溪间的小卵石的声音，
白茫茫的，一大片透明的水滚滚而去。
黄昏的高地，太阳宛若一个酒红色的冰轮从我脚前，
飞驰而过。
一种动力，一种自由，
穿过一切，推动，
高度的融合，
它们永不会愈合我的梦，
我的天真，寂寞也不愈合。

我毫不犹豫地天真放回海里。

大秃顶子山的断片曲

风大，雪大，天地大，
到处白茫茫的一片苍凉。
这雪白得可以翻新世界上所有的花朵。
话说了又说，如同雪谷传来的'喊叫声，风声，马蹄声，
万声，一声像一尾音符遥向雪野，无限远。

我被遗忘在雪地深处。
大雪纷飞覆盖膝盖，雪地上很多人嬉戏，拍照，打雪仗。
我独饮寒风，读雪，读苦难。
砸开更多的时空，跟寒流交换孤独。
两个尽头，在我头上溅满泥泞，
双手干裂于暴雪之中。
我泪流满面。

时间的平行线缩短了延伸，
极地，极寒隐在身后。
一个人的世界，我忽然心疼起自己
坐在雪地，用体温给自己温存。
转过脸，我开始豪饮
一场世纪大雪。

年轮（外三首）

余志成

深邃的眼神
时刻拨动指针
岁月的钟摆
左右不停传真
是坚持还是退却
是过往还是留痕
细数年轮
一圈一圈的
是旋转也是延伸
一轮一轮的
是失去也是永恒

心中的山水

曾经爬过的那山
层峦叠翠
曾经涉过的那水
抃风舞润

山水是风景
因为风景中有故事
山水是记忆
因为记忆里有情节

那山裹风韵
那水抱柔美
是生命旅途的闪烁
是珍藏心中的永远

那夜的雨

那阵风那阵雨
那个黑夜那份情绪
黑的沿伸
有月光的迷离
水的路面
有滚落的泪滴
夜啊夜
雨啊雨
为谁而闪亮
为谁而哭泣

季节风

穿越了过去
穿越了记忆
穿越不过的
是那份情愫那份迷离

季节的风哟
吹动了那帧像
拨动了那颗心
激动了那段故事
也穿越了
你我汉字叠成的诗句

荷之语（外三首）

陈曼英

被称为仙子的荷花
知道你静静地展颜
锦鱼教会你自恋
倏忽穿梭以动扰乱静

夜晚月亮的弦
拨弄音符
整个池塘睁开眼睑
白莲用广袖半遮面
红莲描眉蕊尖抹香
荷叶举起团扇
可是皇帝没有来

云之语

用高亢的京腔
打开天上的那只宝匣
随着京胡曲的推进
白云便冲飞出来
在纯蓝的底板上描画自己
风毫无声息
以柔韧之功变换云的身段
有几朵垂丝海棠多情

白云锁住了人间的佩玉
佩玉在小蛮腰叮当
当初关闭的匣子里
悄悄积攒的日记
被风吹成碎片

无法成章却留下一
段香

梅之语

无法遏制美人梅
破卷枝头
小小的骨朵不是陪衬
是露水孕育的
珠贝
是受对街白玉兰的
点化
不张扬的粉色
在画板上留下浅浅的
酒窝

秋之语

最好有一阵凉风
秋天的方程式
近日开始解题
绿叶素改变基因
注入金黄色素
针筒慢慢地推
我耐心地听满树冠私语
金黄的召唤吹下片片
复古金句
让我遇见手执玉箫的
返乡客

李秋君和何香凝、张大千在静安

张 众

李秋君（1899—1971年），名祖云，字秋君，斋名欧湘馆，别署欧湘馆主，出生于浙江镇海（今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李家坤四房，兄弟姐妹共十一人。四位姐妹中，李秋君排行老三，被大家称为三小姐。她曾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民主妇联执委、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李秋君在上世纪30年代就活跃在画坛上，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女艺术家们策划筹建了中国女子书画会，并当选执行委员，后任会长。之后又募捐组建了上海灾童教养所，任所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在国际美术比赛中获得金奖的女画家，她参赛的作品《秋山读易图》荣获1930年比利时国际绘画大赛金奖。

1934年4月29日，30多名情趣相投、各领风骚的女书画家，为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聚集在一起，这是中国第一个女子书画团体。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著名艺术大师吴青霞、留法的潘玉良等，都是才华横溢的书画家。这一个书画团体会上，大家公推冯文凤为临时主席，选举冯文凤、

杨雪玖、李秋君等十多人作为执行委员，顾默飞、顾青瑶为文书，编辑出版《中国女子书画》特刊，何香凝被推荐为名誉会长。同年5月18日，又推举了陈小翠、李秋君为书画会主任。此后，书画会地址迁至李秋君在静安区的家，今石门二路158号。

书画会中又设有诗社，会员集会时挥毫唱和，气氛生动活跃。同年6月2日，在西藏路上海宁波同乡会（今西藏中路480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展出书画作品数百件。黄宾虹为之撰文，誉为创举。此展会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女书画家们，纷纷申请入会，会员从初创的30多人增至200余人，成为全国性的女子美术团体。这个团体中，一位女画家深深影响了李秋君的一生，她就是书画会的名誉会长何香凝。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何香凝在上海就住在李秋君的家，廖承志夫妇来上海也住李家。受这些爱国者的影响，李秋君的思想从同情革命到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她这过程的转变尤其和何香凝分不开的。

上海灾童教养所就是在何香凝的指导下，由李秋君出面向社会募捐组建，当

时聘请的教员都由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旨在救助在抗战时期受战乱影响的贫困儿童，同时，也通过教养所的慈善工作，唤起人们对抗战的决心，同时把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输送到抗日前线。

敌伪时期，为护送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等一些爱国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去香港，李秋君通过关系，借到一辆“名人”的汽车，有特殊标志的车牌，人称黑牌车号，可以不受任何部门的检查。为了躲避从上海市内到轮船码头这一段路上不断发生的车辆检查，李秋君亲自护送他们安全离开上海。

何香凝和廖承志先后离开上海时，为了出行方便，就把身边的两只上了锁的箱子留在了李秋君家。箱子里究竟放了什么？李秋君知道，这些爱国人士肯定有着重要的秘密，她要守护好这些秘密。“文革”中，当小将们要去动那两只上了锁的箱子时，李秋君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对他们说：这是何香凝和廖承志的东西。那些人一听到何香凝的名字都愣住了，谁也不敢动。于是，廖家的两只箱子被保存了下来。

说起李秋君的画，就会提到张大千。张大千的足迹遍布中华乃至全球多地，其中，被他视为人生福地与第二故乡的上海，就是和小港李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和李秋君的交往最深，他们俩不但同岁，都视绘画如生命，是一对亲如兄妹的朋友。

那年，张大千与兄弟张子善，从四川

坐船溯江而下，李秋君的二哥李祖夔亲临十六铺码头迎接。当晚，李祖夔的叔叔李徵五等人，在功德林素菜馆设宴招待了张大千和张子善兄弟两人。张大千的“大风堂”就设在李家，他举办画展，李家亲朋好友都来捧场。张大千喜欢搞“满堂红”，就是画展结束后，一幅画都不留。那时张大千的名气还不怎么响，难免有几张会留下来，善解人意的李秋君自己掏钱把张大千的画全部买下来。

李秋君的身上有典型的宁波人风格，她平时生活节俭，穿着朴素，都是以黑色素色为主，但对朋友出手阔绰，比如，她在上海灾童教养所上的资金付出，那是无法用数字来描述的。张大千住在李家时，逢年过节按李家的规矩，要给佣人小费，张大千一般是用画来代替的。于是，李秋君就自己掏钱把佣人的画买下来。

李秋君是张大千的好友，他们是一种情谊上的交流，她从他那里学到真正的画艺。而张大千住在李家时，生活起居都是李秋君无微不至的照顾，张大千对她十分敬重和关爱。他甚至说道：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足见张大千对李秋君的信任。

张大千作画习惯比较固定，他大约上午9时开始，先用木炭勾线、打稿，或者

将隔夜未完成的画先着色。下午，如果李秋君没有其他事，基本上就在张大千的左右，看他作画。傍晚时分，宾客盈门，书画界的常客有谢稚柳、陈巨来；学生常客如陈从周、糜耕云等。这时，张大千会高谈阔论，评述自己的作品，也谈别人的作品，众人从中吸取养料，李秋君觉得自己得益最多。1948年，他们两人同届五秩，海上画坛曾有“合庆百岁”的佳话。著名篆刻家陈巨来曾刻一方“百岁千秋”贺章，深为众宾客称赏。此中“千”即指张大千，“秋”即为秋君。他们还商定要用此印一起合作一百幅作品，一时传为艺坛佳话。

张大千与李秋君还互写墓碑，李秋君五十岁时，在静安公墓（现静安公园）建寿穴。张大千为她写墓碑“画家李秋君生圻”，经石刻朱红色字立碑，不是那个外界传的“李秋君之墓”。张大千也买寿穴，在李秋君旁边，李秋君为张大千写墓碑倒是“张大千之墓”。当时，李家很多人都买了寿穴，包括李秋君的母亲、兄弟等人的寿穴都在静安公墓。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张大千客死他乡，李秋君死后也没有即时入葬，命运之神给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就是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紧紧相连。

李秋君进入上海中国画院后，为了适应当时的艺术创作要求——山水画中需要有现代人物来点缀，她就去找擅长画人物

的谢之光学习。谢之光是李秋君多年的好朋友，又和李秋君为邻居，住在同为静安区山海关路山海里5号，李秋君抄小路就能到谢之光家。在谢之光那里，李秋君学画人物，进步很快。

她积极地与社会接触，与时代一起进步。在“文革”中遭受摧残时，她都带着人性的美好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造反派把她的脸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但她忍着伤痛不肯对关心她的小辈透露一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她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生命结束之前，她仍相信自己会得到平反昭雪，相信阳光总会扫去雾霾。

我在查找有关中国女子书画会资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何香凝先生曾经参与过中国女子书画会，并且担任了名誉会长。之后，我在何香凝美术馆出版的《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一书中，又发现了何香凝先生曾经在静安区居住的资料。这份资料是1935年发表的《何香凝先生访问记》里的一部分，作者名叫凤兮。同济大学马列主义学院的博士后徐迟女士帮我找到了全文。

根据百度百科，《妇女共鸣》半月刊、月刊1929年3月创刊于上海，后迁南京、重庆，1944年12月停刊。妇女共鸣社负责编辑发行。属于妇女刊物。这是发表在1935年的《妇女共鸣》月刊的第四卷第

四期，作者凤兮。通过网络查找，凤兮全名陈凤兮（1905—2002年），名幻依，广东潮安庵埠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著名翻译家金满成之妻。早年从事革命工作，1950年之后，担任何香凝的秘书，后受命创办《北京日报》，是著名女报人、作家、诗人、书法家。她多才多艺，琴棋诗书画俱佳，有诗文集《雨后十年》留世。

文章写道：“上海康脑脱路（康定路）绿杨村里一间平民化的楼房，小小的一楼一底的楼房，在小小的弄堂里，静悄悄的。那就是何香凝先生的家。照上海人的习惯，走后门。入门，照普通上海房子的结构，经过一间小小的厨房，厨子正在那儿准备晚上的菜。”

我们要感谢作者，用非常细腻的笔墨，详细描写了何香凝先生在静安区康定路绿杨村寓所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上楼，一推门便是客厅，客厅，没有华丽的装饰，地板却洗得异常干净，几把并不值钱而很雅致的椅子和桌子合宜地摆在那里，壁头挂着不少何香凝先生自己的画，一幅何香凝作画于右任题字的大幅中堂的山水，一直从房间最高处挂垂到地。素朴的家常茶几上，摆一个小小的镜架，装着廖仲恺先生遗像，着西装，年轻时期的。客厅中除了书画和明窗净几，没旁的什么东西。

楼上只有两个房间，何先生的睡房，

便是和客厅相连的一间，间隔相通的门洞开着，来宾可以看清睡房的前半部。何先生有心脏病，有时连楼梯也不能下来，客厅兼饭堂都在楼上这一间，也许为了这个缘故。

客厅静悄悄的，也没有人在，便跑入伊的睡房，原来何先生生了病，一个姓刘的大夫，正和伊对坐在一只小圆桌的两边，在开药方呢。淡雅的廖小姐，站在旁边帮忙这帮忙那的。

见了不速的客，何先生含笑地招呼，给招呼在伊闲躺时用的铺着厚褥的藤躺椅上坐了。

睡房，比客厅略长点，近里面摆着一架小小的屏风，屏风后面便是床，看见被窝是散开着的，屏风外面有小圆桌，普通的大柜，梳妆台，靠窗是一张特制的很高的作画大桌，桌底下一格，安放画具，纸，瑶琴，报纸刊物等，放得满满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文章中关于何香凝先生寓所内部的详细叙述，是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发现的何香凝先生在静安区居住的唯一资料，而且还如此详细，太珍贵了。这也是静安区的荣幸。我特意去购买的何香凝年谱，里面竟然没有收录这些内容，十分遗憾。而且康定路绿杨村仍在，可惜作者没有提供当年何香凝先生寓所的门牌号，当年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别人的打扰吧！斯人虽远去，但是历史记忆

永存！

根据史料，中国女子书画会无论是最初成立的会址，还是没过多久变更的会址，都在现在的静安区辖区之内。1934年4月30日《申报》国内新闻栏载：“中国女子书画会经数度之筹备，已于昨日下午二时，在海宁路八百九十号会所举行成立第一次同人大会，所到会员俱属海上名书画家，计二十余人，公推冯文凤为临时主席，宣告开会，行礼如仪，首由主席致开会词，并报告会务筹备经过，及讨论举行第一届展览会进行方针等事项，继即选举……”一时间闺秀艺人纷纷来附，成为风气。其范围由上海到浙江，再至全国各地。当时的上海报章均纷纷刊文报道，称之为“盛极一时”的“女子艺术界空前之集合”。

1934年出版的第一期《中国女子书画展览会特刊》上所载画会的最初地址为上海克能海路海宁路八百九十号。克能海路得名于1900年，1943年更名为康乐路，今名康乐路。海宁路得名于20世纪初，初名大兴街，20世纪20年代更名为海宁路，现为海宁路。从上海地图看，这是两条十字交叉的路，海宁路比较长。通常我们在向别人说明一个地理位置时，如果这个地理位置位于一条较长的马路，且靠近与这条马路相交或相近的另一条马路，为了让别人更容易找到这个地址，我们会习惯于在这条马路门牌号码前再加上这条与

其相交或相近的路名。特刊上所载书画会的地址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女子书画会最初的地址应为海宁路890号，靠近克能海路。

关于书画会变迁后的地址，1935年、1937年出版的中国女子书画会第二届和第四届特刊上刊登的书画会发行处地址却为上海卡德路一百五十八号。卡德路得名于1869年，今名石门二路。因此，上海卡德路158号为中国女子书画会1935年后的会址。

根据史料，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址其实就是画会负责人的家庭住址。1934年书画会成立时公推冯文凤为临时主席，特刊会员录中冯文凤的通讯地址就是克能海路海宁路八百九十号，最初会员们就是在冯文凤的家中筹备组织画会的。1934年8月底，冯文凤返粤为父祝寿。1935年3月15日，中国女子书画会书画展览筹备会议在李秋君家（卡德路158号）举行，5月10日第二届书画展览会召开并出版特刊，书画会地址亦从克能海路迁入卡德路。

一般社团会有被称作会长或主席的人统管协调会中事务。对于中国女子书画会有无会长这一史实，各文献或未提及，或认为当时的书画会并没有明确设社长一职。1934年4月30日书画会召开第一次同仁大会时，冯文凤被公推为临时主席。

从《申报》刊载的这条新闻，我们得知冯文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画会主席，由于冯返粤，1935年3月书画会再次召开会议时，地点已转入李秋君家，1935年5月出版特刊上书画会地址变更为卡德路158号，1936年4月24日《申报》又载：“中国女子书画会举行常会，到会者有冯文凤、陈小翠等。由李秋君报告会务并议决通过各种议案。”可见冯返粤后，会务已交由李秋君负责。但后来李秋君是否被推为会长，目前尚未见文献记载。

不管怎么说，作为中国女性艺术史上组建最早、阵容最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女性画会，是中国美术社团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她的成立和长期会址虽经变更，却保持着与静安区缘分，为静安区的历史增添了一个光荣的第一。巧合的是，两处会址分别是两位著名女画家的家庭住所。特别是李秋君女士的家庭住所成为中国女子书画会的长期固定会所，其本人也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女子书画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作为中国女子书画会的第一任负责人，而且又是提供了自己的住所作为中国女子书画会第一处会址的女画家冯文凤女士。在《何香凝与中国女子书画会》这本书里正好有关于冯文凤的介绍，笔者就摘录如下：

“冯文凤（1902—1961），广东鹤山

人，岭南书法家冯师韩之女。5岁随父学习书法，13岁便能对客书屏、公开义卖，被称为‘神童’而声噪岭南。冯文凤艺术兴趣广泛，曾游学意大利，擅长书法，兼擅中国画、西洋画，在雕塑、摄影、音乐、骑术等方面造诣颇高。1918年在香港创办女子书画学校，公开招生。1925年在上海设立分校，培养女子美术人才。1920年在香港太白楼发起香港第一次华人女子美术展览会，广交书画界人士，饮誉海内。1924年被上海《新闻报》评为全国女书法家。1933年在黄宾虹、张大千评审下，获女书画家书法第一名。1934年任中国女子书画会首任会长。作为早期的艺术教育者、艺术社团组织者，冯文凤显示出了她的才力与才情。”

1934年至1947年，中国女子书画会共举办了13次画展，对艺术的发展和美育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每一次画展都是一次盛会。1934年举办的第一届展览会为沪上首创，广受媒体推广。1935年第二届、1936年第三届展览会广征全国女书画家作品，何香凝、包琼枝、席佩真等均有作品参展，来自杭州、永嘉、苏州、无锡、南京、天津、北平、广州、香港、福州等地会员的作品多达五六百件，参观者不绝。第四届展览会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举办，展出李秋君、谢月梅、何香凝、余威丹、鲍亚辉等会员作品，

规模空前，观者达万人。

中国女子书画会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女子书画会特刊》。目前孔夫子旧书网上可以看到第一期和第二期。

陈小翠主编的《中国女子书画会特刊》（第二届），有顾青瑶辑录的会员 93 人，何香凝为会员之一。《中国女子书画会特刊》（第四届）所辑录的会员有 136 人。特刊收录有会员的书画作品、题画诗词、文章等。中国女子书画会至 1947 年 5 月 2 日第十三届展览结束之后，停止活动。

借助社团集体的力量，中国女性争取了艺术上的独立地位，显示了 20 世纪女性艺术的独特价值。画会的成立标志着中

国女画家主体意识的觉醒。画会整体的艺术水平和较严密的组织性，是其他地域及社团所难以比拟的。画会成员由上海遍及江浙，乃至全国。

到此为止，中国女子书画会、何香凝、小港李家的静安缘基本梳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我们发现，整理了小港李家百年风云与静安的不解之缘，不仅留下了李秋君女士与张大千先生的传奇情谊，而且通过李秋君女士串联起了中国女子书画会与何香凝先生的关系，更加让我们意外发现了何香凝先生曾经在静安区绿杨村居住的历史，为静安区的历史又增添了新的光荣。

—— J_A ——

（本栏责编：程 庸）

爱

威海路第三小学三（4）班 王晔飞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我来到这个世界，妈妈在产床上流出了幸福的眼泪……在爸爸欣喜又焦急的目光陪伴下，出生不足三斤的小小的我，被120从产科医院送到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保暖箱里，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月。在保暖箱的日子里，爸爸每天按照医嘱几次送来妈妈最新鲜泵出的母乳，母亲甘甜的乳汁是我尝到的人世间最美好的味道，我知道，那就是“爱”的味道……

在我不到一岁，我外婆过世了。听妈妈说，当时我外婆生了很重的病，身体非常虚弱，也极少进食，但她仍然强撑着身体推着襁褓里的我，我外婆还特意亲手写了关于我的童谣唱给我听。只有那时候，被病魔折磨得脱了形的外婆，才会露出久违的微笑，洋溢着温暖笑意的眼角布满了细细的皱纹，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爱的印迹……

岁月如歌，我上小学啦！自从加入威三校园的大家庭以来，各门学科精彩纷呈的知识宝库向我敞开了大门，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多令我敬佩和喜爱的老师。

因我自小体弱多病常年奔走于医院，

没有办法参加任何学前培训，带着惶恐和茫然直接进入了我的小学生涯。我从第一个拼音、第一个歪扭的汉字起步，老师们耐心地帮助我仔细纠正每一个汉字和英语字母笔画错误。各学科的老师，还会用各种小游戏、小奖励引导我建立起了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我可以游刃有余地看我喜欢中英文绘本，并用笔工工整整地记录下每一个令我感动的瞬间。在生活上，老师们更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我在学校楼梯上晕倒，老师第一时间带我去校卫生室并及时通知了我的爸爸妈妈。在我请病假医护时，老师还打了好几个电话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对于我们的安全教育，老师们更是不厌其烦地叮嘱，他们时常为我们累弯了腰、喊哑了嗓子，即便这样，他们还坚持努力工作。老师们用洁白的粉笔向我们传授知识，更用博大的胸怀关爱着每一个学生。在老师们眼里，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我们所有同学都想轻轻地呼唤老师们一声：“妈妈……”

爱，就像一把充满魔力和能量的金钥匙，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浩瀚璀璨！父

母之爱、祖孙之爱、师生之爱……那一份份浓情厚意滋养着我的心灵，爱的种子生根发芽会用浓墨重彩涂抹着我的童年，让

我带着这份温暖与爱的记忆，为我最热爱的家园和祖国刻苦学习，步入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新篇章！

共赴音乐之约

威海路第三小学五（1）班 张栩宸

亲爱的顾家：

你好！

最近好吗？和你分开已经快两年了，很想念你。记得上一次你回国来我家玩，我们一同游泳嬉戏，在泳池里溅起欢乐的水花；一同围坐餐桌，分享美食与趣事；一同并肩钢琴旁，指尖在琴键上跳跃。有着说不完的话，可真开心啊！

那时候，你琴弹得可真好，悦耳动听，让我羡慕不已，心生向往。你鼓励我说，好好练琴，你也可以弹得很出色。从此，能与你并肩弹琴，成为了我坚持学琴的动力，我一直默默努力。今天，我迫不及待地想与你分享一件让我十分激动的事！

今年，琴行迎来了二十周年庆典，我作为代表，登上了外滩新天安堂的舞台。教堂里，华丽的钢琴摆放在舞台中央，宛如一位优雅的公主。四周，是一同伴奏的演奏者，一件件晚礼服衬托出演出的隆重，指挥是位气质出众的大哥哥，穿着笔挺的

西装，身姿挺拔，手中挥动着他那根好似有魔力的指挥棒。所有的一切，让我既紧张又兴奋。

小朋友们的表现也令人眼前一亮，有的自信满满，光芒四射；也有小朋友紧张得微微发抖；大家都努力发挥着最佳水平，演奏会很顺利！

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周围的一切仿佛按下了静止键，我先故作镇定地给大家鞠了一躬，然后缓缓坐下，接下来手臂高高举起，轻轻落在键盘上。当指尖触碰到琴键的那一刻，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敲在我紧绷的神经上，我能感觉到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了。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此刻紧张的情绪还是像潮水似的涌来。我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一定要稳住啊，台下那么多的人，冷静一下。”我用余光瞥见指挥大哥哥，他投来鼓励的目光，好像在说：“小朋友，放心吧，有我们伴奏，你就放心大胆地弹。”

他的目光如同一束温暖的光，让我瞬间很安心。

随着音乐的响起，我渐渐找到了感觉，指尖在黑白琴键上跳跃，轻快的音符就像一群活泼的小精灵，充满了喜悦的氛围。一曲结束，迎来了大家的掌声与鲜花，这真是一场挑战自我的演奏。那一刻，我被成功的喜悦包围着，也深深地领悟道：

努力付出总会有回报。

我心理默默想，要是你能在现场，与我一起感受这份美好。那该有多好啊！真希望你下次回国，我们一起弹琴，一起分享生活中快乐的趣事。

祝你学业进步！

你的好朋友：张栩宸

2025年2月18日

安吉新春

威海路第三小学四（1）班 於碧华

今年寒假，我们全家有幸来到浙江安吉旅游，在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让我们全家感受到了当地别具一格的中国年味，更深深爱上了这古韵与新潮交融的安吉新春。

当春节的脚步悄然临近，安吉这座独特的小城，便被年味层层包裹着。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传统与现代交融，勾画出了一幅独属于蛇年新春的绚烂画卷。

新春伊始，安吉的古村落带头热闹了起来。街头巷尾挂满了大红灯笼，随着清风轻轻摇曳，一盏盏灯笼宛如跳跃的火焰，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喜悦。舞龙舞狮队伍不时在老街上穿梭，真是锣鼓喧天，龙身灵动，狮子翻腾，呐喊阵阵，引得围观的群

众连声喝彩。我，作为一个第一次加入其中的观众，不禁被深深地震撼了。而周围的老人们则坐在街边，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在手中忙着剪窗花、写春联；孩子们呢，在市集上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欢声笑语与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我爱，这充满了农村风情的新春活动。

安吉的春节，美食当然也不可或缺。瞧，这道热气腾腾的冬笋炖肉，鲜嫩的冬笋汲取了山林的灵气，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一同炖煮，汤汁浓郁，肉质酥软，笋香四溢，真让我们这群旅行者赞不绝口。还有白茶熏鸡，独特的熏制工艺让鸡肉融入了白茶的清香，肉质紧实，香味悠长，见了就让人馋涎欲滴。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

起，共享这些美食，亲情在欢声笑语中得到了升温。我爱，安吉这特有的年菜。

此刻，在安吉的滑雪场上，春节又有了别样的活力。滑雪场银装素裹，在阳光的映照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洁白的雪道就像一条条大蛇俯卧在山间，有的平缓，有的陡峭。我和哥哥与滑雪爱好者们一样身着鲜艳的滑雪服，如同色彩斑斓的花朵点缀在这银白的世界里。我们这群初学者跟着教练小心翼翼地练习着滑雪的基本动作，虽然偶尔会摔倒，我们的脸上却依然洋溢着兴奋的笑容。早已擅长滑雪的年轻人或疾驰而下，感受着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或缓缓下滑，享受着冬日里的宁静与惬意。滑雪运动为安吉的春节增添了一抹动感与时尚，让古老的节日焕发出了新的

生机。我爱，安吉这活力四射的新春活动。

在这个春节，安吉的传统文化与滑雪运动完美地交织与融合。传统民俗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传承；滑雪运动则代表了现代人的坚持不懈与拼搏精神，让人们在冰天雪地中释放出活力和激情。它们共同构成了安吉春节的独特魅力，让人们在感受传统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能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乐趣。

春节，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安吉这片土地上，正以全新的姿态延续着它的辉煌。它不再是简单的节日庆典，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我们一同守护这份美好，让安吉的年味越飘越远，让春节的文化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我爱，古韵与新潮交融的安吉新春！

我想对您说

威海路第三小学五（4）班 郑喆文

亲爱的妈妈：

您好！

时光如梭，十年的时光如潺潺的溪流般一晃而过。您十分辛劳，即便在工作上已经很疲惫，但回家后还要做家务、辅导作业、做晚餐，数不尽的活压在您身上，可您依旧任劳任怨。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还未洒满大地时，您早已起床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在夜幕降临，万籁俱寂时，只有您的房间还亮着灯，正做着家务。您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休息，您凭着勤劳的双手，靠着瘦弱的肩膀，撑起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还记得有一次，您带回来一小袋进

口樱桃。那些樱桃各个都饱满圆润，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甜。我馋得直流口水，刚伸出手要拿，看见您从厨房里疲惫地走出来。您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双眼似闭非闭。我透过您那劳累的眼神和湿透的衣衫仿佛看到了您鬓角散乱的几根白发和额头上浅浅的皱纹。我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自私，赶紧让您也尝尝樱桃。可您却摇摇头，慈祥地微笑着说：“妈妈不吃，我吃一个你少一个，快吃吧！”那一刻，那句话如阳光般洒入我的心田，使我感到无比温暖。我第一次体会到您对我那深沉的母爱，第一次体会到您的无私付出，第一次体会到您从不为自己个人着想。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妈妈，您知道吗。您不仅在这十年里

为我付出了如此多的心血，更是我学习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知心朋友。但是，您也要多多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周末时，希望您能多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经常坐在电脑旁工作太久，这对您的脊椎和腰背可不好，健康的身体可比一切都重要呀！

最后，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再此向您感谢。您就犹如一阵春风，带给我温暖；您就如一座灯塔，在茫茫大海中为我指引方向；您就如一轮暖阳，赐予我这美好的生命。虽然岁月已悄然在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我的心中，您永远是我最爱的人！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永葆青春！

您的女儿

2024年12月14日

温暖的阳光

威海路第三小学三（1）班 王上铭

“哗啦啦！”天空突然裂开个大口子，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砸。我缩着脖子往学校跑，可还是躲不过这突如其来的大雨。等我跑到教室时，运动鞋已经变成了小池塘，袜子湿答答地粘在脚上，走起路来“咕叽咕叽”直响。

“快把袜子脱下来！”王老师抱着吹

风机冲进教室，插头“咔嗒”一声插在讲台边的插座上。我们十几个落汤鸡排排坐，把湿袜子晾在椅背上。暖风呼呼地扫过后脖颈，老师蹲在地上，像烤棉花糖似的来回晃着吹风机，发梢都沾上了白蒙蒙的水汽。

我偷偷瞄了一眼王老师的脚，发现她

的黑皮鞋在渗水——原来她的袜子也湿透了啊！可她顾不上自己，只顾着给我们吹干袜子。暖风扫过脚心时，我感觉整个人都暖洋洋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教室后排挂

起了一串五颜六色的袜子，像飘着朵朵小彩虹。吹风机还在“嗡嗡”唱着歌，吹出的暖风里藏着太阳的味道。我知道，那是王老师把阳光塞进了我们的童年里！

我爱读古诗

威海路第三小学五（2）班 周凡稀

我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学生，我爱春天的鲜花、天边的云朵和夜晚的星星，我爱有趣的昆虫和可爱的动物，我爱钻进奇幻小说里冒险也爱搭建乐高积木……我喜爱的事物实在太多。有一个最特别，也是让我最喜爱的，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古诗。

记得在我小时候，妈妈常常在睡觉前读诗给我听。夜晚，月光如水般透过窗户洒在床前，妈妈的声音温柔而富有韵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年幼的我不懂诗中蕴含的深意，只是觉得这些短短的句子既好听又神秘，不知不觉就被它们吸引住了。下雨天，妈妈又会很应景地说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些和雨天有关的诗句……

直到现在我清晰地记得，我真正爱

上古诗是在一个春日的午后，阳光温柔地洒在铺着青石板的街道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我和爸爸妈妈手牵着手在街头小巷里漫步，转过白墙黛瓦的街角，一树盛开的红梅突然映入眼帘，它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探身而出，娇艳的花朵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我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地打动了，不禁脱口而出：“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虽然诗句描写的是一枝红杏，我看到的是一树红梅，但是这句诗却如此贴切地描绘了我眼前的景象，完美地表达出了我内心的感受，这让小小的我深受震撼。现在回想起来，在它涌上心头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就像一盏明灯突然照亮了我对世界的感知，我好像懂得了如何用诗意的心去感受自然和观察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过的古诗越来越多，对它的热爱也越来越深。我尤其

爱它描绘出的那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面和诗人们用寥寥数语营造出的那种优美超脱的意境。“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王维在《山居秋暝》里描写的画面，通过语文课上老师的讲解让我对它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它不仅是一首诗，更是一幅清新幽美的山林秋景图。我闭上双眼默诵时，仿佛真的置身在了那片静谧的山林之中，雨后山中清新的空气和秋日的凉意将我包围，银色的月光透过松林洒落在我的身上，我听到了少女们洗衣归来时的欢声笑语，也看到了荷塘里那一叶悠然行驶的小舟。我真的好像和王维心灵相通了一样，感受到了诗中描绘出的那份宁静与美好，令人心驰神往，这种感受真是妙不可言。

我爱古诗，不仅只是停留在口头的诵读中，更是将这份热爱化作了行动，去感受诗句中的意境。我特别喜欢白居易的诗，为了亲身体验他在《钱塘湖春行》里描写的西湖春景，去年春天，我特意请爸爸妈妈带我去杭州进行了一场“寻诗之旅”。春天的西湖花团锦簇，桃花、樱花、海棠等各种花卉竞相开放，苏堤两岸杨柳依依，绿树成荫。“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正如诗中所描绘的那样，我眼前的西湖是那么的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孤山脚下，湖水如镜，倒映着低垂的云层。我们沿着湖边缓缓行走，脚下的草地一片

新绿，粉白的樱花花瓣翩翩飘落，点缀其间。微风拂面，空气清甜，耳边还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声，一切是那么的美好，让人惬意又悠然，我好像穿越了时空，真切切地体验到了白居易千年前在诗里描写的情景。那天，我们一家三口陶醉在西湖春日的美景里，直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爱古诗，爱它优美的韵律和朗朗上口的节奏，更爱它传递出的那份真挚动人的情感，让我能隔着千年的时空，体会到古人的悲欢离合和家国情怀。“大弦嘈嘈如急语，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笔下的《琵琶行》，语言流畅、节奏鲜明，读起来时而婉转哀怨、时而澎湃激昂，好像那诗里的琵琶声就在我耳边回响一样；“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临终前，把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和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期许，用短短的四句话凝结在了《示儿》里；“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少年不知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胸中激荡的豪情和心底郁结的苦闷都倾注在了这一首首宋词的字里行间。

我爱古诗，从上古的《采薇》到战国的《离骚》，从两汉的《大风歌》到建

安的《观沧海》，从唐宋的诗词盛世，再到元曲的婉转悠扬……古诗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今后，我要读更多的古诗，让它们陪伴着我长大。

爱是什么

威海路第三小学三（4）严芸熙

爱是妈妈的拥抱，
暖暖的，像太阳。
爱是爸爸的微笑，
稳稳的，像大山。

爱是老师的鼓励，
轻轻的，像春风。
爱是朋友的分享，
甜甜的，像糖果。

爱是帮助别人，
爱是关心大家。
爱在心里，
像星星闪亮。

爱很小，也很远。
爱很轻，也很重。
爱在身边，
爱在每一天。

—— J.A ——

（本栏责编：濮麟红）

夜深人静，笔墨扁舟

王瑜明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喜欢李白诗中的这一句，应展就用楷书抄录了这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工作中，不如事十之八九；生活中，有两娃的“加持”，也是每天都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于我，最解压的，大概就是书法和篆刻了。

其实，写书法，我是有童子功的。我7岁开始习字，一直到高中，因为学业日渐繁忙，才真正放下了毛笔。但小时候的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枯燥的事，总会有100个逃避练习书法的招数。还记得，那时，老爸老妈总对我说：“我们不要你成名成家，只希望你能真正掌握一些技能，有一些爱好。”我当然很烦这句话，但没想到，20多年后的我，居然真的喜欢上了书法这门艺术。

要说重新拿起毛笔，则源起于有一阵子办公室里掀起的书法热。我自诩有点童子功，看到桌上有一本我曾练过好多年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字帖，看到笔墨纸砚，想着童子功，就准备露几手。但毕竟有十多年没好好练字了，运笔的基本法

则在心，但笔是不听我使唤的。借着书法热，老法师同事帮我寻回了我童年时代的书法老师毛节民先生。我如愿以偿，又开始了我的书法深造。

小时候的我是被爸妈“逼”着习字的，如今的我，却是真的想把字写好。我风雨无阻，几乎每周都去毛节民先生的工作室上课。毛老师常对我说，书法是磨时间的艺术。我听懂了潜台词，回家得认真写作业。我给自己下了个“死命令”，尽量每天抽时间写三张作业，也就是108个字；完成21张作业后，才能去上课。书法不就是一门慢慢来的艺术嘛。长大的我也明白了这个道理：真正的有所成，都是只能慢慢来的。时间花在哪里，收获也一定会在哪里。

这十多年来，毛节民先生也给我传递了很多书法理念，比如写作品，一定要有立体感，要让人觉得字向你扑过来。比如要多临帖，但临帖也只是和古人的对话，“真正的高手，是从字帖里学的，能把死的学活。”这就是说，从字帖里学到精髓后，再形成自己的风格，“孙悟空只能有一个，

孙悟空拔出的毫毛变出的猴子，都不是孙悟空。”毛老师打的比方，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何谓“学活”。

工作繁忙，加上家里还有两个孩子，我每天的练字时间很有限。一般都要等孩子睡觉以后，我才能静下心来写个两小时。我认真琢磨字形如何才能更好看，也琢磨老师对我说的，“写书法，骨子硬，要有脾气，但笔画要柔软”。有时也会觉得很累，但爱好也许真的强于一切。

我的老师毛节民先生也是著名篆刻家。在跟随他学习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喜欢“虞山印派”，这种苍老古朴、沉稳又不失清新秀丽的风格深得我心。一次，我很认真地问老师，能不能教我篆刻。老师直言：“篆刻很辛苦，章至少得刻100方才会有点感觉……”难和苦我可不怕。

刚开始学，我就遭遇当头一棒：磨石头。那天，学刻一枚“文采风流”的章，我刻了三遍。在一块石头上反复刻三遍，意味着被磨掉了两遍。第一次刻这四个字，我把“采”的爪子头刻得太大了，拍了印花发给老师看。老师回复，修改的余地都没了，我只能磨了重起炉灶。这一磨就磨出个难题：我磨不平章面，第一次磨，就磨斜了，好一番横看竖看才磨平。

第二次动手，我学乖了，写完印稿，先发给老师看，印稿过关再刻。可对我这个篆刻小白而言，写是一回事，刻又是另

一回事，刀完全不听我的话。刻完，我把印花发给老师看，这次的评语是，字的宽度不对，且线条刻得太粗，依旧没有修整的余地。唉，那就只能继续磨了再刻。

夜深人静，我把砂纸放在玻璃板上，磨啊磨石头。可我不仅把章面磨斜了，还磨得四角略低，平放在玻璃板上的石头居然在晃，磨石头，就把我的脾气磨得精光。后来，还是在老师的帮助和再加工下，才搞定了“文采风流”印。学习书法篆刻需要每日精进，更需要耐心，磨平石头，磨平脾气，倒也是磨走了精进路上的绊脚石。

那天，我想给儿子小友刻个名章，写了几个样子带去给毛老师看，本以为，老师选一个，或帮我修改一下即可。没想到，毛老师拿出字典，写了好几遍后，才定下印稿。想到毛老师常说，他的老师单晓天先生说过，印文是靠反复写出来的，这才是“印从书出”“刀法传笔意”的精髓。

我从楷书练到行书，后来又接触了隶书、篆书、草书和篆刻。我临完了一本又一本字帖，终于敢在每年新春来临前，图个热闹，给朋友们写点春联。看到喜欢的句子，我则写一些书签，刚好自己刻过一个“瑜明之鉢”的小章，用在书签的落款。记得有一次，刻过一枚“对酒当歌”的章，后来再写了个“对酒当歌”的书签，两者正好配在一起。发了朋友圈，好几个朋友说喜欢。后来索性写了豪放版、婉约版，

送给喝酒不同风格的朋友。还有一次，写了个“财源广进”的书签，觉得太俗，用了个“鱼乐”的闲章，想着大概没人会喜欢。意外的是，大家说，“大俗即大雅”。想到还刻过一枚“大雅”的章，就用上，雅俗共赏一下。后来也有朋友喜欢，就直接送他了。女儿和儿子看到我写的书签，也拿去送同学和老师，说这样的礼物，深受欢迎。

毛节民先生曾为我刻过一枚闲章“作个闲人”。在忙碌的工作中，能偷闲拥有一个爱好，让自己偶尔“作个闲人”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苏轼在诗中所吟，“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尽管这是我目前向往却还不能达的生活，但书法和篆刻，真的是我在忙碌生活中的一叶扁舟。

—— J_A ——

(本栏责编：吴越)

我眼中的马来西亚

叶孝忠

我算了算，单单是2023年，我就去了二十几次马来西亚，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总能给我带来无限的惊喜。

丰盛港，停下来，喝杯咖啡

由柔佛出发，开车沿着马来西亚半岛的三号公路走，目的地是八小时车程后的登嘉楼州，但我为此行程准备了一周的时间。视野所及处，一半是绿林一半是蓝海，路上的小镇、甘榜、沙滩和茶室，都是休息站。

第一站是滨海小镇丰盛港（Mersing），关于这个地名的来源，有各种说法，感性的理性的。就说个凄美的吧，据说是村长的儿子喜欢上一名叫 Seri Mersing 的女子，而 Seri Mersing 的心上人则另有他人。一对有情人因村长从中作梗难成眷属，男子离开此处，便将伤心地称为 Mersing。

在马来西亚，不少地名以马来文命名，却拥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中文名字，而名字往往带有美好的寓意。19世纪，柔佛推行港主制度，吸引了大量华人



经过修整的马六甲河让古城更为宜人

前来垦荒。Mersing 的中文名字，便是和早期来此开港种甘蜜的港主有关。我们停下车休息用早餐。这是我大学时期经常来的小镇，小河边有码头，能直达刁曼岛的碧海蓝天，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如何戴潜水镜和呼吸器，一窥海底的奥妙。后来大学毕业旅行，也和好几个同学一起来刁曼岛，蔚蓝的海和天，如前程一样令人憧憬，后来有几个朋友还经常见面，也有几个朋

友，自那次年少的旅程后，就各奔天涯。

丰盛港通常是个中转站，我们也试过住一晚，在乐田园酒家吃吃海鲜，感受游客散尽一切归于平静的小镇风情，我记得小镇中心有个戏院，看过一场电影，戏上到一半，却有几只燕子（或许是蝙蝠说不定）在戏院里，来回地飞，这场戏中戏至今难忘，反而正经八百买票看的电影，什么情节甚至连片名都不记得了。很多时候，正是这些过去看起来微不足道、稍纵即逝的瞬间，而不是我们日夜祈求的丰功伟绩塑造了我们。那么多年了，或许这栋戏院建筑还健在，被改造成其他用途，比如售卖便宜货的大卖场。

但这次只打算路过，停下来，喝杯咖啡，吃个面包。

丽丰西果饮冰室，这店名古早味盎然。西果是新马华人对西式甜点和面包的俗称，因此过去的面包坊都称之为西果店。

饮冰室则更显得古雅，梁启超就称他的书斋为饮冰室，“饮冰”一词源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文人内心的焦虑能靠饮冰得以缓解，但新马气候酷热，饮冰室则能舒缓赤道永夏的郁闷。早年，新马也有称之为饮冰室的咖啡店。

马来西亚曾经票选全国百大咖啡店，开业于1972年的丽丰榜上有名。咖啡店内设有私密性极强的卡位，地面则铺上小块的马赛克瓷砖，富有1970年代的美感。一切看起来有一点的年月，却不脏，可见经常保养，家具和装潢都功能性强，没有多余的装饰，也不会容易过时。烤面包是有水准的，加椰也是手工自制的，班兰和椰味浓郁，和一般工厂货不同。

家庭经营的咖啡店，人情味比较浓厚，老板泡咖啡，兼任伙计，更愿意和街坊互动。咖啡店里人来人往都是熟客，早



南马小镇居銮大街上的楼房，显示了小镇曾有过的风光



搭火车游览马来半岛总能邂逅不少友善的当地人

已经培养起默契，简单的“照旧”是一份南洋咖啡、加椰牛油烤面包和分量才几口的早餐椰浆饭，随手拿了搁在柜台上的报纸，纷纷扰扰的世界八卦就上了餐桌，人们也因此多了谈资，这也是咖啡店最早的服务意识。如果有所谓的咖啡店文化，那么在吊扇下，啜口南洋咖啡，翻阅报纸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咖啡店早餐仪式。

我们继续旅行，往北开车半小时左右，就到了玛娃岛（Pulau Mawar）。沙滩十分宁静，工作日游人稀少，我们在退潮时段前来，由此就能步行到天空之门。沿着沙滩生长的红树林颇为漂亮，有好几棵，孤立于浅水当中，长得笔直，抓牢土地，游人称之为明星树。它所展示的干净画面，极讨相机的宠爱。人们喜欢拍摄孤独的树，它宛如一首清唱的童谣。

走约摸 20 分钟，就能抵达天空之门。这个名字取得颇为诗意，其实是大自然多年在岩壁上锤炼出一道缺口。站在门前，南中国海飘来的微风，一阵阵经由洞口徐徐吹来。这是谁在炎热的午后给予我们的温柔犒赏？

餐室，一座城市的客厅

每个小镇，都有一个餐室，或两三个。那是当地人一早就得去报到的地方，他像个可靠的亲人。离家在外久了的游子，回

家后，他是第一个要拜访的人。你知道他总是悄然无声地在那里过着自己的生活，等你。

这些餐室，其实就是新加坡人口中的咖啡店。餐室应该是更古早的叫法。它们通常是一个战前店屋单位的大小，几代人经营下来，老板通常也是服务员，叫得出客人的父亲，客人认识接手生意的老板儿子。

沉默的云石桌布满了早就洗不掉的污渍和愈合不了的伤痕，它和一身油墨味的报纸是同一年代的人，都是过时的，难怪那么搭。一早就有食客在桌上掀开了一世界的心事，昨天的，尚有余温的快乐和忧愁。在对岸的餐室，还经常能看见提供免费报纸翻阅的服务。

由于家里经营咖啡店生意，我小时候就经常到店附近组屋楼下的印度杂货店，买一份早报，在开店前放在桌上。客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着别人读完报纸，有时候想读报纸的客人太多，报纸还被拆分为四五分，一些人先读国际新闻，一些人先浏览副刊，然后再交换，同时交换读后感，当时的报纸扮演着现在社交媒体的角色，现在新加坡的咖啡店很少有这样的服务，人都比较忙，想让你快快吃完快快走。人们发表的大多是牢骚，永远没有句号的牢骚，听着听着，竟也产生怜悯之心，一些人的一生，会不会就剩下这些只能在咖

啡店里抒发的牢骚？

我们离我们所熟悉的时代越来越远，只能回头望，而无法回头了。

还好有马来西亚。是因为发展步伐较为缓慢，所以才不经意保留了“老新加坡感”，还是就觉得没必要改变，因为这些人情风景是餐室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若去马来西亚，就算只是一日游，也不会错过餐室的体验。我知道它对我的吸引力，除了美食，还有其他。

那些染上尘埃的吊扇永远转不动停滞了的时光。地面和墙身，马赛克瓷砖拼贴成斑斓整齐的图案，容易打理十分实用，现在有了自自然然的复古美感。那些墙上的老时钟们，一身是病，缺了零件再也无法走动，是舍不得卸下的装饰和回忆。开业时某某公司某某人送的镜子，几十年来映出人面桃花和满面尘灰及鬓角的霜雪。沉甸甸像钢铁人一样的雪柜依旧藏着长形的铁盒，冷若冰霜。有次还看见服务员把铁盒取出来，浇上水，取出冰块，放在白钢制成的大圆盘，再用长着獠牙般的铁凿来碎冰，这样原始粗暴的仪式，现在看起来像是惊悚片，原来还保存在一些马来西亚古老的餐室里。雪柜边上吊着一个用铁丝网编织而成的蛋篮，里头空荡荡的，看了却是满心欢喜。

当然，还有那个颤巍巍的老人，通常穿着睡衣，拎起笨重的咖啡壶，一点也

不费力。那是几十年的生活，调教出来的架势，用来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那还愿意或责无旁贷接手生意的孩子，维护着老习惯老风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店里，来去如风的店猫，它失去了捕抓耗子的本领，却没忘记撒娇的姿态。

我通常会选择坐在卡位，这些更具有私密性的小空间，点最经典的加椰牛油烤面包和半生熟蛋，老板送上咖啡时，我会闲聊几句。

我总是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这眼前的一切，因为这些我所熟悉的，早已经退出了我的生活舞台。

皇宫之地

我在登嘉楼租了一辆小红车，沿海开，往北走。海壮阔无边，结满了浪花，瘦瘦的椰子树，迎着海风而立，几朵放牧的白云，悠闲地啃着天的碧蓝。

由地图上看，这狭长的土地，被内陆的沼泽河道和南中国海包围，叫 Penarik，意思是“吸引子”，到底这算偏僻人烟稀少的地方，有什么魔力能把不走寻常路的旅人，不由自主地引到这里。

是工作日。甘榜、沙滩和度假村，没有游客，只有偷闲的游人。我要去 Terrapuri，在这条路的尽头。这是拉丁语 Terra（地域）和梵语 Puri（皇宫）的

合成词，意为皇宫之地。这应该是马来西亚最独特的度假村了。

服务员拉开 Terrapuri 重重的大门，像是一场大戏掀开序幕。眼前是一栋栋看起来经历过风霜，但丝毫无破败之相的浮脚屋。每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季候风的季节，多雨潮湿，霉菌就会开始在这些老房子上疯狂生长，但一旦有阳光，它们就会迅速死去，给这些木头留下来独特的颜色。这种由时间、大自然和人为一起营造的美，同样有力。

这 29 栋由登嘉楼各地拯救回来的老房子，其实是由超过 100 个老房子的配件中，精挑细选重新组装而成，不少屋子拥有 6 或 12 根柱子，显示它们过去是皇族和贵族的住所，并由超过 100 至 200 年

历史的正艾木搭建而成，它们能免受白蚁侵袭，但难逃被人们抛弃的命运。

刚好遇见度假村的老板 Alex，于是闲聊了几句。年轻时，Alex 曾经为外国人组织不少独特的旅游体验，后来成立了旅行社 Ping Anchorage，这是外国指南如《孤独星球》多年来大力推荐的当地旅行社，我在大学时期到登嘉楼旅行，就经常通过 Ping Anchorage 安排的。

Alex 是登嘉楼的土生华人，从小住在渔村，对浮脚屋就很有感情，看到不少荒废的登嘉楼老房子，于是就像集邮一样，把这些老房子收集过来，并以传统马来宫殿的布局为灵感，为这些老房子找到全新的位置和使命。

以木头所搭建的浮脚屋，是马来人的



话望生的火车月台和周围的喀斯特地貌融为一体

传统民居，然而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裕，他们就倾向于建造更现代化、经济地位看起来更高的砖房，因此不少浮脚屋被闲置，主人也不愿意花钱维护，随着工匠越来越少，传统手艺也逐渐流失。讽刺的是，浮脚屋建造过程更为复杂，也需要更多手艺，现在只有有钱人才负担得起。

态度很重要。马来人造房子和对待房子的态度与华人截然不同。华人把土地想象成永恒的家，家造得结结实实的紧紧扎根，而传统马来人的房子则能灵活移动。我想起眼前的海，想起马来文家乡是 Tanah Air，是土地和水，踏实和流淌的结合，总有一种不安分。根据传统，马来小孩出生时，父母会在家中庭院种一棵树，小孩长大后，树木也茁壮了，就用来建房子，房子就建造在父母家隔壁，如果需要搬家，就动用全村的人，把已经建好的房子，抬搬到另一处。甘榜里其中一老人就告诉我，过去他们的老家在数公里外，就是整个村庄的人帮忙，把整个家，搬到现址。

Terrapuri 度假村外就是海，也是成片的椰林，很适合拍照，也好休息，因为有凉亭。

岛上多凉亭，凉亭是东南亚海岸村庄里的小品建筑，正如村庄的客厅。小而起不起眼，却极其重要，虽然无法起着实际的住宿功能，但却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生

活建筑。经常可见当地人悠闲地坐在凉亭，半倚半躺，大多数是妇孺。好看的凉亭，往往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建材多为木料，盖以茅草，植以凤凰木，花开如浴火凤凰之姿。这类凉亭通常比水泥凉亭通风清爽，如果渔村富裕了，自然也会整修凉亭，多以水泥瓷瓦筑之，水泥不是天然的材料，自然难以融于周围的青山碧水中，往往显得唐突。

凉亭也反映了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只有闲人才会花时间在凉亭里纳凉听风看海无所事事，正如建造苏州园林的文人，完全是自娱自乐的闲情雅致，这些文人在狭小的空间里建造亭子还不够，还要取个诗意盎然的名字，正如自己的宠物。拙政园的谁与同坐轩，灵感来自苏东坡的“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充分反映了园主寂寞却甘于寂寞的心情。然而东南亚的凉亭往往连名字都没有，因为他们有太多未酬的壮志，这样的生活未必不舒坦，未必没有意义，因为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往深一想，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还不是一样，甚至还不如渔村凉亭里的人生。

沿着马来半岛的东海岸旅行，永远有椰风伴随。车窗外，天和地，海和岸之间，永远是一棵棵的椰树。当地的椰子树，放任放养，都长得很高，也很密。我们总习惯由远处，或以直视的角度来看它，停下车，走进椰林，抬头仰望，一些树群能

构成独特风景。树上椰果累累，海风轻抚，发出细细的沙沙声响，站在树下，能淋一身的婆娑椰雨。

椰子一身是宝。果肉和椰奶是当地美食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椰水更是消暑良药，椰壳能当做燃料，连叶子都能用来包马来粽（Ketupat）、盖房子和串沙爹。无法不由一个椰子，赞叹人类的智慧。椰子是马来西亚的主要农产品之一，主要种植地在柔佛、雪兰莪等地，但其踪影到处可见。

江沙：就此记得和告别

马来西亚有九座皇城，除了麻坡较为国人所知，其他的都令人感觉陌生。这些皇城设有马来苏丹的皇宫，而位于霹雳州的瓜拉江沙就是霹雳苏丹王宫的所在地。

车子拐入幽静的武吉占丹，这是皇家山的所在，金色圆顶的皇家清真寺（Masjid Ubudiah），在阳光下金光逼人，这栋已经有超过百年的老建筑由亚瑟本尼森哈拔所设计，吉隆坡和怡保的火车站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大理石建材还是由意大利进口。清真寺附近的草坪上有栋残破的楼房，据说也是皇家建筑，虽然已经败坏，但依旧能由房子的木饰和结构，瞥见曾经盘桓的贵气。

对旅行者而言，江沙只是一个路过的



老茶室里有不少抵抗了岁月的装饰品

地方。我有好几次搭车或自驾由吉隆坡北上怡保或檳城，路过江沙，只给它一顿午餐的歇脚时间。这次我们决定好好看，看三天。

小城依着霹雳河而建，市区只有几排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华人店屋，售卖生活所需，过了中午就欲振乏力，其中一杂巴唧店，导游说，到马来亚筹募革命经费的孙中山曾经下榻于此，据说以前是私塾。在一些地方，以前的故事比现在的精彩，但正因为它曾经有过风流，它今天的落寞才会显得壮观。

城里有悦来餐室，算是名店，售卖南洋咖啡，还有午饭后才出炉的西点。老板是好客善谈的海南人，马来西亚的茶餐室（类似新加坡的咖啡店），名字通常取得十分雅致，虽然由过去到现在它所服务的对象都是平民百姓。这里的商店通常会挂上水淹江沙的黑白照片，当地人对江沙的叙述中，总不缺 1967 年那场水灾，大街二

层楼高的店屋都几乎没顶。

房子，是一座城市最显眼的履历，它透露了城市是否宜居，还是已经被遗弃。在江沙的三天旅行中，看了不少漂亮的老房子。古老的马来屋大多是木结构建筑，外墙以竹片及柳树条编织，加上浮脚屋的设计，让房子显得轻盈。屋檐饰以做工精细的 Papan Cantik（类似中国建筑的滴水），像是裙摆的蕾丝边。其中最令人心动的莫过于建造于 1926 年的旧皇宫，现在已经改造成博物馆。整座宫殿没使用铁钉，像是一件手工编织而成的工艺品，很难想象住进这建筑的人不会有心理负担，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它造成破坏。

江沙还有一处打卡景点，是在马来半岛种下的第一棵橡胶树，也种下了马来亚辉煌的橡胶时代。1877 年 6 月 11 日，22 株橡胶树苗由伦敦丘园运抵新加坡植物园，同年 10 月，其中 9 株被送到瓜拉江沙。眼前这棵就是当年种下的仅存的一棵，它应该是新马最老的橡胶树了，树围需要好几个人才能环抱，至今还在结果。147 岁了，见证了风风雨雨，或许就只能像这老橡胶树一样，沉默不语。意气风发的人都不在了，树犹如此。

由江沙往玲珑谷的方向开，约一个小时的行程，就能直达百万年前。

中途停在拉班湖边，看山色明朗水光潋滟。这水体是霹雳淡水鱼的摇篮，因此

来到玲珑，就要吃河鲜。这些我没看过的鱼，没试过的味道，无论滋味如何，都将为这一路的旅行添上惊喜。突然由水中跳跃的游鱼，鳞片反射着耀眼的灵光。

此湖得来不易，上世纪 30 年代，英殖政府在霹雳兴建水坝，大片地区被水淹没，形成了湖泊，不知水里有泡着村庄吗？

湖边有游船，付些盘缠，就能游览湖边的村庄。好多年前，《安娜与国王》就在此处取景，周润发在湖上泛舟的一幕历历在目。

玲珑小镇，也是典型的一街之镇，过去以种植烟草闻名，现在也已经没落，留下一个好听的名字。

镇里有好几家馆子，卖弹牙的西刀鱼丸、广西酿豆卜、各种河鲜，包括大头虾，味道十分朴实，也都好吃。这一代以广西人居多。镇上有广西会馆，小巷子里保留了不少好看的全木头建筑，其实倒也不是刻意地保留，这已经是快被人遗忘的地方，像是月台上遗留下来的行李，不曾有人挪动过它们，就这样留了下来。

午餐后，继续旅行，一路开进山里谷里，风景好，我们去玲珑谷。

玲珑谷应该是知名度最低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虽然它历史十分悠久。由于宣传不足加上旅游配套并不完善，因此鲜少有游客踏足。

1991 年，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有 1

万多年历史的霹雳人（Perak Man）古人类遗骸化石，2010 年还发现了拥有 183 万年历史的手斧，这是非洲大陆以外最古老的人类遗址，时间跨度接近 200 万年。区内的考古博物馆，展示了复制的霹雳人骨骼，但布展方式颇为单调。

玲珑谷 4 个古洞穴遗址和 3 个露天遗址，极具考古价值，供游客探索。历史现场需要生动的故事、想象和推测，才能贴近。

居銮：时间所惦念的地方

离开南北大道拐入往居銮方向的道路，一路的风铃木开出一树树风风火火的灿烂，但它们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轻易落得一塌糊涂。

抵达居銮，早餐还没完全消化，直奔历史最悠久的火车站咖啡馆，居銮的咖啡很有名，能错过吗？来马来西亚，我是管不住自己的好胃口的，除了满足口腹之欲，这家咖啡馆的氛围，能把我们送回火车盛行的年代。

柔佛的一些小地方，身世都差不多。早年开芭，吸引不少华人前来，发达了，房子也建造得较为华丽。先去瞧一眼南峇街那一排堪称为马来西亚最漂亮的店屋，建造于上世纪 20 和 30 年代，屋顶上坐镇了神态各异的石狮子，卷曲的鬃毛展现威

武，老街上一共保留了 16 只石狮子，房子的主人大多是过去活跃于居銮的侨领或商人。

由居銮再往北开约半小时，房子渐渐稀少，两岸皆是油棕，风景也越来越单调。一有点空档，一两天足矣，我就到马来西亚开车，去找找小镇，好几次我来到居銮北部的小镇巴罗（Paloh）。早年人们在此开荒垦田，以种植橡胶和咖啡为主，曾经一度巴罗还是重要的咖啡产地，现在周围都是油棕园。

人总渴望自己不曾或无法拥有的，这或能解释为何我对小镇总有情意结。我热爱大城市的烦嚣，爱它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欲望，但我也需要小镇，能迫使自己停下来，喝杯咖啡，吃个面包再上路。寻常巷



瓜拉江沙的老皇宫是一栋以竹片编织而成的建筑

陌里，老戏院的墙上长了一棵年轻的榕树，正用它温柔而霸道的根须长出它应该长出的模样，它会老，但你早已经能预见它年老的模样。这建造于1955年的京都戏院，和小镇现在的规模比较，显得不成比例的大。它建造于上世纪50年代，巴罗当时应该是人口稠密之地，不然怎么会需要这戏院来满足人们娱乐和拍拖的需求。戏散了，戏院还在，风流早已灰飞烟灭。

马新咖啡茶业联合总会经常会选出100家最具风味的传统咖啡茶餐店并出版成书，这是我颇为信赖和依赖的咖啡店指南。多次上榜，有约90年历史的岭南茶室就位于巴罗大街一栋漂亮的战前店屋里。

咖啡店十分干净，摆满了旧物，家具也都是老而好看的。变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变得庸俗。店里的天井还有一口活井，用来冲泡以两种咖啡粉混合而成的井水咖啡。我们点了咖椰烤面包，服务员在对半切开的面包缝里涂上牛油和自制的咖椰，比一般的制作方法费时费工，端上来后造型不止好看，这样的做法还能确保牛油和咖椰不会流出来。

只有小镇，才有时间慢工细活，但如果认真思考，这说法有欠公允。对工作认真的人，才会那么在乎自己的出品。正如《我的完美日常》里的男主角，洗厕所时还需要用镜子来检查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角落。面包烤得刚刚好。刚刚好，是最难拿

捏的分寸，能掌控好时间的人，才能享受时间所安排的滋味。

我们由柔佛居銮的巴罗开车前往彼咯（Bekok），谷歌地图提供了两条路线，我们想也不想地选择了一条能更快抵达彼咯的路。开入油棕园里好几分钟，猛然想起5年前一样的行程。这一条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依旧不好走，一路红土飞扬，当时就提醒自己如果有机会再回来，就别再犯了，但人们相信效率多过于自己的记忆和直觉。

驶入彼咯大街时已过中午。这是柔佛的榴梿之乡，我们为此而来。当地人告知，一大早，果农收了榴梿后，都一箩筐一箩筐地搬上大罗厘送往新加坡，这有种无可奈何的荒谬感。小镇忙了一个早上，可以稍微打个盹。街上的房子，不少由木头建造，一排方方正正的，颇为好看。虽然是人为的建设，但日子久了，这些房子会和当地人的生活节奏、风土氛围融为一体，



在茶室里享用一份早餐，是不容错过的南洋体验

正如两个人相处长了，就会有夫妻相。

老杂货店、老茶室门楣上的招牌，大多采用手写字。书写的字体形态各异，带有六七十年代的美感，其招牌的配色，也运用了对比色，挂在门面上，不止起着招徕客人的作用，更是一件精美的挂饰。风尘仆仆的招牌，如一条忠心耿耿的老狗，只懂得守护家门，挂久了，看久了，早生出感情，人们就不会那么随意地换掉它，

不会嫌弃它跟不上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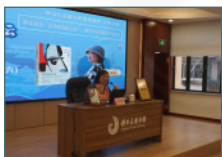
不想动脑筋的话，彼咯这样的地方，我会轻易地把它形容为被时光所遗忘的地方。似乎往前奔流的时间，只身负完成大事业的使命，安于现状不被歌颂。务实的人总是如此看待时间存在的价值。彼咯恰恰是被时间所惦念着的，不然怎么会在它身上细细雕刻一簇簇的时光印记？

—— J.A ——

(本栏责编：杨晓晖)

静安讲坛：

2024 年 12 月 28 日，诗人崖丽娟携最新诗集《有后缀的时间》做客“静安讲坛”，于诗韵中探人性幽微，并分享女性诗歌创作的意义。



会员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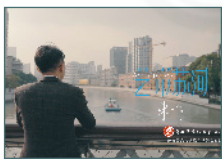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上海基层文学组织会员文集》出版，静安作协会员李榕樟、张志萍、刘宝华、顾利峰、胡伟祖、Disc、严柳晴 7 人 7 篇作品入选。



2024 年 12 月 14 日，鱼丽与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黄向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谭旭东教授，出席在“山海有心，日月有缘——九头鸟传奇三人谈”出版座谈活动。



2024 年 12 月 23 日至 27 日、30 日，纪实人文频道播出纪录片《艺术苏河》第二季。六集节目八位嘉宾，以不同身份和不同角度，漫步苏河湾，讲述自己的苏州河记忆，分享有关苏州河的创作。其中，静安作协会员朱一宁作为嘉宾之一也分享了自己的苏河故事。



2025 年 1 月 9 日，唐池子儿童文学工作室在玉溪师院文学院揭牌。这是该校文学院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次创新举措，也是对儿童文学教育的一次积极探索。



新书出版：

· 简平散文集《似是故人来》，长篇小说《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出版
· 程庸文化散文《苏轼别传：茶道、香道、器道》出版
· 陈晨 纪实文学作品《从渔阳里出发》出版



文旅活动：

2025 年 1 月 18 日，GAP 全球首家亲子体验空间——“布莱纳的玩趣世界”在上海南京西路 863 号旗舰店盛大揭幕。这一全新零售概念空间将购物、娱乐、休闲与美育完美融合，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创意的多元化乐园。这是静安首家建立在商场内的儿童阅读新空间，共同推动文旅旅深度融合。



2025 年 2 月 12 日，静安区图书馆、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元宵滚滚童心乐 书香悠悠伴成长”元宵节主题活动，现场，静安区少儿阅读联盟也正式成立。首批联盟成员包含静安区作家协会、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等在内的十余家单位，旨在满足广大少儿读者的多元化阅读需求，推动儿童阅读事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儿童喜爱、家长放心、社会满意，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阵地，让阅读赋能孩子们的美好生活。



由上海科技馆原创策划的 2025 蛇年生肖特展“神秘蛇境”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B2 中庭开幕，展览分为“序厅——秘境蛇踪”“蜿蜒天下”“生存智慧”“与蛇共舞”四大部分，精选了 80 件馆藏标本，从科学角度介绍了蛇类这一神秘生物类群，以独特视角连接科学与文化艺术，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带领观众重新认识蛇类。（该展览展期至 4 月 10 日，详情请关注“上海自然博物馆”公众号）



2024 静安“十佳文旅品牌 十佳文旅之星”揭晓，此次评选活动吸引了众多优秀文旅项目和个人积极参与，经过严格的评审，十个具有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文旅品牌和十位杰出的文旅之星脱颖而出，全面展示了静安区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创新发展成果和无限潜力。2025 年 1 月 13 日，2024 静安“十佳文旅品牌 十佳文旅之星”颁奖典礼暨“美在静安”文旅成果展在大宁剧院举行。



